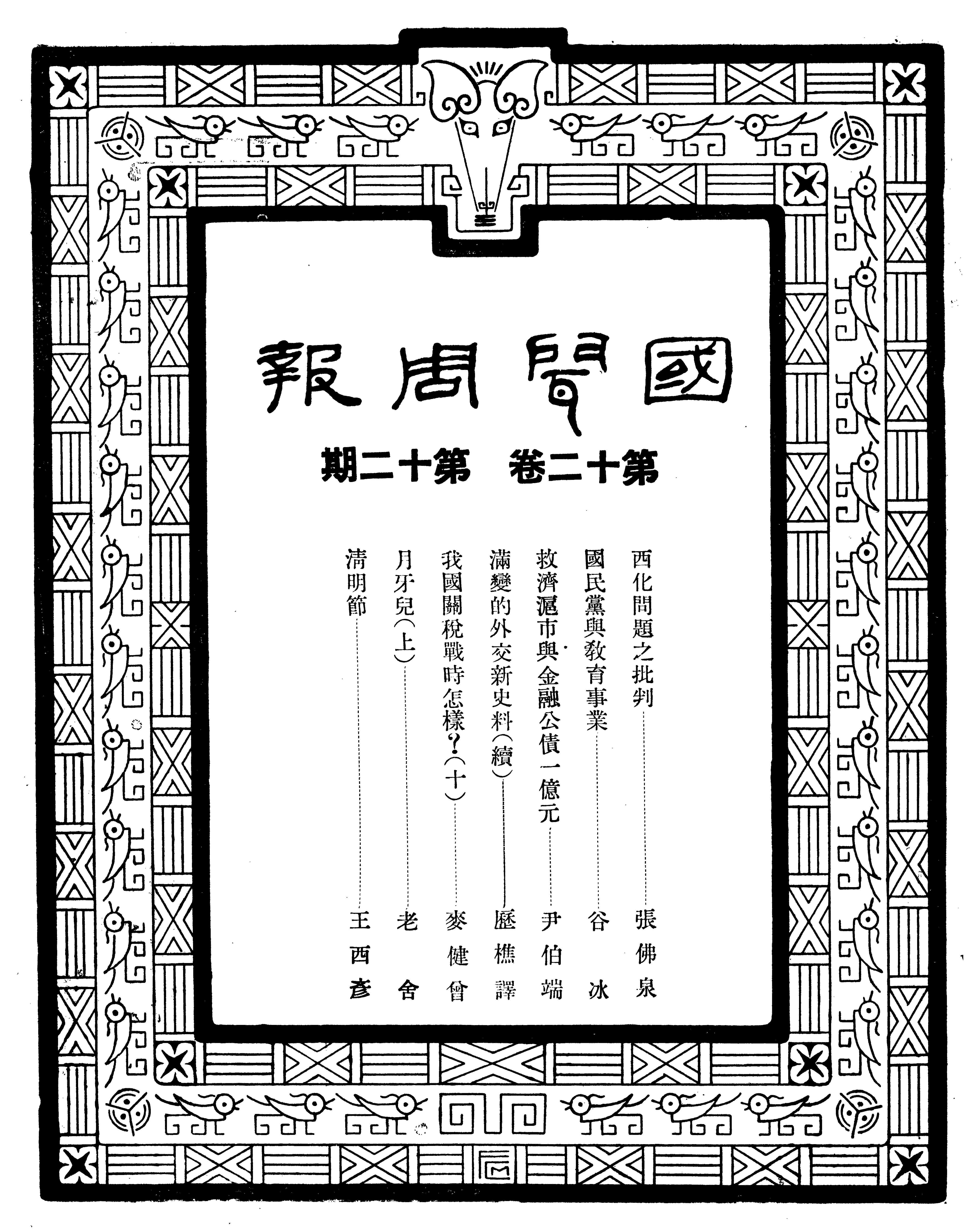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二十五史補編

發售預約

正史中的表志紀錄社會各方面的演化跟進展，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然而各史未必都有表志，有表志的或許又有錯誤，這很引起讀者的憾惜。歷來史學家因此做了許多補訂的工作。可是所有的成績，大多分散在各種叢書裏，很少單行的本子；又有一部分還只是稿本，並沒有刻過。搜求叢書需要充裕的財力跟時間，稿本更不容易有遇見的機會。我們為彌補文化界的缺憾起見，蓄意搜求關於這方面的叢書跟稿本，到現在重要著作已大致齊備，就彙印在一起，叫做二十五史補編，跟開明版二十五史相輔而行。其中包含着天文、地理、兵、刑、食貨等各方面的材料，關於經籍源流的材料尤其豐富。所收姚振宗氏快閣師石山房叢書稿本更是一部極大的名著。全書一百七十餘種，照二十五史形式刊行，共五大冊。用原刻本縮製鋅版的占四分之三，字體有新四號字一般大小，非常清楚。其餘四分之一是稿本，用活字排版，由專家精校。

▼預約期
第一期四月底截止（第二期六月底截止）

▼出書期
全書五大本緊接二十五史從本年十月起每月十五日出書一本至明年二月十五日出齊

▼定價
全部四十四元

▼預約價
第一期二十四元（第二期二十六元）

優待二十五史預約諸君 祇收二十元（第二期二十二元）

—郵包費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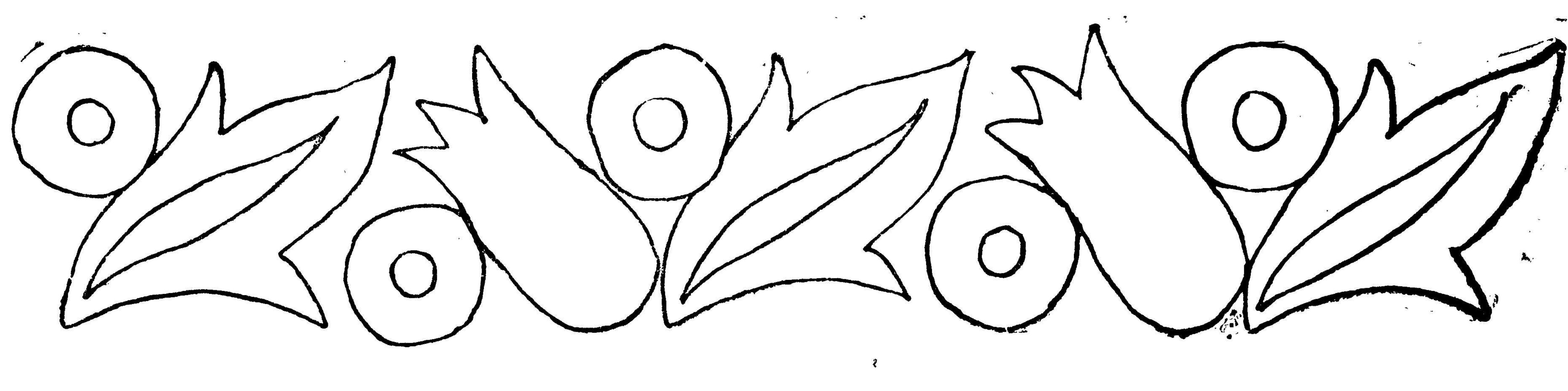
樣本備索

內容一斑

史記部分 錢塘著史記三書釋疑等八種
後漢書部分 錢大昭著後漢書補表等十九種
晉書部分 錢儀吉著補晉兵志等三十種
北朝四書部分 姚振宗著隋書經籍志考證等二十種
兩唐書部分 羅振玉著唐折衝府考補等五種
宋遼金元四史部分 錢大昕著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等二十一種
漢書部分 吳卓信著漢書地理志補注等二十三種
三國志部分 楊守敬著三國郡縣表補正等二十種
南朝四書部分 郝懿行著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等十五種
南北史部分 汪士鐸著南北史補志等六種
兩五代史部分 顧櫰三著補五代史藝文志等十三種
明史部分 吳廷燮著明督撫年表等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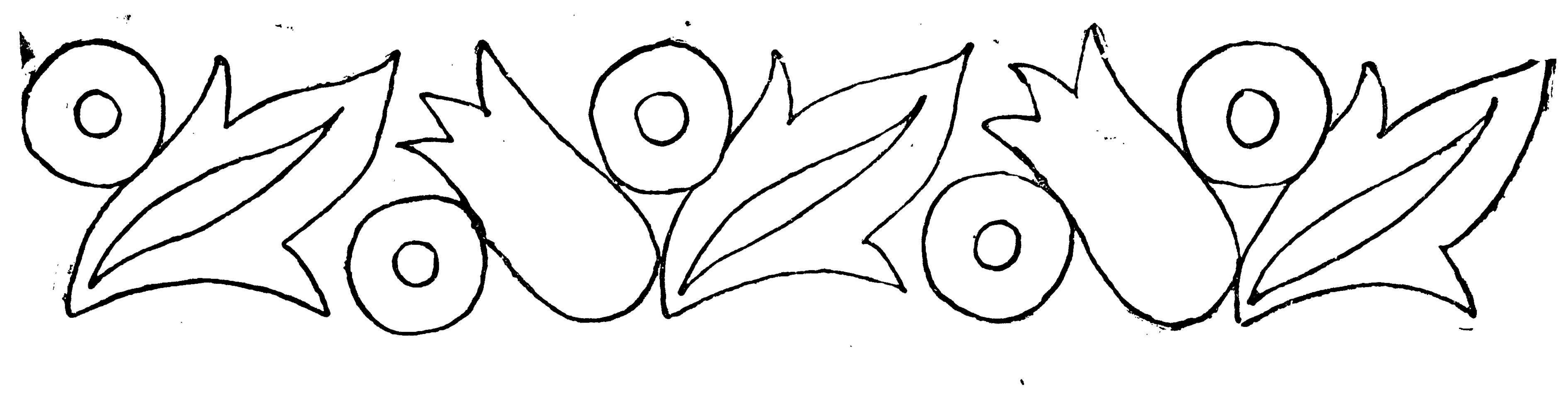
彙集補訂表志的重要著作 對文化界作進一步的貢獻

開明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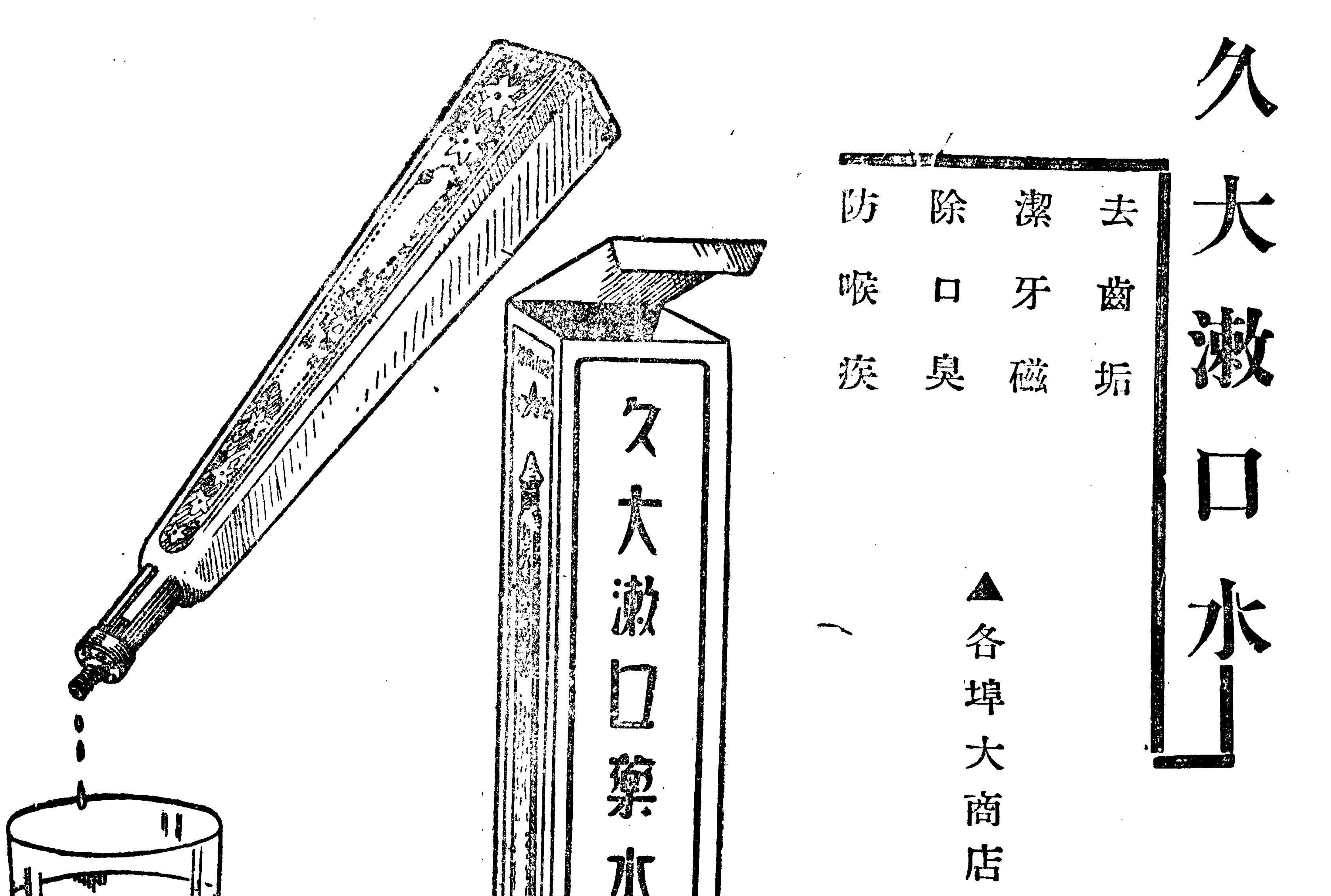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久大漱口水

去齒垢
潔牙磁
除口臭
防喉疾



▲各埠大商店均有代售▼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副產品

總公司　天津法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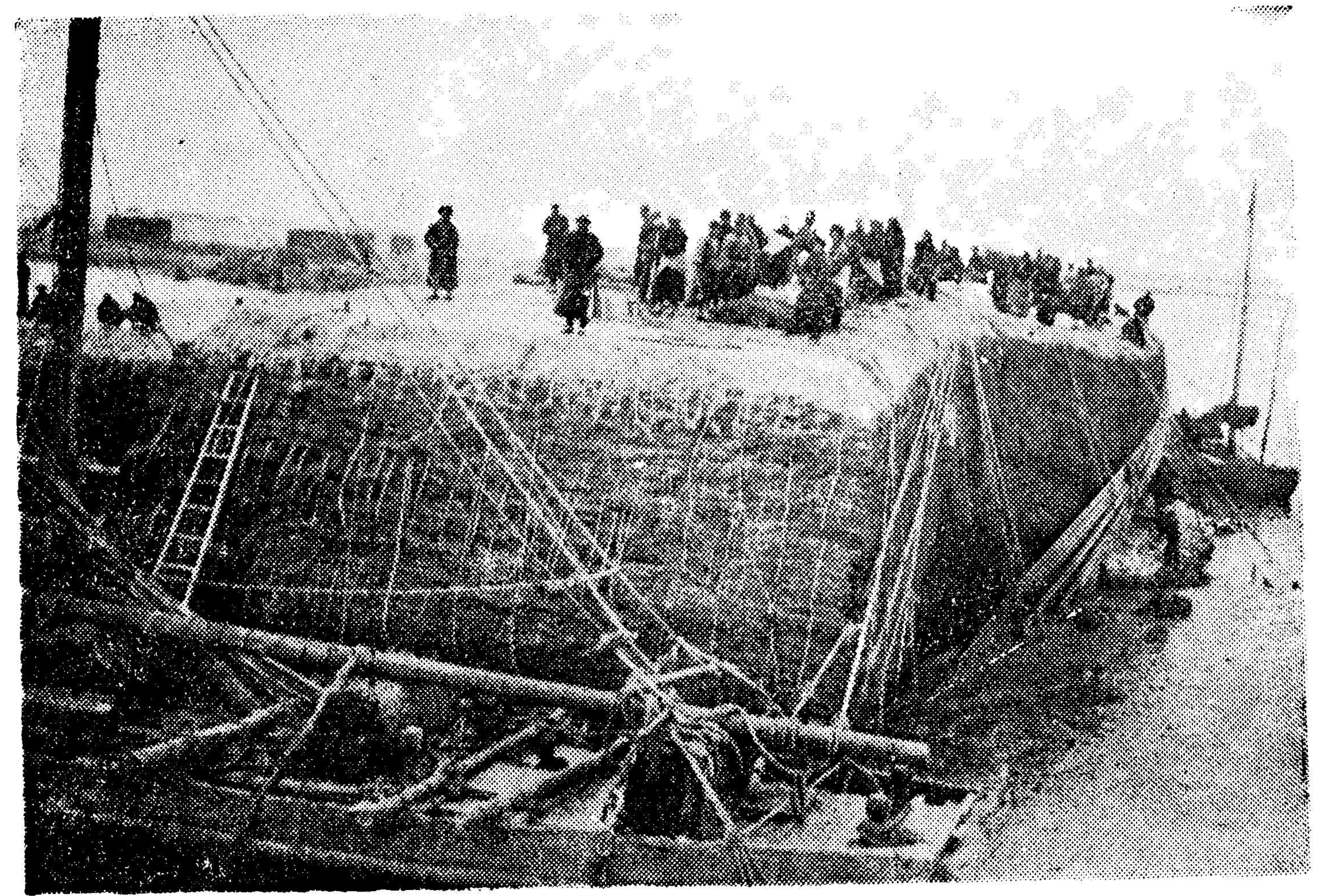
總廠　河北省塘沽


貢獻四種名品
精神萬能
自來血
諺云，金錢萬能，不及精神萬能，蓋精神活潑，則事業如意，精神疲頓，則必困坐愁城，雖家財富有，亦何益焉，但精神不足之原因，皆係血虧精虛之故，常服唯一補劑－自來血
身壯力強，
精神飽滿。
大瓶洋二元
小瓶洋一元二角
壯補佳品
魚肝油為保肺益氣，生血壯身之佳品，因其味腥難服，人多忌之，本藥房最新出品
五洲乳白魚肝油，
含維他命富足，壯補效力極偉，並用高壓乳化機嚴密精製，甘香適口，雖胃力薄弱者，亦易調服。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婦女健康問題
現時提倡女界體育，已為社會多數人所注意，如參加各種運動，都是對於她的體育上很有關係的，但健身除運動以外，滋補確亦重要。
女界寶
為補救身弱血
婦女們的專品，
牠所含成分，確有充分旺血平肝，調順月經，健壯子宮的效力。
體育與衛生
人們講究體育，必連帶注重衛生，因衛生不獨關于清潔而已，亦為強身之階級
中華衛生藥皂
內含有適量 CARBOLIC，日常洗擦皮膚，能去垢潔膚，並有殺菌消毒，愈皮膚諸症之效力，愛國愛身者，請試用。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分店均售

黃災（一）



（上）貫台決口之遠望



（中）搶護貫台東壩頭工程



（下）長垣縣難民臨時收容所

黃災（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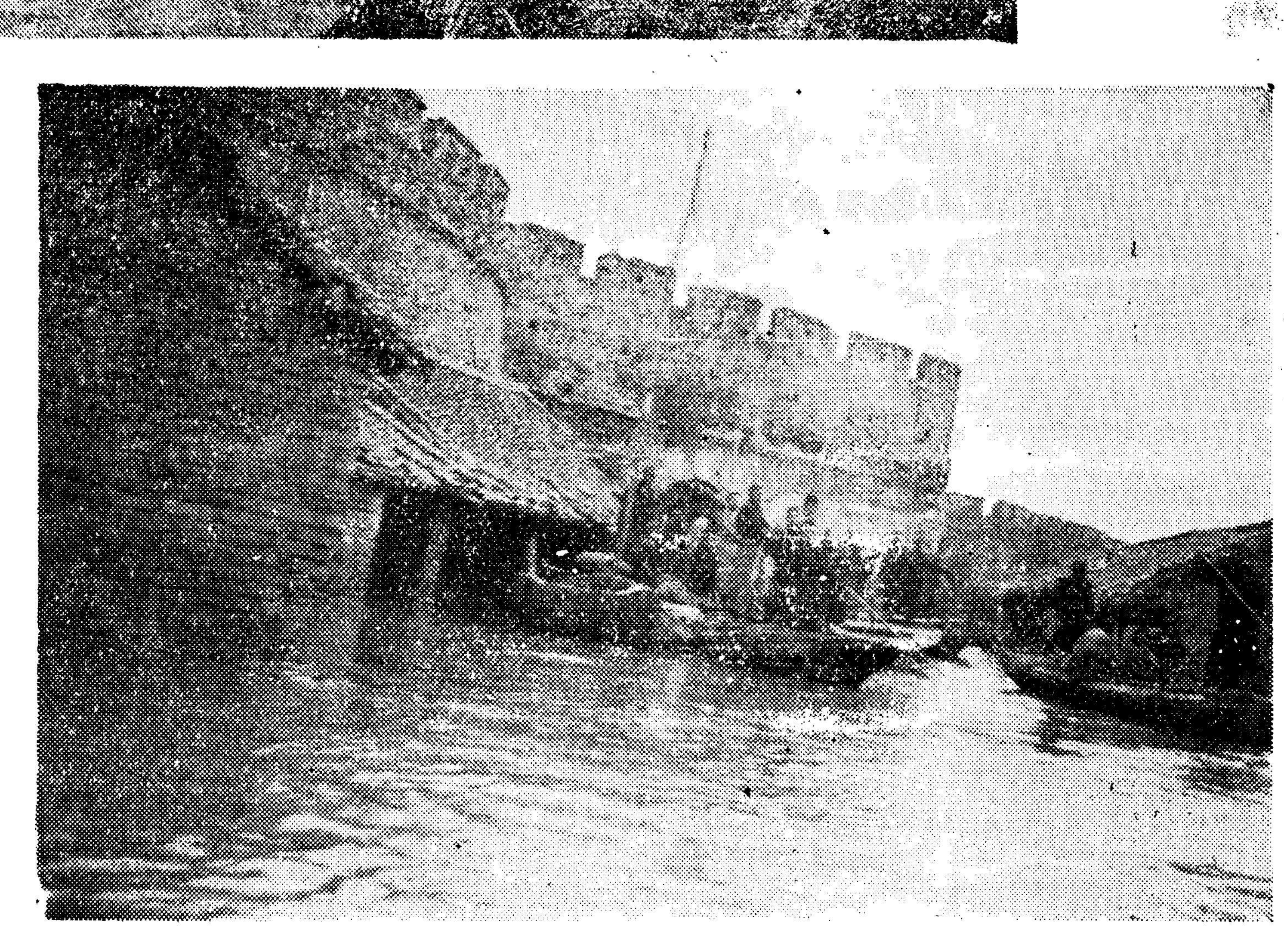
↑貫台堵口工程中之塡土櫃



↑自長垣城上望黃河之水



↑太行堤外之危流



→長垣城外水深丈許之南關

（本報記者李天織攝）

一周簡評

蔣委員長飛抵貴陽

蔣委員長於三月二日由漢口飛抵重慶，時值朱毛殘部於二月二十七日再陷貴州遵義，王家烈受了重創，中央軍亦有損失，蔣先生於是變更視察湖南的行程，急行入川，將川局穩定下來。

自蔣氏到川，信賞必罰，綱紀振肅，不但軍事有了進步，政治也漸就爬梳，南路匪情，雖然以拉鋸形式，出入川南，然而實力究有再衰三竭的氣象，遲早總可解決。目下比較困難的，還是休養已久的川北徐匪，因此蔣氏特令胡宗南全軍入川，想來假以時日，總可肅清。

蔣先生是目光四射的人，既然把軍事佈置就緒，自必以精神轉到政治問題，因而有二十四日貴陽之行，無疑地要統籌西南全局，或者還要再作昆明之游，這是剿赤的附帶收穫，祇要矢誠矢信，公正處置，我們相信，今後的西南，是不成問題的！（冷觀）

一萬萬新金融公債

在這上海工商業呼籲救濟的時候，政府突然發表要發行一萬萬元新金融公債，雖然祇是一張紙，而且是不到市面發行的一張紙，究竟添加了許多籌碼，經由銀行，運用到經濟界，終不失爲一種法寶。

此次最可注意是的事前異常秘密，據聞連當事人的中交兩行都不知道，這的確是實施統制政策應有的手法。中交兩行本來是政府的東西，現在硬加官股，超過商權，按照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原理，誰也道不出個『不』字，今後問題，祇看中，中，交三行成了一色之後，政府能不能善用其權來爲民造福!?（一記者）

日本退盟生效

兩年前日本通告退出國際聯盟，至本年三月二十七日生效。自此日本與國聯終了法律關係，而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中日問題與南洋羣島委任統治地問題。國聯對中日問題的裁判，日本一向蔑視，現在既完全退出國聯，日本更脫卸了法律上的責任。九一八事件以來的國際聯盟，總算盡了她道義上的責任。在事實上她雖未曾制裁了强權，但她爲正義的掙扎，總是值得我們記念的。日本掌有南洋羣島，原是受國聯的委任，其主權應屬於國聯，而日本狡辯與國聯無干，乃直接受參戰國的委託，其說實不可通，故日本在這一點

上與國聯尙有瓜葛。所謂一九三五年的危機，日本退盟生效後南洋統治各島的歸宿，原是一個因素。照現在情形看來，國聯迭遭日本及德國的打擊，已是病懨懨的毫無生氣，自無力量過問委任統治島問題。這又是日本的一個意外收穫吧。

（芸生）

英德會談

英德當局本週在柏林舉行會談，是德國宣布廢止和約以後，和外國第一次的接觸。這次談判的難以圓滿，本在人人的意中。希忒拉旣有廢約一舉在前，那末他隨後所提出的要求，當然是要帶着十分的鋒鋩的。就大勢觀察，德國反對的主要點，是締結東歐和多瑙兩協定的建議，一則爲他不承認現在的東邊國界，一則爲他不肯放棄對奧的企圖。這種立場正是針對着包圍政策而發，幷非意外。至於怎樣應付德方，使得他情願就範，那就是以調停人自居的英當局的責任了。現在英代表艾頓正在作俄波捷克各國間的訪問，徵詢各方的意見，我們很期待英當局能把這種意見彙集起來，最後能作成一種調停方案，去解決目前歐洲的危局。那末歐洲的和平，是未始沒有希望的。在這會談剛起始的時候，我們悲觀或樂觀，總未免太早。（素）

頤和園後山看桃花記

藏園居士

前日聞友人言，頤和園玉蘭盛開。今（三月二十二日）晨約楊壺公涂厚菴邢贄人三君驅車入園，至則惟樂壽堂後一株，玉英滿樹，餘若淸和齋介壽堂則萌芽甫動，爲悵然久之。因思後山舊有桃林，或餘花未落，因自淸宴舫北行，穿宿雲樓，過大石橋至德昌殿，沿道紅白絢爛，雲霞萬色，而回望山半緋林，與虬松勁柏映發成趣，遂折回，由延淸賞樓側上山，循中御道，過淸可軒，歷須彌靈境，過橫澗石城，東行至琉璃塔畔，取石磴斜上，抵樂農軒而出。此路自西而東，長約三里，夾路皆桃花也。白者如雪，紅者如霞，紫者如烟，相錯成采。時而雜以杏林，絳苞吐蠟，襯以柳色新縷飄金，其景況殆豔冶無倫。加以曲徑紆廻，層巒聳疊，或巖阿深處忽覩芳林，或靑溪數曲更開明鏡。尤妙絕者，往往翠壁蒼崖之上，雲松雪栝之間，忽見穠華四映，錦綺連帷，如絕代容華，振袂褰裳，縹緲翔舞於天際，不謂金碧樓臺之際，乃有仙源，洵非抗塵走俗者所能夢見也。近以小桃初放，故都人士排日淸遊，如稷園瓊島，韶光妍美，車馬駢闐。然論者咸謂不若先農壇之繁麗，余曾策杖循行，霞緋千樹，絳雪盈畦，擬之稷園瓊島，誠爲佳勝。第以視御園風物，殆有天上人間之別。有意尋芳者，曷命駕一遊乎？

西化問題之批判

張佛泉

（一）

近來國人對於西化問題頗多討論，尤以「創造」「中國本位的文化」的呼聲為最高。這問題的確異常重要。我在這裏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不知能否供關心這問題的人的參考。

國人對於接收西方文化一事，雖始終未經過深刻的批判的研究，與大規模的具體的討論，然而對於這事却也不是沒有態度表明的。比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便是對接受西洋文化很清楚的一種看法。清末之以『忠君，尊孔，與尚公，尚武，尚實』，及民初之以「法孔孟」及「尚武崇實」為教育宗旨，也是代表類似的態度的。就實際運動方面看，我們也可以見到各期運動之所以不同者，便因各期對西方文化採取不同的態度，有不同的理解。曾李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再進一步的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便是好例。到近來對西化問題又有兩種態度，一是「全盤西化論」，一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或說是「創造的」文化論。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是有的，並且時常在那裏搖擺，變動。

現在我們要問，這幾十年來在對西方文化態度的變動中，到底有沒有牠一定的趨勢呢？就大體上講，我們可以發現是有的。我在另一文裏已經輕輕論到這一點（載國聞周報十二卷九期）。依着時間的邁進，我們對西方文化的長處，實在是愈承認愈多的。我們在起始祇承認西洋文化的「器」或「用」而不承認牠的「道」或「體」，或是祇承認牠的「物質」而不承認牠的「精神」。當時所以採取這種態度的原故，也許是由于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澈底了解，祇見到了牠的「用」，而未見到牠的「體」；也許是由于以為他們的「體」不配我們採納，而祇有「用」足供我們借取。無管當時所以取那種態度的理由是怎樣，但祇採取了西洋文化的一半（至少現在我們認為祇取了一半），却是無疑的。這種「二元」的論調，現在

幾乎已經成了公認的錯誤。繼這種硬性的二元論之後，便是現在所流行的調和中西文化論。這一派以爲東西文化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所以我們應當去自己之所短，取他人之所長；捨他人之所短，保自己之所長，而藉此望能產生出（不，創造出）新的文化來。這種態度能否站得穩的問題，我們暫且留在下面討論。我們現在祇願指出，這一派人比起硬性的「二元」論者，已經有了許多進步。他們一方面是更勇敢了，更比較走向極端了；一方面却與西方文化取得更多的妥協，將原來的頑梗態度輾化了許多。這一派人不祇承認了西方的「用」，在他們的「體」中也發現了長處，並且以爲這些長處可取。所以若用數目字來計算這種動向，我們可以勉強地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祇承認了西方文化的二分之一，現在的東西文化調和論却已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所以在這種動向中我們可以見到我們接受西方文化是愈來愈增加的。現在竟已與全盤西化論很接近了。這種動向不管是由於有意識的推進，還是由於無意識的變化，不管是我們所喜歡的，還是我們所嫌惡的，但牠確是史實。

（二）

主張調和中西文化的人，有一個似乎最足動聽的理由，這便是中國欲想在這世界舞台上佔一脚色，必須有自己的特殊文化。同時他們以爲我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也不能一筆抹煞。我們既能立國幾千年必有牠的特長，這特長亦必値得我們保存。所以若在此時不加選擇與判別，而整個盲從西人，則我們的個性將因之消失，國家也許再不能立足在大地之上。其實這種看法，完全是出于一種神經過敏的虛怕。這種過慮在歷史上是沒有基礎的。就人類歷史上幾樁大事說來，我們曾見到羅馬人接受希臘文化；北歐野蠻民族接受羅馬及希伯來文化；中國接受印度文化；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現在又接受西方文化。然而却未見到接受旁人文化的將自己的個性完全失掉。即使沒有文化的團體羼入有文化的團體，或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階段較低的民族混入階段較高的民族中，嚴格講來，也不會完全消滅的。至少一國的「空間時間的特殊性」（用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語）是永能保持的。關於這一點，我想胡適之先生的看法是非常之正確的。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即使我們努力全盤接受他人的文化，而結果也要趨向於折衷的。所以我們在這裏實無所畏。但若在沒開誠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自己的文化消滅，那便仍是一種變象的保守主義。

再，以爲祇有保持住中國文化特色才足以立國，才足以與各國抗衡，也是不合邏輯的誤念。我們試想，如果以我們

十足的整個的舊有文化不足以與西方文化抗，保持了原來文化中的某部份反能以之退敵麼？並且文化之高低與國之强弱不一定要有正比的關係。歷史上已有過許多文化高的民族被較不開化的民族征服了的例。至若目前中國所遇的情形，國既弱，而文化似又不如人，偏妄想藉保持舊有文化來維護民族生命，很明顯的祇是一種欺己欺人之談。爲講邦國主義(Nationalism)，爲激發國民的自信心，也不一定必須主張保持原有文化。我以爲這是兩件事。一方面澈底採取旁人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對自己有極大的自信力。日本簡直就正在這樣幹。她拚命在實質方面「模仿」西洋（所保留的大部是形式，他們尊天皇，實際使等于西人的重國家。）同時却不小看自己。易言之，講邦國主義不一定要拉住民族性(Nationality)問題不放鬆的（請參看拙著『邦國主義之檢討』載去年本周報第四十期及四十一期）。

另外我們還常聽到有人在嚷中國應「創造」新文化，而「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十教授宣言）我覺得這一類的話如果不完全是沒意識的，最多也祇不過是犯了夜郎的誇大狂。處在今日，步人的後塵倘望不及影子，還提到甚麼「並駕」，甚麼「齊驅」，甚麼成爲「一枝最强最勁的生力軍」？即使這是將來可能的，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必存這種期望。我們應有努力的決心，應立定志願，然而在今日却不能先談甚麼珍貴不珍貴的貢獻。將來到底有無貢獻，須回過頭去看。正如一個人做詩，運思想，在寫時，在想時，當然要努力，然而在未寫未想之前却先以詩人思想家自期自詡，那便成了笑話。你是否詩人，是否思想家，須待旁人看了你的產品再來論定。在今日整個中國被人騎在了脖子上面喘不出氣來的時候，却偏想對世界文化有甚麼「最珍貴的貢獻」，眞成了最無聊的compensation。我寫到這裏，使我想到魯迅的「阿Q正傳」描寫中國人的心理實再深刻沒有！

關於「創造」文化方面，還有一義應順便指出。這便是近年來最時髦的「迎頭趕上去」的一句話。這句話我簡直百思不得其解。甚麼叫「迎頭趕上去」？怎樣叫「迎頭趕上去」？何以既「迎頭」，而又「趕上去」？我不明白這一個metaphorical speech有甚麼意義！

（三）

全盤西化論也不是絲毫沒有問題的。我個人在大體上很

同情于全盤西化論，並且非常佩服陳序經先生的勇氣，敢取一種不騎牆的態度。但是我們對於全盤西化論也可以舉出三個問題來分析。

第一，我們應問全盤西化是否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我認爲以全盤西化爲理想是不能完全達到的。前面回答恐怕自己文化消失的話，反過來又可以用在全盤西化論上。文化是自然有牠的惰性，你不主張折衷，不希望妥協，然而至終却仍要折衷，仍要妥協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以全盤西化爲理想，所得恐怕也不過是一半。所以若接受了文化「自然折衷」論，同時就須承認全盤西化不是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

第二，站在全盤西化的觀點，進而講到「從文化本身的各方面的連帶關係來看，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的話，也未免太過。如果這句話含有大部眞理，如果採取旁人的文化必須是「批發」的，而不是「零售」的，是取其一端就必須取其整體的，是牽一髮則動全身的，那末接受文化豈不倒變成了極簡單的一件事了麽？文化既是這樣機械（或說是這樣有嚴密的組織）的，豈不是祇學了其中任何一樣，便立刻可以得到其整個文化了麽？比如依這種看法，是不是學了打撲克，其他任何西洋東西都「自動地」就學到了呢？即我們不將這一論點逼到這等荒謬的地步，而祇就要學便須全學一義來講，我們也可以見到其中並沒有十足的理由。事實是這樣：我們模仿西人的事物，是隨便從那裏學，學那一樣，都可以的，都有人在這樣做。比如我們可以見到許多闊老一面學西人坐了汽車，却同時仍保持東方人玩姨太太的特權。有許多人穿了很漂亮的西裝，却一個外國字母也不認得。這是事實，一個民族之接受另外的文化是零碎的。也許時間過久了，坐汽車的不再弄姨太太，穿西裝的都會念外國書，然而從上面的例我們已經可以見到，接受另外一種文化是不必需採取 'All or None' 的方式的。文化雖「不像一間屋子，屋頂壞了，可以購買新瓦來補好」，然而也不能說「文化本身是分開不得」的。你如說文化「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那麽很明顯的事實却給你個反證說，文化是可以隨意選擇的，雖然所取的是否長，所去的是否短，却不無問題。所以我以爲若說文化是近乎有機體的，是有系統的，可以講得通，若說文化絕對沒有單位可分，而不能單獨採納某一部份，則未免又是忽略了具體的事實。所以若爲全盤西化找辯護的理由，祇好先證明：要西化便全盤西化才好，才能得到利益。而不能，亦許不必，即說要西化便必須全盤西化，便不能不全盤西化。祇圖證明全盤西化才好，理由便已很多。比如說，

我們著是學了西人的堅甲利兵，同時也要學他們的淑世主義，至少也要學到他們的邦國主義才好，才不致向外人買了利器，祇爲大規模地屠殺自家弟兄。

第三，若以全盤西化爲目前努力的目標，也含有可能的錯誤。我們在上面一節已經講到西化不必出以全盤方式，而是有選擇的。那末，即是在實際上本已有選擇，並且在理論上也可以承認有選擇，我們在這時便不能再避開選擇的問題不談，聽憑渾渾噩噩的大衆作無計劃的，無意識的胡亂模仿。事實既不容許我們在一旦之間，突然在各方面總動員地採納西方文化，於是輕重緩急的問題便不能完全再忽略。所以在這時談西洋文化，總不能整個含混地主張全盤接受。我覺得我們是要先認清指定某一方面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目標的。而祇堅持樣樣都要「完整平勻」地接受，反成了擺脫一層批判工作的方法。換言之，我以爲在目前適應西洋文化，是有根本上與枝葉上的分別的。祇囫圇主張全盤西化，也許已經包括所有根本與枝葉在內，但不能指出根本方面比枝葉方面更重要，便是缺欠。我以爲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被人指爲「皮毛西化」或「籠統西化」，不是沒有原因的。至少他所新鑄的「全盤」一詞，須承認容易惹人誤會。

（四）

我們現在再對文化調和的問題一加分析，並略述我自己的主張。我以爲講文化的調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而不能謂凡以爲文化可以調和的人，便都是張之洞之流。但可惜主張調和東西文化的人全未能比較具體地指出怎樣來調和牠們。他們不但祇會空說取人之長捨己之短，不但未能指出何者是人之長，何者是己之短，即是在原則上他們也都忽略了一個問題。這便是調和的方式問題。請先言文化應如何調和。我們第一認爲文化可以分成單位，或 Traits。其次便又以爲採納另一文化時須以單位爲本，而這些單位是不容妥協的。你若採取某一單位，你便須全盤採取牠，而不容祇採取牠的一部份，一階段。但採取了這一單位之後，却不見得必需採取其他任何單位。換言之，我以爲同一單位不能妥協，但不同的單位却有許多可以同時並存。所以我所主張的，不是同一單位前後段的妥協，而是不同的單位的調和；不是縱的折衷論，而是橫的並存論。請稍言其詳。譬如，就治學來說，我以爲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是決不能與精確的縝密的科學態度相妥協的。在這裏我們如打算學西洋人就必須完全學他；不則完全不學，而不能在馬虎與精細之間取妥協態度。因爲你祇要稍微馬虎，你在結果上不但不能收效，並且還會

闖禍的。工程師繪圖不容半點馬虎，物理家推測不容半點馬虎，數學家演算不容半點馬虎。在這裏你若有一點與他的不同，便可以使你完全達不到目的，而不是精細一半，可以得他們所得的一半的。依這種講法，我們可以說東西兩種治學的態度是冰炭不相容的。如不完全保守悠然自得的態度，便須整個接受他們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採取了科學治學方法，却不一定要學他們見了女人脫帽子。這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學了他們的精確治學方法，不再去學他們見了女人脫帽子不見得就有壞處。

何以我必說就一單位講不能妥協呢？這是因為我以為文化在大體上是有因果相生的關係的。出發時走向那方面的，那末你的結果也必即在那一方面。譬如我們都可以明白，若沒有希臘先哲的那種探索的精神（Searching mind，有一美國人做書名為 The Searching Mind of Greece, Searching 一字恰足以形容希臘人的精神），若不是統制中世紀的希伯來文化，至終在十四五世紀被由義大利發動的復興運動，和在十六世紀被由德國發起的改宗運動給推翻，則我們敢信近代科學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沒有科學，因為由孔孟之道裏不會產生出科學。所以在我們經過三四十年的適應西化的歷史後，我們才曉得，若學他們，便須自根本上學他們，須捉住幾項要點澈底學他們。

所以祇廣汎地說，「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開，有的是分得開」，在我們看來是不够的。祇汎論東西文化調和，更不能使我們知道所指究係那一方面。由同一論點，我們可以見到將文化與文明劃為截然的兩段，也含有很大的錯誤。若說文明是發明，文化是創造，也許還不失為漂亮的措詞，至若謂文明是有世界性的，文化是有國別性的，便已含蓄了很大的錯誤，若更進而以為文明是可抄襲的，而文化是絕對不能模仿的，便完全又陷入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兩截」（我想這「兩截」兩字比「二元」兩字好得多）西化論之窠臼了。我們翻來覆去所要指明的即正是：就大體上講，有某種文化才會產生某種文明，而文明不是驀地產生的。比如沒有希臘文化便沒有近代科學的文明，或反過來說，祇有道，儒，佛的文化，却必亦無望得到科學的文明。文化文明相生的過程是如此，我們採納牠們時也要文化與文明同時並重，或甚至將注意力還要多放在文化上面！我們認為非這樣從基礎上着手，從根本上着手，是學不好西人的。近若干年來的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正是如此，四年前我在大公報現代思潮周刊發刊詞上即曾指出，祇採取西人的應用自然科學，甚至他們的應用社會科學，是不够的，而必須再

發起一個「哲學的」（我在這裏用這名詞是包有極廣汎的意義的）運動，改造我們的文化（是的，文化而不祇是文明），才足以實現一個在大體上與歐美相同的社會！

我這裏所提出的同一文化單位不應妥協的說法，也許有許多小的事實不能解釋，如同就「穿衣單位」來說，中西便是可以並容的，穿了西褲革履，却也還可以穿一件長袍。然而我相信，除去這些皮相問題不算，其餘許多重要文化「單位」是應當採用我所提出的方式的。比如就Weltanschauung，人生觀，倫理觀，社會觀等，據我看，若學西人，若以實現西方社會爲我們的理想，則我們必須整個學到他們，才足以生效的。並且在這幾方面我們還須承認是要聯帶一齊都學的才好。

祇利用「文化單位」等名詞來表現我的意思，也許有語病。我現在另換上一種說法。我所主張的可以說是從根上，或說是從基礎上的西化論。有許多皮相與枝節問題，如同還是打 bridge好，還是打麻將好，我以爲可以不專去討論牠。我們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個改造我們的頭腦，而要將中式的頭腦換上一個西式的頭腦（Western type of mind)，由一個「論語」式的頭腦，換上一個栢拉圖「共和國」式的頭腦。同時我們有許多基本觀念，深入我們的腦筋如此之深，牠們已經成了刻入而固定的條紋，溝渠。我們的思想與活動已整個被這些溝渠給限制住，我們不動則已，一動便滾入這些溝裏去，我們若不澈底從根上改造，我們是永也逃不開那些陳舊却很有力的窠臼的。如果精神與物質是可以分開來談的，我寧可將 emphasis 放在精神改造方面。

我已經說我與全盤西化論是非常同情的。我與全盤西化論的不同祇在我看中西文化間多少有「質」的不同，而不祇是「程度高下的分別」；祇在我看西方文化有實質與表象之分，祇在我將注意力放在實質的採納方面，而不將實質與表象等而視之。

我不願將我個人劃入取長捨短的調和派內，便因爲我主張從根本上從實質上西化的。我認爲在基本文化單位方面是無所謂長短的。如果我們以西方社會爲理想，我們便必須對這些單位全盤接受。

（五）

在全文未結束之前，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幾句簡略的討論。一個是怎樣具體採納西洋文化的問題。固然我們須承認西方文化有牠的「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階段，共同的性質，共同的要點」，但爲實用，却也不是祇表示一種對西方文化的

態度便算了事的。比如我們如打算利用敎育來實現我們的從根上西化的信念，我們便須拿出一個比較具體的系統來。我們便須對許多問題給一個確定的回答。譬如政治制度問題，雖然我們同時可以相信民主與獨裁之間有牠們的共同基礎，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現代公民的訓練等等，但究竟我們是要二者之中的那一種，却恐怕也不能完全避開不談的。這便是一個整個敎育哲學的問題，爲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旁處曾再次主張設立一個超官式的敎育目標研究院。

另一問題便是，我們既非喪心病狂何以非主張從根上西化不可？爲回答這問題，我不敢隨從陳序經先生對西洋文化做無保留的稱讚。東西文化到底那個眞好，這是內在的價值問題，而不是可以用功用名詞(functional terms)來做滿意回答的。但祇用功用名詞却已經可以回答我們的爲甚麼須從根本上西化的問題，而無須冒險牽涉到文化內在價值問題。然則爲甚麼我們主張要從根上西化？因爲我們四萬萬人如想繼續在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則祇有從根上西化才足以生效！我們是被逼西化，被逼從根上西化。近幾十年的敎訓是，我們最聰明的辦法，便唯有誠意地，老實地，爽快地，不忸忸怩怩地從根上西化。我與主張保存國粹以圖立國的人正正相反，我深信從根上西化才是我民族的出路。這已是一條很有力的理由，如果西洋文化在價值上也是優越的，那自然更好。

三月二十七日夜

國民黨與教育事業

——縮短學年問題和識字運動的檢討——

谷冰

國民黨一部份領袖邇來對於教育事業之推進，嘗表示其異常之關切。如年前中央通令各省市黨部實行七項運動中有識字運動一項之規定；如去年五中全會中孫哲生氏等有減少假期縮短學年的提議，都可以作國民黨領袖關懷教育事業的例證。最近減少假期縮短學年案正由教育界熱烈討論，識字運動亦由各方面竭力推進，這都是很好的現象。我們衷心盼望這種討論能得適當的結論，和這種運動能收良好的效果，同時願把我們的意見簡單地寫出來，給各方面作參考。

第一，關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問題。最近各方面的討論，彷彿都集中於「減少假期」四字。截至現在爲止，雖然正負兩方互有主張，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結論，但是從大體上觀察，主張維持現行學歷的却將占大多數。如果我們這個判斷不錯，那末勢必因爲不能減少假期，而縮短學年亦難實現。換一句話說，孫哲生氏等這個提議，恐怕終於不能逸出新聞資料和文章題材的範圍，豈不可惜？我們的意見，減少假期和縮短學年，不必連在一起討論，也不必同時求其實現。關於假期問題，一方面如大公報記者月前所說，當重視假期，利用假期，不一定要把他減少，纔能增進教育效率；一方面因爲減少假期問題最易引起全國教育界大多數心理上的反對，很少實現的可能，所以我們以爲這個問題，似乎可以不必繼續研究，即或研究，也不會得到像孫哲生氏等所預期的結果。縮短學年問題，則從國家現狀和國民經濟各方面觀察，都有促其實現的必要。留心教育問題的人們大概都知道，在歐戰終了以後，德國大學校的假期，仍舊是暑假三個月，寒假兩個月，再加上各種例假和星期休假，每年實在授課的日子差不多還不到一百六十天，而且學生所選課程，只要每星期滿必修功課八小時，即爲有效，然而德國政府却准許全國曾經參加戰役的大學生一律縮短修業期限一年。就事實論，這類大學生畢業以後，却和修足年限的人一樣，都能夠對國家對社會負荷其所應負的使命。這是明白告訴我們，只要學生所習的功課切合實際需要，不但假期的長短和聽講鐘點的多少，都沒有多大關係，便是縮短學年，也不會發生不良的

影響。孫哲生氏等提案的動機，是鑒於國難的嚴重，今日我國情勢的危迫，又和當時的德國相若，那末我們爲什麽不能在維持現行學歷之下縮短學年？

第二，識字運動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分兩方面說。從七項運動說，中央的命令各省市是應該切實奉行的，然而由黨部主持下的識字運動之結果究竟何在？我想各級黨部如果不願誇耀成績，有所宣示的話，恐怕對於這個不識時務的質問只有原諒。從民間方面說，年來識字運動確有顯著的進步，所謂小先生制，幾乎成了目前長江各地的一種新潮流，新風氣，這不能不說是可喜的現象。但是，我國文盲太多了，要靠民間的力量來把他消除，眞是河淸難俟。而且把這樣一個關係立國根本大計的問題擱在社會少數熱心教育的人們的肩上，甚至擱在略識文字的兒童的肩上，單要他們來解決，成人不該愧死？負責任的人們不該愧死？我記得于右任先生在十餘年前結束了陝西靖國軍，回到上海，痛感教育事業的重要，發表他的主張，說裁撤一師兵，便可添設一萬所單級小學校。現在聽說當局正在準備整理軍隊，切盼能夠節省些軍費下來，增加教育經費，好把識字運動切切實實地推動一下，這是從識字運動需要相當經費來說的。至於我個人所得的經驗，以爲這種運動，只要當局者能夠實事求是負責推行，即使沒有經費或經費不多，也儘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民國二十年我往蘇聯考察，知道他們的識字運動並不需要多少經費，而成績却極優良。固然，蘇聯的識字運動，在若干地方，因爲用了新創的文字和其他種種良好的教育工具，所以能收顯著的效果，但在大多數地方，用的却是原來的文字和尋常的方法。他們唯一的祕訣，只是力行。在蘇聯境內，無論是農村或是工廠，一律實行識字運動，他們沒有適當的師資，便從農民中間或工人中間找些人出來教書。農民只要教他們懂得普通的書算，農村裏儘可找到教書的人，工人因爲技術關係，要時時求他進步，除了工頭之外，通常多由技師和工廠經理部人員分別担任教讀。他們教書的人概不支薪，並且多就農場或工廠的俱樂部作教室，設備上也絕對沒有開支，所以蘇聯識字運動的消耗，只有教室裏的燈火和粉筆，以及被教者所需的書籍和文具，而且這種支出，都由農場或工廠負担，和國家教育經費的多寡沒有關係。人家識字運動的成績放在我們眼前，我們爲什麽不能仿效推行？

最後，我們感覺現在的教育制度，實在於青年學生和國民黨太不利了。只就中學說罷，有許多無力升學或無意升學的青年，他們畢業以後，儻然從事於普通的農工商業，他們所習的英文數學理化等等，出了學校以後，絕鮮應用的機會

，而且即欲應用，也根本感覺不敷。現在一定强迫他們耗大部份的精力去學習，於青年則爲徒費寶貴的光陰，不切需要，於國家則爲虛耗僅有的經費，得不償失。其他性近數理的青年必習文藝，或愛好文藝的青年必習數理，結果也是如此。誠然，教育的終極意義，是要普遍地提高國民知識，增進人類文明，所學旣不必盡爲所需，評論自不能忽視根本。然在今日的中國，則教育之最大目的，毋寧在於使次代國民適合時代潮流，獲得生活技能；同時則培養其國家觀念，啓發其民族意識，俾能負荷救亡圖存復興民族的應有任務。依現行的教育制度論，於青年時間及教育經費，實在太不經濟，因爲考試不及格而活活犧牲的，更不知有多少！自從文理不分科，會考制度實行以來，常聽青年們說，『教育當局寧願放任連國文都不通的大學教授誤人子弟，却不願意叫青年學生循序升學』。關於涉及教授的話，我們自然不能輕易聽信，只好留待教育當局考察；關於青年升學的話，則顯然含有多少眞理。現在青年因爲感覺內政外交種種的煩悶，本來對於黨國有些失望，再加上關於他們本身學業上的痛苦和挫折，怎會不離心離德呢？教育目的之一，是要國民愛國，現在的教育，却使青年怨恨叛離，這是一個再嚴重不過的問題。所以我們縱置教育方面的理論於不談，單從政治方面立論，也有迅速恢復分科制，實行縮短學年的必要，這是很值得國民黨領袖們切實考慮的。至於識字運動，據我們的看法，實存也不是什麼艱難的問題。在三數年前，我們聽蘇聯的工人們說，在五年計劃成功以前，他們只求發達生產，合力建設，絕不計較本身的樂利；現在他們又說，在第二五年計劃成功以前，他們只求發達生產，合力建設，絕不計較本身的樂利。他們深信有了知識，纔可以謀技術的進步；他們只求利用優良的技術，來改進自己的生活狀況。我們呢？在工運發軔之初，似乎就沒有注意到工人的知識和技能方面。當時勞動界一般的呼聲，是要求改善待遇，甚至開會時間要工資，遊行時間也要工資。工人是組織起來了，囂張的習氣也養成了。後來在這種組織裏面，還混了些所謂反動份子進去，利用他們，操縱他們；於是主持工運的國民黨沒有得到好處，資本家更是弄得焦頭爛額。近年勞動界的情形好一些了，但各方面的教訓也受彀了。如果國民黨的工運方針能夠澈底的變更一下，專從識字運動着手，使勞動界發生一種新的信念，「在國難解消，民族復興以前，只求發達生產，合力建設，絕不計較本身的樂利。」同時使他們知道，有了知識，纔可以謀技術的進步，有了優良的技能，自然可以增進本身的待遇和改善本人的生活，那是最好不過的。我們相信，只要國民黨能夠本着這個方針去做，所謂反動份子對於工人的操縱利用，一定可以避免，關於識字運動的支出，資本家方面也一定樂於担負，眞是事半功倍，一舉數得，這又是值得國民黨領袖們切實考慮的。

合肥才子王謙齋的友人一篇風流北調詞

曾士莪

合肥才子王尙宸。號謙齋。幼時來寧鄉試。眷一秦淮妓者。名小蘭子。王與一時知名之士。日飲其中。時尙在洪楊未亂之前。迨亂後王復來遊。則刼後餘灰。觸目增慨。王復邀集一時名士。在舊日粧樓。弔小蘭子。出蘭子舊贈手摹畫蘭一幅。懸之中央。王則欷歔感念不置。座中有某生作北調詞一闋。詞極豔麗。余於今正。隨同家嚴．小住蕪湖。在武進蔣靜齋先生客邸內。偶翻卷笥。獲覩此詞。愛其纏綿。爰亟錄之。以公諸海內風雅之士。未始不可抵得一部桃花扇傳奇也。詞云，

莽天涯。人何處。望江南榛棘荒蕪。華心更比人心苦。是一篇着色的離騷賦。

想當初。十二欄杆簾影疏。三五中秋月影孤。看樓外垂楊一樹。把長橋遮得糢糊。甚文章大小蘇。甚神人大小姑。

喬珠娘烟花寨主。俊王郎曠代才無。那管他桃花盡日隨流水。端的是寒雨連江夜入吳。對畫蘭媚影親摩。

你是個阮籍窮途。他是個卓代當罏。知情的夢兒中陽臺遇雨。傳神的畫兒中空山泣露。那時節院落沉沉日影晡。他為你滴翠調朱。還有個可人捧硯。是掌中珠。迴眸顧。花也病難扶。

怎。地中隱隱鳴金鼓。眼睜睜斷梗江湖。血染了石頭城。屍塡了桃葉渡。你尙有生綃一幅。華不共人枯。

一霎時。湘簾繡幕。都變了幾堆黃土。再休想風雨關山。烟波畫船。詩酒狂徒。看棲烏。聽啼蛄。野花無主。亨一幅畫蘭名。天還忌妬。　則爲你名魁花譜。花爲香祖。俺也曾裘典鸕鷀。裙潑臙肢。帳掩珍珠。倡家雛。酒家胡。緩歌漫舞。只落得鬱蒼蒼斜陽滿樹。

王郎呵。你當日箏笛鳴秋浦。剩一片蘆花舞絮。抽刀殺賊竟如何。破青毯依舊寒儒。只留得一叢香草三生石。最傷心滿地飛灰萬卷書。赤緊的相思譜。雖則是無人可賞。却怎生有口難糊。

堪羡你。倦吟花。詩句香。醉談兵。胆氣麤。大人藐視終難遇。彌衡不肯離江下。（讀作股）西子何曾去五湖。目斷臺城路。似你這深山小草。怎能忘野水殘蒲。

可恨你。亂排場。不讓人。風頭銜。衆口謕。薰蕕雜處心良苦。這壁廂八公草木新烽火。那壁廂六代江山舊畫圖。一卷朝和暮。猛想起悲歡離合。塗抹些也者之乎。

堪歎你。謁塗山。眼界空。弔荊人。獨自哭。蘭魂吹入琴堂幕。你雖然黃衫傾倒眞名士。他也曾紅拂私奔莽丈夫。一瓣心香注。怎當日飄零蕩子。到做了勇敢狂奴。

可笑你。破蒲團。坐得拘。舊青氈。守得愚。怎十家姊妹將人誤。江湖才子名雖重。紅粉嬌娃骨已枯。大刦皆天數。曾記得紅巾揾淚。綠酒提壺。

俺勸你。謝風情。多讀書。覓天涯。且濫芋。黃金杜牧人爭鑄。只爲你深深香霧迷蝴蝶。因此上苦苦春風叫鷓鴣。一喝君當悟。似這般情苗恨蕊。到不如永斷根株。

知君牽夢魂。代君訴肺腑。可憐曲誤無人顧。俺待清正名花花不語。

救濟滬市與金融公債一億元

尹伯端

自從美國的白銀政策，逐次實施以來，中國存銀便不斷的外流。雖經政府頒布了銀出口徵稅，獎勵銀進口等等救濟辦法，依然無效，不獨財政上日趨艱窘，而滬市銀錢業亦捉襟見肘，終於演成恐慌現象，至最近而益趨嚴重化了。恐慌的原因，一般都知道是白銀外流與地產跌價，無人再做地契的抵押放欵，交易籌碼，不敷應用所致。所以正常的補救方法，總需要一筆鉅額的活動資本，加到市面上去，然後於事有救。想不到政府最後的補救方法，仍然是靠着從滬市募集來的一萬萬元金融公債，這種從左臂取血，向右臂注射的治療法，是否與此久患貧血的病人，有所補助，終是一不敢置信的問題。但是現在的政府，在財政上也和我小工商業一般，受着內外的壓迫，而走頭無路了。我們一定要責備當局，爲什麼不籌集一筆現欵來救濟工商，活動金融，那簡直是吹毛求疵，苦人所難。總之在政府方面，總算沒有漠視商民的疾苦，而竭盡救濟之能事了。不過這種辦法所生的效果，究竟如何，於財政金融的影響奚似，滬市恐慌，又是否因此而得稍挽狂瀾，這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　先從滬市恐慌說起

上海恐慌的發生，是從去年年底纔日漸嚴重化的，論其原因則甚多。遠者如泛世界的經濟恐慌，帝國主義者之貶值傾銷，以及中國戰亂頻仍，工商落後，在此鉅額的入超狀態下，上海的金融市場自然不免有崩潰的一日，這是人們所早料到的，不過還有數種原因，加增了恐慌的速度：第一是在美國白銀政策下，華銀的急遽外流；第二是瘋狂的投機業所招致的影響；第三是金融界本身的組織不完備，茲分別論之。

（一）美銀政策的影響　美國白銀政策，自寔施以來，華銀即隨之而湧湧外流，政府租稅政策之防出與招進，皆無大效，而私運轉甚。大都先離上海運往內地，然後再以特殊方法運出。表面上爲現銀內流，似乎是經濟復興景象，寔則內運即是外流。去年一年來的滬市存銀，由六萬萬餘萬，跌至四萬萬不足。截至本年二月八日止，所存銀洋僅三萬萬三千四百九十一萬三千元，較去年同時短少二萬萬零六百萬元，這便是流出的淨數。以金融本來即不健全的上海，而驟遭

這種打擊，當然難於撐持。中間平市外匯委員會雖曾拋出金條二萬零八百餘條，向香港購銀二千萬元，救濟燃眉之急，但是白銀進出之數量，恰爲一與十之比，當然杯水車薪，於事無濟。於是錢莊中倒閉者有榮康，益康，寶大，裕德昶等四家，所負債務，不下千萬元。在去年一年中，上海銀行倒閉者，亦有中國興業，五華，華僑信託公司，儉德銀行等七家，繼之地產跌價，紗廠拍賣，歇業，裁工，失業等類不祥名詞，逐日接觸於吾人之耳目，上海如此，他埠又何獨不然，至是恐程度，遂益趨嚴重了。

（二）瘋狂投機所招致的影響　中國的金融業者，有資本而無正當投放之途，遂轉而從事投機業務，銀行除對政府借欵，所餘的資金皆用於標金，公債，地產等投機買賣，這次地產的落價，以及銀行拒絕地契抵押放欵，釀成二三十年來未曾有過的風潮，都是這種瘋狂投機的結果，而尤以地產的投機爲甚。地產風潮是與清末時上海的「橡皮風潮」是一樣的。在光緒三十四年，有西人到滬開設橡皮股票公司，宣傳橡皮的用途和公司的利益，大家便瘋狂般的買進橡皮股票，在市面上隨處可換成十足的現金，凡有以橡皮股票爲押欵者，必爭相羅致，當時祗正元錢莊一家，便收存該股票達四百萬兩之鉅。到宣統二年，西人返國，久無消息，於是群情疑惑，爭相出售，票價大落，正元的股東鄭以卿竟因此自殺。尋是過去的事寔，也就是地產風潮的寫眞。近幾年來上海的金融業者，大都從事地皮買賣，地價之高，異乎尋常，地契等文件便如橡皮股票一般，處處受着銀行錢莊的歡迎，都可以抵押現欵。間接的地契，土地証等，都變成了流通的交易籌碼。但是地契等物的所以受歡迎，能作抵押，都是因地價的逐次上漲。可是這種上漲，並不是由於經濟繁榮，人口增加的結果，而是由於人工的投機所促成，這種無源之水，當然不能持久。所以一遭受恐慌百業不景氣的影響，地價便不期然而然地狂跌起來，這時候地契便也如橡皮股票一般，遭人白眼，終於銀行拒絕抵押，於是此具有貨幣效能的數萬契紙，失其作用，恐慌便因此展開！

（三）金融組織本身的不健全　在金融市場組織完備的國家裏，中央銀行都有充分的力量，來指揮各種銀行，矯正他們不正當的營業，由金融緩急所生出的一切風潮，便可從中央銀行的重貼現率的升降裏，把他陰消下去。在中國却又不然，一方面中央銀行的設立不甚久，論資格論資本，都還不够當銀行的銀行，從這回發行公債，增加中央銀行的資本，以便對外折放的一點看起來，便知道他的力量有限了。他方面除了中央銀行而外，上海的金融組織，還有三個不同的集

圍，即分外商銀行，華商銀行與錢莊，這三者在平時雖然也交相利用，互通有無，可是一到利害衝突的時候，便互相妨碍起來，而置全體利益於不顧，這一回便是恰好的例証。第一從外商銀行方面說，他們在中國享着特殊待遇與發行特權，平時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所獲的得戰利品，强半存放在這些銀行裏，以同業放款等項名義，對我錢莊銀行等拆放，以博取利息，這雖然於我經濟有損，但是已經歸入外人的資金，還能流通一時，活動市面。可是自世界銀價高漲以來，他們便不顧一切的運銀出口了。他們的庫存，一年來是逐次減低的，在上海金銀缺乏，銀錢界危如纍卵的時候，外商銀行不獨不加援助，反從而設法吸收我垂盡之現銀，一面提高其存欵利率，一面增加發行額，以圖最後之利得。這種不留餘地之傾軋手段，無怪要引起金融界之公憤，而有請求政府嚴厲制止的舉動了。茲將外商銀行十四個月來，庫存逐步減少數字，列表於後，即此可見其剝削我資金的一般。（表中數目以千兩千元爲單位）

月份	庫存銀兩數額	庫存銀元數額
上年一月底	九二、九一〇	一四四、四六〇
二月底	九二、九七〇	一三七、五五〇
三月底	七九、二二〇	一三九、〇一〇
四月底	七六、〇七〇	一四〇、五二〇
五月底	七〇、二九〇	一五二、三七〇
六月底	六六、〇五〇	一四四、五六〇
七月底	五七、六七〇	一四二、五九〇
八月底	三七、九六〇	一二五、二三〇
九月底	二一、四二〇	一〇七、四七〇
十月底	一四、〇四〇	七七、五九〇
十一月底	一〇、九五〇	四三、九七〇
十二月底	一二、七五〇	四〇、二七〇
本年一月底	一〇、〇九〇	二七、〇四〇
二月廿一日止	九、二五〇	三六、〇九〇

第二從華商銀行方面說，他們與錢莊之間，依然有不少的隔閡，這雖然也有派別意氣之爭，參雜其間，但大半却由於組織與制度使然。大凡銀行營業，必有確實之担保，而後乃能放欵，所謂對物信用者是 Credit en fait 此原則也。但我國的工商業，甫在萌芽，資本不具，必先有借欵，而後能致貨物。如責其先提供貨物，乃許貸欵，事實上必窒碍難行。中國錢莊，營業一本舊法，有時不須抵押，亦可放欵，所謂對人信用者是 Crédit personnel，此本變態也，惟其如此，所以中國的銀行雖多，但與工商界無多大的直間關係，往往須假手於錢莊，而後能作工商貸欵，即銀行對錢莊放欵，錢莊再對工商界放欵，這本是處變的經營辦法，多年來也還

相安無事。上年滬戰發生，金融奇緊，銀行無力應付，乃紛向錢莊，追索放欵，錢莊償還無力，二者間遂生齟齬。到去年年底，地價跌落，錢莊平時所做道契地契爲多，至是不得不轉向銀行抵押，以求救濟，銀行界乃以報復式的辦法，予以拒絕，在銀行雖屬出於自衛，謹愼從事，但錢業界却誤會不小，終於對小工商業五百萬元的借欵，錢業也不願與銀行合作，(挽救恐慌，曾議有對小工商貸欵五百萬元，中央銀行認二百五十萬，上海銀錢業分担二百五十萬，錢莊贊成原則，但不願加入團體)臨事不能和衷共濟，反而互相妨碍，這於恐慌當然有相當的影響了。

二　一些救濟方案

上海的風潮，旣益趨嚴重化後，於是從政府到各團體，均忙着救濟，因此救濟方案也如雨後春笋，玆擇其重要者略述一二於後。

(一)信用放欵與物產抵押借欵　這是工商業救濟協會所提出的方案。關於信用借欵的辦法爲(一)本借欵應由中國銀行負責組織銀行團辦理之。(二)信用小借欵總數爲國幣五百萬元。(三)凡在上海區域內之中小工商，華人資本經營之商店或工廠，均得依下列條件，請求信用放欵。(甲)資本在一萬元以下者，(乙)有兩家同樣資本之商店工廠，連環担保者。(四)每戶所借金額，不得超過資本總額百分之三。(五)信用借欵之償還期，自起借之日起，六個月後分期償還，至多以一年爲限。至物產抵押借欵辦法，(一)物產公估抵押借欵，定額爲一萬萬元，(二)凡下列各產，均得抵押，(甲)廠屋，(乙)廠基，(丙)房地產，(丁)工廠機器，(戊)製造貨物，(三)抵押物品之估價，應組織物產公估委員會公估之。(四)凡請求借欵者，在貸欵總額，未超過一萬萬，而提供抵押品又與第二項之規定相符者，即實行借欵。(五)最高利率，至多不得超過七厘。(六)放欵銀團，應負責促成統制金融，發行以物產準備兌換券，此項借欵，俟兌換券發行時移轉之。(七)爲流通銀團金融起見，應由銀團組織物產公庫，發行公單，以資周轉。

此項辦法，前者之信用小借欵，實爲對小工商業者之救急辦法。後者之物產抵押借款，使銀行界能迅速組織，未嘗不可收一時之效。當時該會曾推代表，與中行經理張公權商定辦法，惜當時銀行界皆兢兢自保，救濟遂無由實現。

(二)地產流通券五萬萬元　這是一般地產商人的見解，他們一面痛惜目前失敗，一面還憧憬着以前的繁榮，想設法挽回頹勢，於是幾次會議，決定請政府設地契保管處，發行地產流通券五萬萬元。理由是恐慌的發生，乃地產不能流

通，使二十萬萬元之籌碼，失其作用所致。現在銀行既不抵押，祗好由政府保管地契，發行流通券來調劑市面。這種辦法，未嘗無片面理由，不過保證不能全靠地契，而需六成的現金，約合三萬萬元作保證金，上海的存銀，通共不過三萬萬餘，所以籌集此鉅額現欵，是絕對做不到的，這不過是過屠門而大嚼，聊以快意罷了。

（三）工商借欵五百萬　這是政府與銀行方面所商定的救濟辦法。自風潮發生以來，財長孔祥熙即不斷的與上海金融界及各團體會商救濟辦法。最後決定先以五百萬元作小工商業放欵。由中央銀行担任二百五十萬元，其餘二百五十萬元，則由銀行錢莊共同負担。本來上海的此次風潮，決不是區區五百萬元所能補救的，眞是杯水車薪，於事何補。不過五百萬果眞拿出來，那末一般小工商業未嘗不能稍受其賜，較之空譚而不能實行者，究勝一籌。可惜錢莊對銀行，因猜嫌未泯，依然不能合作，使極小限度的救濟辦法，也不能立刻見諸實行。

此外尚有不少建議方案，從根本上抵制外貨，振興工商起，到放欵救濟目前金融止，應有盡有，我們已難一一介紹了。

三　一萬萬金融公債的批評

上述的各項方案，既都不能實行，而上海的風潮又一天嚴重一天，眞令人走頭無路。同時便傳說某國運來大批現欵，準備收買我倒閉的紗廠和其他工商企業，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政府突於三月二十日在中央政治會議裏，通過了金融公債一萬萬元，用來安定金融，同時並議決裁廢關稅中的轉口稅，減輕出口稅，以救濟工商業。畢竟是當局多才，而且手段敏捷，所以纔能「挽狂瀾於既倒」。想從此銀行的欵放出來了，工商業得着救濟了，政府還附着還了一筆舊賬，於財政上也不無小補，正如古人說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過愚蠢如我的老百姓們，依然有許多不了解的地方，所以在歌頌之餘，仍免了若干的懷疑，和無窮的杞憂。

現在我們先說明金融公債的辦法，然後再陳述我們的意見。

據北平晨報本月二十二日所載，金融公債之發行，至爲簡便，即以一萬萬票面金額，抵作六千五百萬元，以三千萬元撥交中央銀行，二千五百萬元撥交中國銀行，一千萬元撥交交通銀行，中交等三行，即將此新公債，換存行庫，易出現金及其他證券等，流通市面，市面多六千五百萬之籌碼，則金融轉趨活潑，工商藉資挹注。此項債券，預定四月一日

正式發行，以關稅餘款作担保，公債票面分爲十元，百元，千元，萬元四種，按九八實收，無記名式發行，每年預定還本付息兩次，於四月及十月一日，以抽籤法行之。以中央，中，交三行爲經手機關。此種公債，因係救濟金融，故銀行界頗樂意承售云云。但據三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之登載，則債額的分配，與各報所載，微有不同，一萬萬的分配是（一）收回去年抵付中央銀行之國庫券三千萬元。（二）發還中央銀行墊款四千萬元。（三）增加中國銀行官股二千五百萬元。（四）增加交通銀行官股一千萬元。以上的數欵，共計是一萬萬零五百萬元，雖然與債額不符，想是傳聞的數目有錯，總之利用發債來償還一部政府積欠，是極可能的事。因爲條例還不曾通過立法院，詳細辦法，無從得知，現在僅就所知道者略加批評。

第一，從金融方面而論，政府以安定金融爲目的，而發行公債，在原則上我們是贊成的。因這次的風潮，其近因純然由於交易籌碼的缺乏，同時銀行與錢莊均各兢兢自保，縱然稍有庫存，也不肯輕易放出，自蹈危險。現在是政府出來借債，再交給他們折放，雖然款仍由金融界本身拿出，但是却換進了一萬萬的金融公債，無形中是政府給了保證，並且有關稅作還本付息的擔保，這比憑空向工商業放欵强多了，所以銀行界的「頗表贊同」自然是意中事，其餘受救濟的工商業界，更不用說了。不過我們要問的第一點，金融公債統共一萬萬元，而用以償還中央銀行舊欠，及抵付上年國庫券，便佔了七千萬，這筆欵在中央銀行雖算是新收入，但在政府方面總是還賬性質，論理還人的錢，就不能代人指定錢的用途，所以這七千萬在中央銀行是否完全用於救濟，還是問題。不然的話，這七千萬，政府何不直切了當的撥充中央銀行作救濟市面之用，而必曰發還墊欵四千萬，抵付國庫券三千萬呢？救濟金融呢？還是救濟財政呢？假如是除開了七千萬的話，那末救濟市面的就爲數有限了，以國庫增加一萬萬的負担，而工商界得到的救濟，不過二三千萬元，眞有點得不償失啊！第二點，自從美國行銀政策以來，銀的外流，幾及存銀總量的半數了，因爲銀外流，所以感現金不足，而發生恐慌，這回發行公債，便能使銀行在這銀荒的時候，放出如許現欵嗎？依我們的觀察，無疑的是銀行以公債作保証，而增加發行額了。據報上所載的辦法，是叫銀行以公債存庫，挪出現金或證券，流通市面，這樣一來，發行的現金準備，豈不越發減少嗎？現在外商銀行已提高發行額，華商銀行也提高發行額，內而各地方省銀行市銀行也無不有其市鈔省鈔的發行，並且折扣行使，擠兌停兌之事，也是司空見慣的

。中國以有數的銀幣，與無數量的劣鈔同時行使，衡以惡貨幣驅逐良貨幣的原則，也決難長保存銀，外有銀政策的吸收，內有惡紙幣的驅逐，中國僅有銀兩銀元，豈不危乎殆哉？救濟金融危機呢？還是製造金融危機呢？歐戰時的交戰國家，都由政府發行一種說是等於現金的庫券（例如英國的Treasury notes）交由銀行作保證，而增加其發行額，用以應付戰費，結果是通貨膨脹，財政金融，交受其病。想不到中國無意中也走上了這條道路。

第二，從財政方面而論，我們覺得政府這次募集公債，依然沒有脫從前的窠臼，這種剜肉補瘡，苟延殘喘的辦法，實在不敢贊同。因為近年政府在財政感覺困難的時候，便向銀行作一種臨時借款，這都是不公開的，外人無從得知，等到數目積多時，便發行一筆公債來塡補，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兩次的一萬萬關稅短期庫券，都是大部分用於「償還銀行積欠」的。這次的金融公債，自然又是「例內」了。我們看國民政府所發行的金融公債，前後有三四種了，（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債三千萬元，長期金融公債四千五百萬元，二十年金融短期公債八千萬元）其餘以安定金融等字樣而發行的公債，尚有十九年關稅短期庫券八千萬，二十三年關稅短期庫券一萬萬等等，但是實際用於金融方面的，不過十七年的金融短期三千萬，（撥充中央銀行基金）十七年長期金融四千五百萬，（整理漢口中央中國交通三行鈔券）其餘大都用於政費方面。退一步說，假如政府的公債政策，果足以救財政之窮，則雖發無碍，無奈政府的收支，每月竟有一千數百餘萬的差額，而收入又在逐次減少，這種零星借債度日，而不謀一整個救濟之道，簡直是破落戶的辦法，終久是有潰決之一日的。

第三，從關稅方面而論，這回的公債，又是以關稅餘款作担保的。中國現負的內外債額，依最近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之計算，有確實担保的，共有十九萬萬七千五百九十餘萬，其中大半都是靠着關稅來償還的。現在關稅的收入，雖然三萬萬多的鉅額，可是除還債之外，政費軍費等等的支出，也是要靠着牠的。並且去年雖然修改稅則，目的在增加收入，結果是較前年少了一千多萬，其餘各統稅鹽稅等，都是加了稅率而收入反減，履霜堅冰，消息可想而知了。萬一不幸而遠東戰事爆發，我們的關稅必然遭受打擊，而大大減少，其餘各項稅收亦必統受不景氣與擾亂的影響，而一律退減，我不知道那時的財政，又是如何維持？想到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再看看國際形勢，眞是危機之來，間不容髮啊！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草於北平。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張靖達公少子立靑先生者。著有席月山房詩稿一卷。計一百二十餘首。又詩餘數首。附刻於靖達公雜著後。雖篇什不多。而觀其詠古感事諸詩。寄託遙深。多可傳頌。詩餘如滿江紅，眼兒媚，一剪梅，諸闋。亦自清靚可喜。采石磯懷古云。大江之水彌天長。天門直下勢更狂。千古英雄淘不盡。至今山色鬱蒼蒼。采石一峰如植筆。勢從水底突飛出。雲煙呑翕走蛟龍。洪波浩瀁盪天日。上有謫仙百尺樓、披錦泛月此舊遊。我今弔古空惆悵。勳名事業懷千秋。樓船東下拓晉土。中宵飛渡韓擒虎。朝廷大功出儒生。元文一戰壯今古。龍盤虎踞憶前明。先登破敵常開平。低徊往事百感集。千古河山戰一枰。吁嗟乎，風流已湮謝家宅。落帽揮塵成陳迹。牛渚磯邊夜月寒。猶照長江萬頃碧。先生因感於甲午之役。有東征感事詩云。藩服歸王數百年。不聞海外起烽烟。我無戰備輕開釁。敵啓戎心逐擾邊。鐵騎縱橫遍遼左。銅駝荊棘感朝鮮。傷懷畿輔長城圮。王旅何時奏凱旋。羽書急走九連城。直北關山烽火明。風鶴頻驚誰卻敵。豕蛇荐食未休兵。豈惟藩服㦌王會。坐見天驕拔漢旌。擾攘邊氛何日息。從戎我欲請長纓。臺灣感事云，荒隅孤峙廈門東。闢土當年賴聖功。（自注，乾隆朝，三定臺灣）八雜番夷爭午市。地連海島表雄風。經營未盡魚鹽利。棄擲旋敎草芥同。遙望臺南烽火黑。可憐蒼赤已沙蟲。（自注，聞台民不服，遭倭殺戮甚慘，）蠢爾倭夷寇帝京。要盟竟欲據邊城。赤嵌烽火連天警。新竹旌旗蔽日明。（自注，前臺撫唐景崧，立爲民主駐守新竹，）海外孤臣憐越石。（自注，此言劉淵亭軍門，）島中義士痛田橫。（自注，此指臺省各處義民，）金繒表餌空疎闊。回紇頻煩借重兵。四律憂時傷世。慷當以慨。七絕，蟂磯懷古云。蟂磯日落秋江碧。極目楓林葉盡凋。巾幗尚餘遺恨在。年年嗚咽逐寒潮。天門山云，天門對峙極巍峨。江水中流一矢過。五百年來爭戰地。皖淮門戶此爲多。觀交翠軒精拓瘞鶴銘，因題其後云。雷轟浩刧感當年。（自注，此銘在焦山下，爲雷雨所裂，故號雷轟石，）殘碣靡堅倍惘然。自有神光不磨滅。千秋寶氣燭英天。仙侶由來喜隱居。不留姓氏任人譽。（自注或謂右軍書或謂貞白書，論者紛紛，莫衷一是，）上皇山下泉淸澈。奇字仍存八十餘。（自注，拓本僅存八十九）又七律健句。如丙申重至揚州句云。珠箔風光仍處處。畫橋絃管尙家家。重遊平山堂句云。絕磵松濤生戶外。隔江帆影落樽前。再贈吳彥復句云。直以浮雲輕富貴。更將淸節付兒曹。是皆句洽聲淸。不落凡響。詩餘滿江紅，本意云。莽莽乾坤。問今古英雄有幾。君試取靑菱照面。恐非昔比。熱血一腔何處灑。愁思萬斛誰能洗。笑庸流富貴縱漫天。浮雲耳。責償費。猶未已。爭割地。旋紛起。歎諸公衰衰。眞堪愧死。 我輩空興嫠婦歎。汝曹枉自貂冠珥。願甒生能作太平農。無求矣。眼兒媚，題畫云。凌波仙子是前身。羅襪靜無塵。花中高品。座中淸供。宜喚眞眞。東風吹入羅浮夢。夢裏恰逢春。數株香雪。幾枝寒玉。絕世丰神。（自注，詠水仙臘梅，）一剪梅，題殘荷帳簷云。菡萏開時十里芳。風颭紅裳。露浥紅粧。夢回枕上日初長。萬頃淸香。一味新涼。一夕秋風渡玉塘。烟又飄蒼。葉又飄黃。江潭搖落起微霜。睡醒鴛鴦。夢繞瀟湘。綺歲淸才。已窺淮海之門。而躋屯田之域。張雲錦先生敍云。立靑生而穎異。總角即如成人。篤信好學。志存繼述。實吾家後起之秀。又曰，以立靑之才之美。與其志之進取。使天假之年。豈僅以詩自見。即其詩亦必有進於是者。乃甫逾三旬。賫志以歿。可悲也已。

滿變的外交新史料（續）

歷樵譯述

八、美要人道威斯

到這時候，大家對日本的政策已經全看透了：在西方人士注視遠東問題的時候，滿洲的日軍是很安靜的，一等到世界的注意點，移到旁的事件上去，日軍就又活動起來。當一九三一年十月間國聯行政院討論中日事件的時候，滿洲日軍絲毫沒有動靜，但是行政院會一經延會，日軍就侵入中東路沿線。

十一月十七日，日軍到達齊齊哈爾近郊。在這以前的兩日有兩樁事件可以注意。第一是國聯行政院會規定的日本撤兵期屆滿；同時國聯行政院會在巴黎開會，討論怎樣應付日本。第二是蘇俄舉行革命十四週紀念，莫斯科有一百萬人參加示威游行。

翌日日軍進佔齊齊哈爾，全世界對於這件事，全在屏息注視着。但是本莊的部下却很小心地不去侵犯中東路，因爲這時候日本的力量，只能單獨應付中國。

駐美日大使出淵又赴美國務部，聲明日軍北進是爲的「自衛」。在巴黎開會的國聯行政院會，却不知道把這種行動應該叫做什麽。他們不願意過問這件事。他們對於滿洲糾紛愈研究愈覺得不易着手。他們以爲遠東和他們相距遼遠，無論如何，他們過問不着。英法兩國的態度，尤其是十分冷淡。

這一次美國委派的觀察員是前任副總統，駐英大使道威斯氏 Charles G. Dawes。道氏一向是舒適慣的，對於這件外交使命，老大感覺得索然無味。美政府所以任命道氏的主要原因，就由於一般科班出身的外交家反對吉伯特。道氏也和那些外交家抱着同樣的見解，以爲吉氏的手腕笨拙。他對於吉氏的惡感是很深的，他甚至於拒絕吉氏由日內瓦去巴黎，向他報告一切事件的經過。

「這一切我已經知道了，」道氏暴跳着講。

道氏因爲吉伯特每次列席國聯行政院會，不斷地成功報紙上的材料，所以他一反吉氏的行爲，想藉此引起人們的注

意。他又因為白宮方面對於和日內瓦合作，時常有猶豫的表示，所以他竟然決定不和行政院往來。在最初幾天，他的計劃果然發生了效力。巴黎方面全紛紛地議論道威斯不出席的事。

據道氏的觀察，國聯需要的是鞭策。他自負能挽救遠東的局勢，他以為遇見適當的時機，就可以施展手段。他在所寓的禮查旅館裏和各方舉行秘密談話。他約駐英日大使松平會晤。中國公使施肇基也是往訪者之一。

「施博士，您請坐」，道氏粗聲粗氣地講，「我對於這事件是絕對不知道的，對於外交，我也是門外漢。您請坐下來，好把一切講給我聽」。

「真的嗎？」施氏答道。「我遇見鬬牌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他不會，我總得分外留神些。」

道氏自己雖然不理會，但是他對施氏所說的話，倒的確是實情。英外長西門因為道氏不明遠東事件的真相，曾經把國聯處理滿洲糾紛的經過，簡略地對他說明。按實說，向道氏解釋一個繁複的外交問題，簡直是對牛彈琴。道氏所注意的只有他本人地位的重要。

某次道氏接見新聞記者，閒談到採訪新聞的問題。

「倘使有什麼消息從我的秘書方面洩漏出來，我情願雇一個死人了」，他尖聲地對新聞記者說。

「但是，大使，倘使和你談話的別位外交家把你做的事說出來，你又怎樣？」

「他們不能把我所做的事說出來」，他高聲地嚷，「因為除我本人以外，沒人可以知道我做的事」。

不幸他這話太確實了。沒有人，甚至於美國國務部，不知道道威斯是在那裏做什麼。很可疑的，連他自己究竟知否自己在做些什麼。

逐漸地國聯各代表對於道氏，都望望然而去之了。道氏孤獨地住在華麗的大旅館裏，只好和一些僕歐們厮混。每次當晨餐的時候，他常注視着侍者，把他喊到桌子近旁。

「嘉松」，他粗聲地講，「在大戰的時候，我不是曾經在這裏看見過你？」

那侍者當然地答應一個「是」字。

「我的記憶力居然不錯。哪，這一些……」說着，他把一張十法郎的鈔票塞在侍者的手裏了。

每天早晨，道氏總要這樣地演習一番，弄得膳廳裏一些侍者們，人心大悅。但是背地裏却沒人不在匿笑。

行政院會的會場上，既沒有道氏的踪影，斯蒂生又仍在玩弄秘密外交，再加上日本等國的故意宣傳，於是一般人們

便相信美國已經背了國聯，和日本有了單獨的諒解。有許多人竊竊私議，講道威斯是親日派健將。又有人講他的顧問杜曼Eugene Dooman也是袒日的中堅，因爲他充任駐英美大使館的秘書以前，曾經在東京服務多年。不過在實際上，這些話並沒有影子。但是這時候法國外部人員想破壞白里安的理想，較前更爲積極，所以竭力鼓吹這些謠傳。法國報紙對於官方的消息向來十分敏捷，更從中煊染了起來。這時英國的保守派，因爲選舉獲得勝利，也異口同聲地發表於中國不利的怪論。

九、開洛格的獅子吼

各小國代表是失望極了。行政院會從日內瓦移到巴黎以後，空氣頓時發生了劇變。各代表從前轟轟烈烈地醜詆日本，討論要撤回駐東京的外交使節，甚至有人想試探美國對於制裁的意見，到現在大家却如仗馬寒蟬一般了。和平使者白里安氏甚至於也曾向中國建議，撤回錦州駐軍，以避免和日方衝突。英國秘密向日本担保，決不用艦隊去執行制裁。

日方微笑地期待着。日本軍事領袖預料國聯是要栽觔斗的，現在居然被他們猜着了。有一次國聯秘書廳竟然正式宣布中日兩國已經媾和——後來由施肇基和芳澤予以强烈的否認。

在行政院會烏烟瘴氣的時候，非戰公約的發起人開洛格氏突然來了一個晴空霹靂。開氏閑居在聖保羅市的家中，他對於歐洲外交家空洞的姿態，和斯蒂生氏的秘密外交，感覺到十分可怕，按照昆士伯侯爵 Marquis of Queensbury 的外交軌範，前任外長是不能批評後任的舉動的。但是開氏因爲和平問題比較遵守先例來得重要，所以最後他忍不住不能不再說幾句話了。

「我們現在遇見這類嚴重的情勢，秘密外交的時期已經過去！秘密談話容易被人誤會。現在的戰爭不只是交戰國中間的私事了。」

開氏以前曾經用公開的外交，引起激昂的輿論，而締成非戰公約，他又用輿論的力量，阻止巴玻開戰。就是斯蒂生本人也曾運用公開的外交協助解決中俄兩國的糾紛。所以這同樣的力量，在世界輿論一致援助之下，對於滿洲事件或者可以收同樣的功效。

不過時候已經太晚了。

斯蒂生本人當時却還沒有明白。以後他也曾經想到動員世界一致的輿論。但是這時候，他還把希望放在國聯和若槐

的身上，他發表了下列的宣言：

「我要糾正最近報紙上所載的某種錯誤的宣言。美政府對於滿洲情勢所採的態度，始終一樣，改變政策的傳說，絲毫沒有根據……」

同時他又訓令道威斯通知白里安，說美國贊助國聯行政院，態度並無改變。不過華盛頓方面顯然發生一種感想，以為道威斯是栽觔斗了。

十、暗夜孤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軍又有沿北寧路向錦州推進的消息。

這舉動和日代表在日內瓦的擔保恰正相反；所以駐錦州的美國軍事觀察員奧爾德瑞中尉 Harry Aldrich 奉到本國的訓令，連夜坐着一輛機車東行，探視沿路的景況。

奧氏此行並不是一件美差事。關外的氣溫降落到零下四十度左右，夜色黝黑的和漆一樣。沿途倘使遇見被炸斷的橋梁，那就決無倖全的希望了。況且行車的號誌，這時又失却作用。奧氏和一位開車的技師，同坐在車廂裏，在漫漫的長夜中，向前進發。

那機車突然被止住了，幾乎把日軍的前哨撞倒了幾個。奧氏從車廂中霍地跳了出來。他知道這時候要想保全生命，非得顯出一些威風不可。

「你們幹什麼攔了我的路」，他高聲地嚷。「你們沒有些聲息，又不張燈火，幾乎把我的機車撞壞。喂，快走開去！快走開去！」

奧氏這一發作，居然把日本兵虎住了。日兵不敢拿槍打他，他們把他護送到瀋陽，去聽憑長官發落。

斯蒂生在晨餐的時候，閱悉日本進兵的消息。這時候日方在日內瓦剛同意派遣調查團。美大使出淵又剛向華盛頓担保，日軍不再有侵略的事件。而東京方面，日外相幣原又剛向美大使福布斯作同樣的鄭重諾言。美大使早明白外務省無力控制軍部，所以特地又進一步請陸相和參謀部長，担保不進攻錦州。

但是美國陸軍觀察人的報告，却正和上述的担保相反。

這一次斯蒂生可真正是動肝火了。日本軍閥的熱狂，口經和盤托出。他明白是被日本欺騙了。

十一、一紙抗議書

斯蒂生到國務部之後，便擬了一個照會，電達駐日美大使，訓令他送致幣原外相：

「閣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向余担保，並經陸相與參謀部長之同意，聲明日軍將不向錦州方面移動，並將此項担保令知日本軍隊云云一節，諒閣下尚能憶及。余因信賴此項担保，故向中國政府勸告，採取妥協步驟，並接受國聯之决議案，該案一部分，即係根據日本政府之建議而提出者也。按照芳澤大使致法外長白里安之節略，稱現時駐在錦州區域與長城以北之中國軍隊，人數僅約二萬，且錦州距離南滿線有一百二十英里之遙，故除非日軍不遵守閣下向余担保頒發之命令外，余殊不明瞭此種情勢如何能予該路以任何嚴重之危機，或發生中日軍隊衝突之舉動。」

這時候斯蒂生正抱着滿腔義憤，那知道駐日大使福布斯比他還要來得激昂。福氏親自把照會遞給幣原。同時他又口頭發表一些補充的意見。他的意思之間，就是直斥日方扯謊。

在滿洲糾紛發生的期間，福氏曾經向幣原提過好多次抗議，大半的時候，英法德義各國的大使也依樣葫蘆的提出抗議。不過福氏却沒有知道，在各大使回使館以後不久，又重復去日外務省，向幣原解釋，他們提出正式抗議，不過是爲了敷衍美國的臉面。

因此日方厭惡美大使，拿他看做不能接受的外交官Persona non grata。當時斯蒂生還否認日方有這種表示，但是這是千眞萬確的。東京政府曾經表示過，倘使美大使返回華盛頓，那末美日關係，還許可以更形親睦，所以經過相當時間之後，福氏就被召回了。但是日軍攻打錦州的時候，福氏還在東京，又輪到他提抗議。這一次日軍已占領了錦州，他奉本國的訓令和英大使一起去日外務省，大概美政府事前曾經和英方商定，提出共同的抗議。

福布斯在電話裏問英大使林德列Sir Francis Lindloy預備什麼時候去外務省。

英大使在電話裏答道，「對不起，我還沒有奉到訓令，可是請您別等我吧！」

英大使始終就沒有接到訓令。美大使也從沒有去日本外務省。福氏從此以後，纔認識了舊世界的外交。

十二、「日本軍閥發狂了」

斯蒂生當時有一位軍事參贊，叫做雷尼Eugene Regnier，他是騎兵裏的一位少壯軍官，很得斯氏的信任，雷上尉人是很漂亮的，但是除去賽馬和社交以外，他知識的領域，却很有限，可是他偏喜歡擬一些關於滿洲問題的節略，和研究遠東情勢。

雷上尉自認為最擅長的就是聯絡新聞界。他以為斯氏招待新聞記者的辦法，應該改良。他在斯蒂生府邸裏的大廳上，舉行所謂「記者沙龍」，他只邀約一些贊成斯蒂生的記者參加。

某次斯氏在接見記者的時候，詳述日本內政的情形，日軍怎樣進據錦州，日政府怎樣被少數的軍官刦持，在結束的時候他講，「日本軍閥是瘋狂了」。

斯氏這一番話，不過是對幾位親近記者的私人談話，是不能用他的名字發表的。

但是第二天東京的報紙上却用超號的標題發表，說斯蒂生講「日本的軍閥只是在那裏發狂」。斯氏聽得這消息以後，十分駭異。

斯氏的駭異還沒有完，又看見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白鳥氏對他的談話的反響，白鳥的冷嘲熱諷，簡直把一個斯蒂生氣惱得面紅耳熱。

白鳥咆哮着講，「一個人處在斯蒂生氏這樣高的職位，在日本這樣嚴重的時期，倘使竟然腦筋昏瞀，那是會發生極嚴重的結果的。斯蒂生講日本在滿洲的軍隊發狂了。這眞不得不叫人認為言詞莽撞，我們很奇怪，他講這話的時候，可曾先想一想這個字的解釋……斯蒂生又講，每次滿洲發生軍事行動的時候，日本總要表示一番歉意，担保這種事件不會再度發生。我們知道，日本對於他在滿洲的行動，就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表示過歉意。」

有時兩個國家開戰，起因還不及上述談話的性質嚴重，所以歐洲各國看了這段談話以後，很有一些担心，怕鬧出什麼亂子來。斯蒂生的感情是很敏銳的，他只要稍受一些激刺，便會發火。在接見新聞記者的時候發牢騷，是他慣常的事。可是這次的禍太闖大了。斯蒂生只好把一口惡氣嚥下去，乖乖的讓人家打了一個嘴巴。

經過調查以後，他纔明瞭這消息是美聯社記者勃拉艾斯 Byron Price 發出去的，他寫了一段稿子，報告美國官場的反響，以為日本軍閥是「發狂」了，他並沒有提出斯蒂生的名字。但是後來這稿子，被日本的聯合社改造了一下，便弄成了這一幕的話柄。

十三、芳澤日語演說

當國聯行政院會最初討論滿變的時候，法國外交部有些和日本接近的人員曾經向芳澤暗示，推宕的辦法莫如派遣調查團，去調查滿洲的實況。他們講，這是可以保全雙方顏面的一個好方法。調查團對於日本並沒有一些妨碍，他們調查事實，須要經過若干月的光陰，就是提出報告書的時候，措詞一定也是很含渾的，同時國聯因此也可以得到一個出路。

最初日本甚至對於這種提議，也不願意去考慮。他們抱着老穩的主意，以為他們是確有把握的，所以就是對於友方的任何建議，只要它牽涉到日本在滿洲的無上權力，就要發生反感。

日本似乎存心和世界的和平機關搗亂，想慢慢地毀壞它。芳澤尤其喜歡使用這種手段。在日軍進攻錦州的時候，行政院會叫芳澤解釋，並且要求日方担保，本莊軍隊不再前進。芳澤只是嘴裏含着雪茄烟，和靄地微笑着，一味用等候東京回訓的話，去搪塞各代表。

過了幾天以後，芳澤要求行政院召集臨時會議。他帶着一種鄭重的神氣，似乎要發表什麽嚴重的聲明，他要求行政院會許他講日本話。芳澤的英法文全講得很流利，但是行政院會以為在這種嚴重塲合，只好答應他的要求。

芳澤發言了。他嘰哩咕嚕說了一大套，感情似乎十分興奮。各代表全期待他有重要的宣言。最後他的話打住了，等候譯員去傳譯。

譯員很簡略地講，「芳澤君因為行政院會許可他講日本話，表示謝意。」

各代表聽了這話，爽然若失。

譯員說完之後，芳澤又接着滔滔地說了下去。他講話足有十分鐘，各代表又傾心聽譯員的翻譯，以為這一次芳澤定然是報告東京訓令的內容了。

譯員的聲明是：「芳澤君講，他還沒有接到本國政府的訓令，不勝抱歉之至。」

芳澤的這種做作，是故意要弄國聯，白里安這一氣，直氣的連午餐也不吃了。

十四、和平使者之末日

國聯行政院會一天天的開下去，東京方面迭次接到英法願意秘密帮助的担保，所以日方便自行建議派遣調查團——但是他的條件是要以中國全國做調查的範圍，和日本不負撤兵的義務。

行政院會按照這種條件，起草了一個不着邊際的決議案，最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脫稿，但是它的內容，任何方面全覺得不合適。中國方面竭力反對，因為它沒有能終止日本的武力佔領；日本反對這決議案，因為它太注意撤兵一點；而各小國又以為國聯規避責任，無異於宣布自己的死刑。

從事實上觀察，小國的意見一些也不錯。

斯蒂生明白這個道理，西門也明白這個道理，最可慘的，就是白里安又何嘗不心中雪亮？

白里安的死期是臨近了。在衆人眼裏，也知道他不久於人世。他垂死還戀着幕年來所主持的議席。他垂死了，但是仍然不肯放手。他抵死不承認實現一個廢戰的新歐洲的夢想是失敗了。

那些日子，白里安回到古塞壘別墅Cocherel的時候，可稱絕無僅有。早先每遇星期日，他常回到別墅裏，在柳陰底

下徘徊着，或是垂釣於清澄見底的洱河 Eure 上，或是坐在熊熊的爐火旁邊，籌劃法德妥協的大計。

可是眼前，他每晚就宿在外交官邸。

白氏辦公室的窗戶，正對着一所有年代的花園，園中有千章古木，松枝上懸着纍纍的鳥巢。有時遇見老人失眠，或是受公務督促，不能就枕，他便踱到廣窗前面，賞玩森立的叢樹，天空高懸的明月，和草場上欹斜的樹影，於是他當總理正遇着凡爾登大戰時候的情景，一一兜上了心頭。在赤楊叢裏，隱約地現出了許多戰士，從犬雞不驚的田間，黑烟蓬蓬的工廠，或是驚濤駭浪的洋面上，走向前敵去；還有一行行的婦孺，傷兵和飢寒交迫下的殘餘部隊，紛紛的向後退却。在這月明之夜，他一生的縮影便飄浮在他的腦海裏——從他青年在柏烈丹尼 Brittany 的時期起，直到他和虎摻克里孟素熱辯的一幕為止，他以為歐洲和平之宮非建築於正義和諒解的立場上不可。自從那時候起，他便努力於法德諒解的工作。

他是失敗了。

在外交官邸中，白氏不知這樣消受了幾多無眠的長夜。

白里安在給他的老友奧士登·張伯倫爵士的函中，有這樣一句名言：「一隻銜着橄欖枝的小小白鴿（和平表識）怎樣累得你手腕酸痛啊?!」

十五、非戰公約死刑的判决

派遣滿洲調查團的議案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通過。這次各代表在會場上，人人施展雄辯的才能。各國全充分認明世界的和平機械快傾頹了，所以大家想預先占個地步，將來或許可以適合他們自身特種的需要。

秘魯代表站起來發言講，弱小國家期待國聯的保護，不至於受着强國的威脅，所以我們對於行政院會關於滿洲的議決案，不贊同一國可以侵略他國，去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巴拿馬和瓜地馬拉代表熱烈地鼓起掌來。

這決議案，秘代表接下去講，也不應當看作承認一國有權占領他國的土地，去强迫條約的履行。

海地代表發狂般地鼓掌。

除去美代表以外，各國代表全公然宣稱，滿案有特殊情形，日本租借南滿路，派兵駐守沿路，因此發生了非國聯普通程序所能應付的情勢。所以這次對於日本輕微的譴責，不能援為國聯處理世界其他部分糾紛的先例。

行政院的閉幕儀式是在鐘室舉行的。

十二月的夕照餘暉，穿過了厚重的窗幃，射在大的水晶燭台上，好像在舞蹈着，令人回想到三年前世界的政治家，齊集在這同室之內，簽署那有歷史性的非戰公約的情景。有許多代表都是當時躬與其盛的人物。這次仍然是白里安的主席。在國聯開始對滿案不再採取直接行動的一剎那，白里安下垂的髭子，似乎比較往日更墮的厲害了。

這就是非戰公約死刑的判决。

（完）

我國關稅戰時怎樣？（十）

麥健曾

第二項　將來戰時的我國國際貿易額

戰時的國際貿易額，與戰時的關稅收入，有正比例的增減關係，所以我們要研究在與外國戰爭發生以後，我國國際貿易額，尤爲是進口貨額，會起如何的變化？

按照目前的國際情勢，與我國作戰可能性較大的，是日，俄，英，三國。我們可以用中日戰爭的情形，以例其餘。

第一目　兩作戰國間的貿易

譬如中日宣戰，戰事影響國際貿易，我們要研究的第一層，是作戰兩國間的貿易。照普通的國際通例，兩國宣戰之後，兩作戰國民間的直接貿易，便要中斷，凡與敵國人民貿易，便是犯法。這種辦法，在英美等國，差不多是勢在必行的。但是作戰國人民在戰事時期仍然繼續貿易，并非是國際公法所禁止，乃是歸本國法律去決定。甲午中日之戰，中日兩國的貿易，在戰事時期，照舊進行，貿易額不獨沒有比前大大減少，還能按照以前的增加率，行所無事地增長。在未來的中日戰爭，兩國大約都會不禁止國民在戰事時期繼續貿易。日本那方面，第一因爲輸進中國主要貨物，都沒有多少是減少本國而增加我國作戰的能力。而且這些日本貨品，如果斷絕輸出，中國也很容易從別國輸入。近年來日本輸入我國的主要物品，是棉紡織品，麥粉，海產，糖，紙，機器，煤等等。這些物品，除了煤之外，都是與戰事沒有甚麼直接關係的東西。要是有直接關係的，只要禁止出口，便能够達到目的，用不着斷絕中日間的貿易。

第二是因爲中國市場，在日本國際貿易上，是極關重要。

日本輸到中國的貨物價值，近年以來，常達到二萬萬日金元以上，占日本出口貿易總額百分之十五六，在日本輸出貿易中，只次于美國。即在日本輸入貿易中，中國亦占重要地位。這種情形，一看下列的表，就可以明白。

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所占地位與美國印度百分比較表

年份	輸入貿易 中國%	輸入貿易 關東州%	輸入貿易 美國%	輸入貿易 印度%	輸出貿易 中國%	輸出貿易 關東州%	輸出貿易 美國%	輸出貿易 印度%	貿易總額 中國%	貿易總額 關東州%	貿易總額 美國%	貿易總額 印度%
一九一三	八・四	四・二	一六・八	二三・七	二四・五	四・七	二九・二	四・七	一五・九	四・五	二二・五	一四・九
一九一九	一四・八	七・五	三五・三	一四・七	二一・三	七・二	三九・三	五・六	一八・〇	七・三	三七・三	一〇・二
一九二〇	九・三	八・四	三七・四	一六・九	二二・一	五・八	二九・〇	九・九	一四・七	七・二	三三・六	一三・七
一九二一	一一・九	六・九	三五・六	一三・〇	二二・九	六・二	三九・六	六・七	一六・六	六・六	三七・四	一〇・三
一九二二	九・九	六・九	三一・五	一三・四	二〇・四	四・四	四四・七	五・九	一四・七	五・七	三七・七	一〇・〇
一九二三	一〇・三	七・五	二五・八	一五・四	一八・八	四・七	四一・八	六・九	一三・九	六・三	三二・六	一一・八
一九二四	九・七	七・二	二七・三	一五・八	一九・三	四・〇	四一・二	七・五	一三・八	五・八	三三・二	一二・三
一九二五	八・三	六・九	二五・八	二三・三	二〇・三	四・四	三四・三	七・五	一四・〇	五・七	三四・三	一五・三
一九二六	一〇・一	六・六	二八・六	一六・五	二〇・六	四・九	三四・八	七・六	一五・〇	五・八	三四・八	一〇・五
一九二七	一〇・四	六・一	三〇・九	一二・四	一六・八	四・六	三六・一	八・四	一三・四	五・四	三六・一	一二・四
一九二八	一〇・七	六・八	二八・五	一三・〇	一八・九	五・六	三四・八	七・四	一四・六	六・三	三四・八	一〇・四
一九二九	九・五	七・五	二九・五	一三・〇	一六・一	五・八	三五・九	九・二	一二・八	六・七	三五・九	一一・一
一九三〇	一〇・四	七・八	二八・六	一一・六	一七・七	五・九	三四・四	八・八	一四・〇	六・九	三一・四	一〇・二
一九三一	一一・七	七・三	二七・七	一〇・七	一三・六	五・七	三七・〇	九・六	一二・七	九・八	三二・一	一〇・二

中國市場對于日本的國際貿易，不只是價值總額上關係重要，即是論輸出物品的性質，也是如此。我國是銷售日本工業大規模生產餘剩品的尾閭，輸入我國大宗的棉紡織品，糖，紙，麥粉，機器，紙，烟，染料以及其他次要的製造品，除了中國市場就不容易找別處去銷售。至于日本輸入我國的海產品，更是別國沒有這種嗜好，非得中國光顧，便無賣處。

況且日貨在中國現在的地位，并不是天賜，是經日本政府人民多次長期的努力犧牲，多次壓迫中國，更加以歐戰時的特別機會，才獲得現在的地位。它的地位，到現在還是不

鞏固。英美俄德的貨物，都時時刻刻窺伺機會來奪日貨在中國的市場。

此外中日貿易，對于日本還有一層重要意義。中日貿易，從日本那方面看，是除了幾年，歷來都是出超，大額的出超。自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共六十五年間，除一八七〇及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各年外，其餘都是出超。出超共計有一，五八八，八八四，〇〇〇關兩。日本對華貿易之能得着大利，于此可見。出超詳情，見下列的表。

歷年中日貿易出入超表

年份	日本入超	日本出超
一八六八		一、四九一、八〇四
一八六九		七八九、一一三
一八七〇	一、一九五、一〇七	
一八七一		七一五、五六六
一八七二		一、五一七、三九〇
一八七三		三、〇六三、〇一四
一八七四		六五七、四六八
一八七五		五三二、五一二
一八七六		一、四一八、八三七
一八七七		一、六三九、一三九
一八七八		二、三六七、八四〇
一八七九		一·一八四、四七三
一八八〇		一、二九七、六九〇
一八八一		二、〇一七、一七二
一八八二		二、六七五、三八三
一八八三		二、三二七、三一九
一八八四		一、八五九、七三七
一八八五		三、七七二、六二〇
一八八六		四、四六九、四五三
一八八七		三、四五二、一六八
一八八八		二、二一二、五五四
一八八九		一三二、八〇三
一八九〇		二、五五六、二四八
一八九一	九六、五八六	
一八九二	一、三五一、四三〇	
一八九三	一、四八五、九〇七	
一八九四	一二六、四五九	
一八九五		二、三七三、二九四
一八九六		六、〇一一、二六九
一八九七		五、九三七、五四六

一八九八	二、二八三、二八五
一八九九	一八、六四五、六四一
一九〇〇	八、八一六、六四一
一九〇一	一五、六九一、九三一
一九〇二	六、六一二、九八九
一九〇三	一九、八六四、九〇八
一九〇四	一二、一七七、一九八
一九〇五	二五、八五〇、二八五
一九〇六	二七、七四七、四二五
一九〇七	一八、一一三、九三四
一九〇八	一五、三八一、〇一二
一九〇九	八、四一七、〇三二
一九一〇	一五、一四九、六九五
一九一一	一七、四五七、六九五
一九一二	三五、七五四、六四八
一九一三	五三、八〇三、四七六
一九一四	六二、五〇三、九三三
一九一五	四二、五七二、六九七
一九一六	四七、五六八、四六二
一九一七	一一五、八九三、〇七二
一九一八	七五、四六四、四八六
一九一九	五一、九三四、九五六
一九二〇	八七、二〇七、九六四
一九二一	三八、二四八、五〇九
一九二二	七一、六七四、五三四
一九二三	一二、五〇六、九五一
一九二四	三三、五八五、九三七
一九二五	一一三、四一八、五七四
一九二六	一二五、一六八、五五二
一九二七	八四、九四四、九五〇
一九二八	九〇、六九〇、九八六
一九二九	六六、七一三、三四二
一九三〇	一一〇、六一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	三〇、七七一、〇〇〇
一九三二	三六、四三一、〇〇〇

日本對華貿易大量的出超，不只本身是大利，還可以彌補日本一般國際貿易歷年巨額入超。所以對華貿易，在日本國際貿易中，更見重要。歷年日本國際貿易出入超的情形，見下列的表。

歷年來日本對外貿易平衡表（單位千日金）

年份	輸出	輸入	合計	出超（十）或入超（一）
明治元年	一五·五五三	一〇·六九三	二六·二四六	（十）四·八六〇
明治元年至十年平均	一八·八二六	二四·六二四	四三·四八六	（一）五·七九八
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平均	三五·九九一	三二·七〇三	六八·六九四	（十）三·二八八
明治二十一年至三十年平均	九八·二六八	一四七·三五一	二〇五·六二〇	（一）九·〇八三
明治三十二年至四十二年平均	三〇六·一三二	三二九·六六四	六三五·七九六	（一）二三·五三二
明治四十三年至大正三年平均	五三一·二八一	五八四·四三九	一、一一五、七二一	（一）五三·一五八
大正四年至大正八年平均	一、四九九、九五〇	一、二三三、二六七	二、七三三、二一八	（一）二六六、六八三
大正九年至十三年平均	一、六一七、四九五	二、〇三五、二五三	三、六七三、八〇〇	（一）四一八、一七八
大正十四年	二、三〇五、五八九	二、五七二、六五七	四、八七八、二四七	（一）二六七、〇六八
昭和元年	二、〇四四、七二七	二、三七七、四八四	四、四二二、三一二	（一）三三二、七五七
昭和二年	一、九九二、三一七	二、一七九、一五三	四、一七一、四七一	（一）一八六、八三六
昭和三年	一、九七一、九五五	二、一九六、三一四	四、一六八、二七〇	（一）二二四、三五九
昭和四年	二、一四八、六一八	二、二一六、二四〇	四、三六四、八五八	（一）六七、六二二
昭和五年	一、四六九、八五二	一、五四六、〇七〇	三、〇一五、九二三	（一）七六、二一九
昭和六年	一、一四七、〇六三	一、二二五、四〇〇	二、三八二、四六三	（一）八八、三三七

日華貿易對于日本既然有如此鉅大的意義與利益，更加以對于日本在作戰時沒有若何的不利，自然日本即使與中國開仗，也維持他對中國的貿易了。

上面只是日本在作戰時期對于中日貿易會採用的辦法，但是我國方面，大約會，或者應該怎樣處置呢？

第一點是我國應該不應該，或者可以不可以，禁止國民

與日本繼續貿易。日本輸入的主要貨物，雖然沒有多少直接戰事上的用處，但是大多數都是民生需要的物品。這些物品，如果不能輸入，而同時我國在戎馬倥傯擾攘的時期，又不能自己出產去代替，結果便是從別國輸入。從別國輸入這些物品，價目總要比日本輸入的貴，于是人民的生活更感艱難。在戰時總不宜令人民生活，無謂地更感艱難，因為人民在戰時的生活，已够苦的了。至于非民生需要的日本貨物，如海產品等，如果政府想人民減除此類的消耗，只要政府禁止它的進口，或特別提高它的入口稅，便可達到目的，不用要中日人民斷絕貿易關係。但是如果制止日本貨物的輸入，能够動搖或者破壞日本的生產事業，減少他的戰鬥能力，那末即使人民感受一時的特別艱困，這種辦法在戰略上，自然可以採取。不過棉紡織，糖，紙，海產，麥粉，以至機器等事業，在日本的經濟組織中，並不是基要的事業，就是能够把它摧殘破壞，也不能動搖日本一國的經濟組織，而減少日本的戰鬥能力；何况即使能够阻止日本上述物品的輸入，恐怕也只能使日本這幾種的事業，感受一時的滯銷，而無致命的傷損。所以就是禁止日本物品輸入，能够得着相當的成功，也不見得對于我國作戰上有何種的利便。

至于我國近年來輸往日本的重要物品，為荳及荳餅，棉花及棉紗，雜糧，肉類，煤等等。這些物品，不是食品，便是工業原料品，禁止這些貨品輸往日本，自然可以減少日本一部分的戰鬥力。但是這些物品，都不是只有我國出產，如果我國不讓這些物品輸出到日本，日本也很容易從別國購買來代替。况且日本覇占東四省之後，這些物品更不靠中國供給。但是如果禁止這些物品輸往日本，我國却也不易找別國去購買，那末這些物品，便會找不着銷路，生產者受害，而我國入超愈增加，購買對于我國有大用的外國物品的能力，愈會減少，所以從我們的利益來看，完全禁止我國物品輸往日本，不見得有利，只將我國自己特別需要，或特別能够減少日本的戰鬥能力的物品，禁止出口便够了。

而且即使禁止我國人民與日本繼續貿易，以及禁止日本貨品輸入，或我國貨物輸往日本，是有利于我國，但事實上也不易辦到的。不論政府不易使人民遵守這種命令，即是遵守，也很容易由第三國的人居間，而繼續貿易，何况我國的國際貿易，向來就多由外國人操縱樞紐呢！至于禁止輸入的日本貨物，禁止輸往日本的中國貨物，都可以由香港轉口——如果英國不參加戰事的話——一經轉口，貨物的來源地，輸往地，都不易稽查了。

因此之故，即便中日有戰事，中國也不必，亦不能禁止

中日貿易的繼續進行。

在作戰時期，雖然中日兩國，仍然任兩國間的貿易繼續進行，但是並非說日本輸入我國的貨物數量，不會有若何的變動。根據近年的經驗來說，在戰事時期，日本的貨物輸入額，一定有極大的減少。

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以兵力霸占東三省，繼之以民二十一年春間淞滬之戰，再繼之以民廿二年熱河之侵佔，華北之擾亂，每次事變之發生，我國舉國人民都作熱烈抵制日貨的運動。雖然抵制日貨的努力，成效，以及持續性，各區域的程度不一樣，但是這種運動却是全國普遍，不獨不復像甲午中日之戰那時候的國民，對於國事，對於日貨，那樣麻木，還比以前那幾次的抵貨，——如一九〇八年因二辰丸事件，一九〇九年因安奉鐵道事件，一九一五年因二十一條條約，一九一九年因收回青島，一九二三年因收回旅大，一九二五年因五卅慘案，一九二七年因山東出兵，以及一九二八年因濟南慘案所發生的抵貨——普遍熱烈，而且有成效許多。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輸入我國的貨物額，與我國的輸入總額比較，變動的情形，有如下列的表。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內中國輸入額

	百萬海關兩	比數
（輸入總值）		
一九三〇年	一・三〇九・八	一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一・四四三・四	一〇九・四
一九三二年	一・〇六二・六	八一・一
（日貨輸入）		
一九三〇年	三二七・二	一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三〇二・一	九二・三
一九三二年	一四八・四	四五・四

照上面的表，一九三一年中國輸入總值與一九三〇年的比，增加了百分之九，四；而日貨輸入反減少百分之八。一九三二年我國輸入總值減少了百分之一八，九，而日貨輸入額竟減了百分之五四，六。

九一八事變後日貨輸入因為抵貨運動而有大量的減少，不只從總額上的比較是如此，即是從日本輸入我國的七種主要貨物來研究，也得着同樣的現象。那七種主要日貨在這個時期輸入價值減低的詳細情形有如下列的表。

中國本部進口主要日貨量值總數表

時期		一九三二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一九三三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一九三〇年 全年總數	一九三二年 全年總數	一九三三年 三季總數
棉布類	千關金	五・三三二・二	八・六五五・四	九・三六二・七	八・二一五・三	五・四二三・九	六・〇七五・三	一・九四七・四	七七・二九三・三	三一・六八四・五	一三・四三六・七

麥粉	千擔	六〇.九	三七六.九	三〇四.七	二七一.九	二六三.五	三三一.九	八.〇	一.一一〇.〇	一.〇一四.四	四九二.五
	千關金	二四八.〇	一.五三三.八	一.一八〇.四	一.〇六四.七	九六四.七	七四八.七	三.八	七.九九七.三	四.〇一五.九	一.七三七
海產	千擔	五三.一	五三.四	一四八.四	二三六.二	一〇一.六	五七.四	四一.二	九九九.八	四八九.一	二〇〇.二
	千關金	四二四.五	四九八.八	八八〇.五	一.二六二.五	八七一.二	四四三.七	三八七.七	九.三四八.七	三.〇六六.三	一.七〇二.六
糖類	千擔	二〇六.四	一五三.九	六三.九	一〇九.〇	二八四.九	一六〇.三	三四八.二	二.八二七.六	五三三.三	七九三.四
	千關金	一.二六四.〇	一.〇〇九.三	三〇四.九	六三六.三	一.五一一.二	七三八.七	一.四八八.〇	二〇.二六〇.九	三.二一四.五	三.七三七.九
紙類	千擔	六五.三	六九.〇	一三四.六	一一一.〇	八五.五	六七.三	七九.三	九六八.二	四〇九.九	二三三.一
	千關金	五六五.九	一.〇九七.七	一.一五三.七	八七四.九	六四一.〇	五二六.二	五八七.三	一六.七二七.三	三.六九一.二	一.七五四.五
機器	千關金	八三一.九	一.〇四四.九	七三五.一	七一三.三	七六六.五	八四六.一	七〇三.一	五.七八六.八	三.三三四.二	二.三一五.八
煤	千噸	五三.九	五六.九	一二七.七	一六三.五	一五三.一	一三〇.二	一〇七.五	一.三一八.三四八	四〇一.一	三九〇.八
	千關金	四九八.〇	五二一.三	七八三.三	七九一.二	七八八.二	六〇六.五	四六三.七	一五.一九一.五	二.五九三.七	一.八五八.四
總數	千關金	九.一六三.五	一四.五五〇.〇	一四.四一九.六	一三.四五七.一	一〇.九五六.七	九.九八五.三	五.六〇一.一	一五三.六〇六.〇	五一.五九〇.三	二六.五四三.二

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的抵貨情形，可見近年來我國人民對于國事的認識，以及愛國心，不獨與甲午中日之戰那時候比，有天壤之別，就是與九一八事變前的情形比，也很有進步。數年以至十年後，大約民間的新式教育愈爲普遍，交通愈爲便利，新聞事業愈爲發達，社團的組織愈爲增加，宣傳的技藝愈有進步，而人民組織的能力愈見强健，一旦中日兩國如有戰事發生，那時政府也不用因爲外交關係去壓迫人民的愛國運動，更加以日本商民不能如前那樣活動，那樣便利，抵制日貨定能更爲廣遍，更爲熱烈，更爲有效，恐怕那時日貨的輸入量，即使沒有別種力量去擱阻，也得減少到戰前一半以上。日本對在我國的輸入貿易中，民國以來淞滬之戰以前，都是居第一位，占輸入貿易全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價值則民國十四年以後總在三萬萬關兩左右，所以日貨輸入譬如減少了半數，自然關稅收入要減少許多。

不過日貨的輸入量減少若干，幷不是我國的進口貨物便減少如此的量數，因爲輸入我國的日本貨物如棉織品，機器，糖紙等等，不是我國不能自己出產，就是出產量數不够，而又不是戰時倉卒所能設廠製造。但是同時這些日本貨品，都有他國的貨品可以用來代替。其實他國這種貨品，在平時早就努力與日本那些貨物競爭中國的市場。日本的麵粉與美國的麵粉競爭，棉布與英國的競爭，銅鐵與英美德三國的競爭，紙與美，瑞典，德三國的競爭，人造絲與德國的競爭，糖與荷屬東印度的競爭，機器與英德兩國的競爭。所以日本的貨物因爲受抵制而減少，其他國家貨物的輸入，就會增加

來代替。但是西洋的物品價目，比日本的貴，更加在戰時人民的購買能力減少，故此他國貨物的增加輸入，只能補充一部分日本減少的輸入，而進口額的全部定有顯著的減少。

第二目 作戰時其他的國際貿易

上目所說，只是作戰國間的貿易情形。其他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會受甚麼戰事的影響，會發生甚麼變動呢？那方面的情形會有甚麼變化，第一要看日本封鎖不封鎖我國的海口。

戰時封鎖敵國的海口，是等於蟒蛇纏頸殺敵的戰術，使敵國失了外援，失了物品的供給，以致一國的物力日就減少，戰鬥力日就衰弱，而國內生活日益艱難，易起變亂，而不能抵抗。上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協約各國，尤其是海上霸王的英國，就用這個方法來壓迫德國。德國也用潛水艇轟炸運載貨物到協約各國的商船的方法，來截斷協約國物品的供給，以制對方的死命。即是在我國的內戰，如民國十九年中央對馮閻之役，以及近幾年對於共黨的勦伐，也用經濟封鎖政策來幫助軍事的進行。

我國既然大部分的人生必須品如米，麥，麵，棉花，棉布，糖，紙，煤油，木材，化學產品等等，要靠外國進口，各種軍用品又幾乎完全仰仗外國來供給，故此封鎖我國海口，斷絕我國國外的接濟，是壓迫我國，摧殘或減少我國戰鬥力的一種有效方法。所以日本要戰敗中國，免不了要用這種辦法，除非日本藐視中國，覺得無須用這種手段，便可戰勝，或者恐怕因為中立國受封鎖的損失，而出頭干涉日本的政策或行動，而不敢實行。

但是封鎖敵國的方法，即使有箝制敵國，摧殘敵國的效力，不是任何作戰國都可以利用，非得有實力，是不能辦得通的。用一紙宣言封鎖敵國，是國際公法所不承認，中立國可以完全不理。必要有實力去執行封鎖，才能見效，中立國才尊重這種對于他國貿易的限制。日本有沒有實力去封鎖我國的海口呢？這個問題要看多少國參加作戰。譬如中英美聯合對日，那末日本的海軍軍力，就沒有力量來封鎖中國的海口，因為英美的海軍會把封鎖中國海口的軍艦驅逐。但是譬如中國單獨對日或者中俄聯合戰日，那末因為那兩國的海軍，都不是日本海軍的對手，日本海軍便可以橫行中國海內，完全封鎖中國的海口。

各國海口都被封鎖，由水路進出口的貨物自然要降落到極有限的數量。但是由陸路出入能否補救水路的閉塞？東三省外蒙古那方面是無望。至於由印度到西藏到西康四川那一條路，由越南到雲南廣西那條路，也是極不方便，故此由陸

路將貨物進出口，也只能補救一二，向來極大部分的貿易，都得要停頓。

此外日本還有一個方法來限制或禁止我國所需要物品的進口。那個方法就是將他不願意輸入中國的物品，定爲戰用品，使中立的國家不能將這些物品輸入中國。照國際公法，本來有中立國不能將戰用品輸入任何交戰國的規定。

任何交戰國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宣佈並通告中立國他不願意輸入敵國的物品，——除了國際公法定爲非戰用品的物品——爲戰用品。在歐戰的時候，兩方交戰國都用這個方法來限制敵方從中立國輸入有用的物品。日本可以用這種方式限制或阻止外國將歷來進口的物品輸入我國。由一方宣佈爲戰用品的物品，自然不一定便能使中立國答應遵守，有時即是遵守，暗中依然將這種物品照舊輸入。不過有了這種限制以後，貨物輸入的數量，定有大量的減少。

但是作戰的時候，對於我國輸入貨物的數量有極大的打擊，而同時又甚有實現可能性的，是日本將我國沿海商埠的工商業用武力摧殘，以及將這些商埠占領。我國沿海的商埠如廣州，潮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青島，天津等處海陸空防都是異常薄弱，日本很容易就可以用飛機將我國這些地方的工商業設備炸成灰燼，使我國損失一部分的戰鬥能力，以及使我國的經濟事業更難振興。淞滬之役，已經給我們充分的教訓，認識了日本的辣手。不然，日本便將這些地方占領，將我國的工商業設備歸他使用。我國大部分的工商業，以及人民的財富，都在沿海一帶，我國入口的貨物大部分是供這一帶的工商業以及人民使用。如果這一帶的工商業以及人民的財富爲日本所摧殘，或者因爲恐嚇而停頓，而走避，即使國際貿易其他的情形絕無變動，我國入口的貨物，一定會減少到很低的限度。如果沿海商埠爲日本占領，那末即使入口依然，我國也不能收徵關稅了。

以上只是敵方行動影響貨物進口數額的情形。除此之外，國內的戰事情狀，也有使進口貿易減少，而致關稅稅收銳減的影響。在作戰時期，政府官吏的薪俸定要減少，不得不減省用費；一般人民會因爲戰時工作機會更爲難得，生計更爲艱難的原故，消費力事節省；或者因爲戰時賦稅比前繁重，一部分的收入須繳納政府充當戰費，而不能不節省；或者因爲戰時物價騰貴，收入沒有增加，不得不撙節用度；或者是因爲愛國，特別減衣縮食，將節省的錢捐助軍費，或用來購買公債。外國對中國的投資，不完全停頓也要大量的縮減；國內本國人民經營的事業，因爲戰時前途極難預測，以及因爲戰時地方治安沒有把握的原故，除非少數經營戰用品的

事業外，恐怕不免只有收縮沒有擴充與創辦。所以戰時我國國內人民的消費，以及經濟事業需用物品的數量，定有巨額的縮減，而進口貨量自然也要跟着低落。但是人民方面消費雖然減少，政府軍事上的消費，定有空前大量的增加，而使輸入量因而膨脹。不過政府軍事上需用的物品，政府宜特別減低進口稅率去鼓勵進口，否則即使政府從這些物品收得大量關稅，政府便要增加同量的支出去購買這些物品，不如少收關稅爲直截了當。故此政府軍事上用的物品，即使帮助增加進口貨的數量，却不能帮助多少關稅收入的增進。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一旦中國與外國交戰，——譬如中日交戰——我國的進口貨量，即使海口不被敵國封鎖，貿易照舊進行，定有大額的收縮，而關稅收入也隨而大減。如果海口被封鎖，或者沿海商埠被敵炸轟摧殘，以至占領，那末進口貨量以及關稅稅收，定會變爲甚小的數目。

第三目　戰時的進出口稅率

戰時國際貿易額既然照上面的分析會有大量的低減，那末在戰時要增加關稅的收入，便要靠增加進出口的稅率了。在戰時進出口的稅率，究竟能否增加，可以增加多少，增加稅率對于關稅收入，有若何的影響呢？

照上面的研究，我們知道法律上我國已有自由制定進出口稅率，不過還有政治上的束縛。但是如果與外國有戰事發生，如果與日本交戰，這種政治上的束縛我國可以把它不理，自主地去制定進出口的稅率。

戰時我國可以按照下列幾個目的來制定進出口稅率：（一）利便軍用物品的輸入，與國內軍用物品的保存；（二）維持國內經濟事業的進展；（三）避免增加人民生計的困難；（四）增加關稅收入。

按照這些目的在進口方面可以將進口貨物分爲三大類。第一類爲戰用品，如飛機，槍炮，坦克車，軍運車，以及其他一切軍械；軍用化學品，製造軍械之一切機器，工具，原料；軍運用的煤，汽發油等等。第二類爲準軍用品及生活必須品及基本製造業之要用品，如米，棉花，棉布，煤油，麥及麥麵，皮件，敎育用品，機器工具，以及金屬礦砂。第三類爲普通物品或奢侈品，如上等棉貨，非軍用汽車船艇，以及金屬製品，糖，非軍用化學產品，菸草，木材，海產品，絲及絲製品，毛織品，罐頭食物，藥材，酒及其他飲料，染料，顏色，化粧品，非軍用獸畜產品，磁器以及其他雜貨。

第一類的物品，要特別減低進口稅去利便以及引誘它進口。戰時這些貨品是不便進口的，非得令銷售者有大利可圖，才願冒險犯法，而輸入我國。

第二類的貨物，因爲戰時人民的生活已經够艱苦，人民的經濟事業已經有許多的阻碍，而同時我國的戰鬥能力又靠國內人民的安定，以及國內經濟事業的生產能力，所以這些物品不宜增加進口稅率去增加人民生活的痛苦，妨碍經濟事業的進展。

第三類是可以增加進口稅率的物品。增進這些物品的進口稅率，一面可以增加關稅收入，一方面又可以使人民對于這類物品的消費減少，剩多些財力供給政府作戰費。至于增加這些物品的進口稅率，也並不應該同等的增加。內中的奢侈品，嗜好品，如烟，酒，汽車，海產品，絲製品，化粧品等等，可以比較高度的增加。

第三類之物品，照近數年來入口的情狀論，約占入口全額五分之二。但是戰事一開，此類物品，國內消費以及進口等數一定大有減少，而提高稅率之後，消費復有收縮，所以即使將稅率提到可能的最高，由這類物品的增加進口稅收入，充其量也不過三四千萬關兩。但是這種增加是假定最樂觀的情狀，是假定我國開戰之後交戰國中立國與我國的貿易照舊進行，沒有受戰事的影響。

至於出口貨物我們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包括戰事用品，人民生活必須品，以及國內基本製造事業需要品，如棉花，棉紗，棉布，煤，以及軍事有用之金屬礦砂。第二類包括其餘的物品。第一類的物品不是用禁止出口的辦法，就用提高出口稅率限制出口。第二類的貨物不是免稅出口，也要減低出口稅率，以利便鼓勵它在外國市場的銷售，使我國能夠得着外國的收入，來支付我國購買外國貨物的支出。所以在出口方面，稅率不能增加，反要減輕，而增加的地方，是限制出口，是減少出口稅收入，而不是增加出口稅收入。

第四目 結論

照上面所述我國關稅在平時以及在戰時的情形，我們知道如果我國一旦與一强國譬如日本有戰事，我國的關稅收入不獨不能增加，就是按局勢較順的情形來說，關稅收入恐怕也會大減，或者減至一年收入在二萬萬元以下。倘若海口被敵人封鎖，沿海繁盛區域被敵人摧殘或占領，那末關稅收入的縮減更不堪設想了。

關稅是我國財政結構的棟樑，中央收入的主源，多種重要的外債，幾乎全部的內債，都由關稅收入擔負，如果關稅收入在與外國戰時萎縮有如上述那種情狀，我國政府那時不用說不能有比前更大的餘欵來接濟戰時特別的需要，即平時用費亦不能應付，而政府的債信，亦會根本動搖以至崩潰。故此在平時政府是可以靠關稅的收入支持政府的債信，應付政府的支出，甚至于靠關稅的增加收入來接濟政府的增加支出，但是如果我國政府想對外作戰時財政稍有把握，就得要早日在平時另闢財源。（救濟辦法作者將另篇討論）關稅收入是極不可靠，而以關稅稅收爲台柱爲中心的財政制度，是不能應付現代對外作戰時的需要的。此是計劃國防時不能不認清的一點。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 (一)財政問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自經中政會議決議後，立法院於二十七日大會通過。公債條例於二十八日由國府命令發表，中央銀行既增加股本，其組織亦由二十七日中政會議決議，將修正中央銀行法原則第四項准先予施行，其理事名額修改為十一人至十五人，國府明令特派孔祥熙等十五人為理事李銘等為監事，並以孔為總裁，張嘉璈陳行為副總裁。張原為中國銀行總經理，因政府此次增該行官股二千五百萬元，該行組織於是改變，聞政府將以宋子文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兼總裁之說，前傳政府將採取管理中交兩行政策，今果實現矣，此誠為吾國金融史上之一大變遷也。至國際借欵問題據孔祥熙談，正在接洽中，但無新發展。(二)剿匪軍事：川北方面鄧錫侯部與胡宗南師已啣結，本週前線情形，在相持中，朱毛一股在黔北川南間來回奔竄，已成拉鋸式之追擊。蔣委員長於二十四日由渝飛黔，親自指揮佈置，似取先行肅清朱毛，然後再解決川北徐匪之策略。蔣此次躬蒞向不為外人所注意之貴州，在政治上實有重大意義。湘西蕭賀老巢，已被官軍收復大半，本週又克復桑植，現祇餘永順尚在匪手，不難肅清也。(三)東鐵非法買賣：俄日「偽」已將正式協定簽字，「偽」方實行管理該路，日本在東北今後可以暢所欲為矣。

本週國外大事英德談判已於二十五六日在柏林舉行，英報傳希忒拉曾提出驚人之七項要求，為重返國聯之條件。英代表艾頓已起程訪晤俄波捷克等國。當艾頓未赴德國之前，曾在巴黎與法義兩國代表談話。英方此次以調停地位自居，且看其由俄波歸來後，再與法義等國晤談，結果如何耳。日本退盟已於三月二十七日起生效，國聯秘書長發表聲明，我代表胡世澤提出嚴厲抗議，認為與盟約第一條第三項衝突，而日方對於南洋委治島，堅持不放棄，尚强辯為合法。國聯聲威，為日本掃盡矣！





蔣委員長由渝飛貴陽

本週剿匪軍事，川北方面，軍報頗沉寂，黔北朱毛上週已被追剿各軍擊退西竄，回擾川南叙永古藺一帶，本週中又復分兩路東竄，一由沙灘趨桐梓，一由東皇殿趨松坎，湘西剿匪軍已於二十二日收復桑植縣城，匪向西潰竄，蔣委員長二十四日由渝乘機飛貴陽，當日下午四時抵清鎮平遠哨飛機場，乘車入貴陽，晤薛岳王家烈等指示剿匪機宜，貴州自前清以來，中央大員鮮有親臨巡視者，及入民國，中央政府要人從未蒞境，今全國最高軍事領袖蔣委員長躬臨黔境，在政治上實有重大意義，吾人以為貴州不幸受朱毛匪禍，今反因禍得福，而勞中央最高軍事領袖親到指示，整理軍事政治，辦理匪區善後，使歷來不為外人所齒及之貴州，今因此而使人人注意，建設新貴州之計劃，最短期內必能實現也，又軍政部長何應欽前以陸軍官階過濫，殊非尊重國家名器之道，因電呈中央請改叙中將，其後劉峙陳誠等響應，中央特將陸海空軍官階改訂等級，分陸軍上將特級一級二級，已於二十七日經中政會議通過，並授蔣委員長為特級陸軍上將閻錫山馮玉祥何應欽李宗仁陳濟棠等為一級上將，此亦中央尊重國家名器之道也，玆將本週軍事電訊記述於後，

中央任蔣特級上將

中央政治會議二十七日晨開四五零次會議，到汪兆銘，葉楚傖，居正，林森，陳公博，孔祥熙等三十餘人，由居委員主席，決議通過特級上將授任條例，及上將任免施行條例，常務委員提請特任蔣中正為特級上將，通過，特任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

生智，陳濟棠為第一級陸軍上將，陳調元，何成濬，朱紹良，韓復榘，宋哲元，劉湘，劉峙，萬福麟，何鍵，白崇禧，劉鎮華，顧祝同，商震，傅作義，徐永昌，于學忠，楊虎城，蔣鼎文，龍雲，徐源泉為第二級陸軍上將，追認特派張學良為軍委會委員長行營主任，特級上將授任條例及上將任官施行條例，原文如下，特級上將授任條例，第一條，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任為特級上將，第二條，特級上將由國民政府特任之，第三條，特級上將之待遇儀制另定之，第四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上將任官施行條例，第一條，本條例依據陸海空軍官制及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訂定之，第二條，本條例除特級上將另有規定外，所有陸軍海軍空軍上將之任官，悉依此辦理，第三條，陸軍海軍空軍上將分第一第二兩級，凡中將建有特勳者，任以第二級上將，再建特勳者，晉為第一級上將，第四條，陸海空軍上將各依其員額之所定，但第一級上將，以其員額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為限，第五條，本條例自公佈之日施行。

蔣委員長由渝飛黔

蔣委員長到川後，既將川北剿匪各軍佈置妥當，嗣因朱毛仍在黔北川南間來回奔竄，除已派何成濬飛貴陽與薛岳王家烈等會商軍事外，蔣並於二十四日親自飛黔，實行先肅清朱毛之計劃，當日下午四時由重慶乘飛機抵貴陽附近清鎮平遠哨飛機場，薛岳，何成濬，王家烈，李仲公等，均親往機場歡迎，下機後即乘汽車到貴陽，赴黔省綏靖公署休息，蔣此來係指示殲滅朱毛殘匪機宜，蔣到時沿途人民歡呼熱切，為貴州向來未有之盛況，蔣旋至綏靖公署，召集軍官，會商剿共事，二十四日又有一飛機到黔載來大批鈔票，供中央銀行發行，蔣自到黔垣後，布置剿匪軍事，已有整個計劃，對朱毛將澈底解決，蔣並電粵桂之陳濟棠李宗仁等稱，抵筑督剿，駐川黔各軍概歸本人指揮不得各別行動，望轉飭駐黔各部遵照云云，陳濟棠派李漢魂李宗仁派廖磊赴黔，謁蔣，請示剿匪機宜云。

剿匪軍事趨重黔北

本週剿匪軍事川北方面徐匪多在旺蒼壩元壩子永寧鋪一帶，有偷渡嘉陵江之企圖，當徐匪由陝南回竄之初，曾以全力部隊迭犯嘉陵江，自劍閣以至南部，刁斗不絕，狼烟未息，蒼溪失陷，閬中危急，巴中儀隴亦已不守，現三四五各路，均向巴儀推進，巴中方面有兵力二十團，儀隴方面有兵力十團，各軍自經蔣嚴電申斥後，前線防務不敢懈弛，陝南方面，四十九師師長伍誠仁旅長王耀武二十三日晨由城固抵南鄭，晤孫蔚如會商軍事，二十四日午後返城固，陝甘邊殘匪已由三十五師騎步兵於二十五日分向慶陽東原合水正寧寧縣各要隘包圍，鄧錫侯部已與胡宗南部啣結，胡師正攻寧羌，前線情勢在相持中，無大變化，故本週關於川北軍報寂然無聞也，

黔北方面，剿匪軍事，已成拉鋸式之追擊，朱毛殘匪現約存萬餘人，上週由黔北企圖入黔東，擬與湘西之蕭賀銜結，因各軍之追擊，志不得逞乃向西竄，薛岳分五路進剿，所謂手掌式之追擊，匪遂西潰，由茅台渡赤水河，麕集東皇塘清水塘間，匪先頭部隊已抵二郎灘，進犯古藺叙永，吳奇偉等部亦尾追至赤水河，在趙家壩土城間建築碉堡，黔軍向長幹山推進，而川軍在川南叙永古藺有重兵防堵，滇軍第三縱隊復由畢節兼程赴赤水河營盤山堵截，朱毛殘匪乃復由二郎灘太平渡渡河，分兩路東竄，一路趨桐梓，一路由東皇殿趨松坎，其先頭部隊已到良村，川軍已開抵溫水松坎，聯絡兜剿，現在匪勢既回竄黔北，剿匪軍在桐梓松坎，鷄鳴關之線，及鷄鳴關遵義間，遵義鴨溪間，遵義刀把水間，茅台，仁懷，譚廠，長幹山，風查壩，白臘坎，鴨溪之線，均建築碉樓，王縱隊魏蔣兩部，在茅台小河口佈防，侯漢佑部仍在赤水土城之線，沿河築碉，匪在遵桐以西，赤水河以北一帶地區，被四面包圍中，各軍在蔣指揮之下，不難於最短期間將朱毛殲滅也，

湘西方面，第五十八師陳耀漢部李廻齡旅於二十二日晨四時向桑植城進攻，六時三十分佔領桑植，匪向西潰退，其已退竄大庸屬溫塘之匪，二十一日經陳子賢旅襲擊，匪退渡澧水向永順方面潰竄，陳渠珍部由保靖推進，協剿殘匪，據長沙二十八日電稱，蕭賀股匪，現分兩路入永順，一由后坪入龍爪關一由仙街鋪入龍鳳山，陶陳二部追擊於龍爪關一帶，郭張兩師進剿龍鳳山一帶，

統觀本周剿匪軍事，朱毛一股現又徘徊於遵義桐梓仁懷土城間，東西竄俱不通，蔣委員長自入黔後，正指揮各軍圍剿，此股勢力已殘，現存約萬餘人，不難肅清也，川北鄧錫侯部已與胡宗南師啣結，前線正相持中，據劉湘表示，北路軍事期以今年內結束之，湘西匪勢，蕭賀老巢已失去大半，現祇餘永順一隅，各軍正努力進剿，其勢已日就衰殘矣，

立法院通過金融公債

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自經二十日中政會議通過發行後，財政部長孔祥熙即赴滬與中交等行領袖接洽，財部公債司長蔣履福二十二日携公債條例赴滬謁孔，孔於二十六晨返京，公債條例及關係文件，中政會已正式送交立法院審議，當經立法院財政經濟兩委員會，於二十六日下午開聯席會審查，結果無甚變更，即予通過，二十七日立法院大會即照審查案通過，孔於當晚赴滬，與銀行界續商發行公債事，

立法院通過金融公債案

二十七日晨立法院大會，討論二十四年金融公債案，首由財政委員會委員長陳長蘅報告，中央此次發行公債，除償還中央銀行欠欵外，並增加中交兩行官股，目的在救濟金融，財政經濟兩委員會昨日審查時，財次鄒琳列席說明，因數目用途，係經中政會決定，故無大變更，關於該項公債充實銀行資金一點，曾提出商榷，請對今後銀行制度，加以疇範與改良，財部代表表示接受，又中央銀行希望能維持獨立一節，財部意見，按目前情形，尙難辦到，繼羅鼎發言，謂財政法案，關係人民負擔，應有一充分討論機會，並有所質詢，陳長蘅謂，此案含有一種緊急性質，本院事前未能過問，但在表面上看，不能說無理由，鄭洪年發言，上海市面自去年臘尾迄今，蕭條日甚，中央行人民存欵甚少，中交兩行存欵雖多，但不盡量放欵，故另外增其資金，使救濟市面，此事係一種緊急措置，與普通案件不同，應照案通過云云，旋將條文宣讀通過，茲將孔向中政會議提出原案及公債條例，照錄於後，

▲**提議原文**　財政部長孔祥熙向中政會提議發行金融公債案原文如下，

（上略）竊自世界經濟恐慌，綿亘數年，狂流波靡，我國莫能例外，物價跌落，百業衰頽，去歲復受美國提高銀價影響，國內存銀，巨量流出，益令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部顧念及此，迭經函令中・中・交三行，拆放巨欵，藉資調劑，工商業各團體環請救濟，亦以中・中・交三行儘量押借爲應急要求，該三行限於資力，維護或有難周，而中・交兩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相比，參酌各國銀行通例，有失平衡，於金融關係尤鉅，且體察內外經濟情形，衰敝已深，杯水何濟，興復無象，而來日方長，若不熟籌遠慮，及時充實該三行資金力量，先使其自身鞏固，不惟捉襟見肘，應付無以裕如，甚或基礎動搖，危險寧堪設想，査中央銀行資本，本部業於上年底遵令增加爲一萬萬元，但其時國庫缺乏現金，發有國庫證券三千萬元，作爲抵付，又因彌補國庫，一時收支不敷，商墊四千餘萬元，均應早爲如數撥補，中國銀行現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內政府官股五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元，交通銀行現有資本一千萬元，內政府官股一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一千萬元，以上三行撥補及新增官股之欵，共需一萬萬元以上，擬以新增關稅爲基金，發行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抵充，即尙不敷，爲數有限，由本部另籌撥足，一面函令中・中・交三行會同妥擬押放欵項辦法，呈部核准施行，庶於鞏固金融救濟工商各業，一舉兩利，再此項公債，既係爲充實銀行準備資力之用，一時不致在市出售，於原有債券市價，必不致發生影響，（下略）

▲**公債條例**　（一）國民政府爲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欵，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起見，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一萬萬元，於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發行，（三）本公債按票面十足發行，（四）本公債利率定週年六釐，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各付息一次，（五）本公債期限定爲十年，前四年每年三月三十一日還本一次，後六年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各還本一次，自第一年至第四年，每年償還本金總額百分之一，第五第六兩年，每年償還百分之十四，第七第八兩年，每年償還百分之十六，第九第十兩年，每年償還百分之十八，至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息全數償還，前項還本以抽籤法定之，（六）本公債應還本息，指定新增關稅爲基金，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依照還本付息表所列應還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提交中央銀行，收入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本公債戶帳，專欵存儲備付，（七）本公債債票，分爲五千元千元百元三種，（八）本公債還本付息事宜，指定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爲經理機關，（九）本公債債票爲無記名式，得自由買賣抵押，如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十）對於本公債如有僞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十一）本條例自公佈之日施行，

中央中國兩行組織變更

政府此次增加中央中交三行官股，計中央銀行三千萬元，中國二千五百萬元，交通一千萬元，與民國十七年公佈中交兩行條例及章程衝突，中行定本月三十日開股東會，交行定四月二十日召開股東會議討論此案，據滬電稱，中國銀行股東中對於增加官股，似不甚贊成，中行總理張嘉璈因此稱病，據目前情勢觀察，中行股東對政府公佈條例反對，理所當然，但事實上似非承認不可，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已奉命調中央銀行副總裁，而中國原有組織，因此次增加官股之故，當亦變更，聞政府有以宋子文出任董事長兼總裁說，天津中國銀行經理卞白眉已赴滬，二十六日與孔見面，因卞爲中行董事之一，在金融界又有相當資格，此次中行改變組織，卞氏當有新意見貢獻，

中央銀行法原則第四項，已經中政會二十七日決議，准先予施行，其理事名額亦修改爲十一人至十五人，（按原則第四項，即二十日中政會所通過之中央銀行總裁一人，副總裁二人）國府乃於二十八日明令發表如下，中央銀行理事孔祥熙，陳行，葉琢堂，王寶崙，唐壽民，錢永銘，陳光甫，榮宗敬，周宗良，中央銀行監事李銘，虞和德，林康侯任期屆滿，應予改派，特派孔祥熙，宋子文，葉楚傖，張嘉璈，陳行，葉琢堂，王寶崙，唐壽民，錢永銘，陳光甫，榮宗敬，周宗良，唐有壬，徐堪，宋子良爲中央銀行理事，李銘，虞和德，林康侯爲中央銀行監事，並指定孔祥熙，宋子文，張嘉璈，陳行，葉琢堂，唐壽民，徐堪爲常務理事，此令，特派孔祥熙爲中央銀行總裁，派張嘉璈，陳行爲中央銀行副總裁，此令，按此次中央中國等行之改組在金融史上爲一大變化，殊可注意也，

減免出口稅救濟工商業

至於救濟工商業問題，政府計畫，裁撤轉口稅及減免出口稅，正由稅務機關籌議中，尚須相當時日始能送立法院審議，據熟悉稅務情形者談，去年土貨出口淨數，爲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一萬餘，較二十二年減少七千六百六十一萬餘元，減免出口稅辦法，現尚未確定，惟土貨出口，向以紡織纖維爲最多，去年則以動物及動物產品爲多，紡織纖維類竟降至第三位，此種情形，於研究減免時，當加以考量，此外去年茶葉烟草燃料出口，較前年增加，皮貨雜糧油臘罐頭則減少，尤以罐頭爲甚，較前年減少一千六百餘萬，出口最少者爲糖類，去年僅萬餘元，以上何者爲國內需要，何者因外貨傾銷而滯銷，何者非改良生產，不足以在海外市場競爭，皆甚顯然，今後減免出口稅原則，當不外推廣國產，減免範圍大小，須顧及社會情形，現尚未能預言。』據此目前尚顧不及治本之法也，上海工商業小借款五百萬元案，金融界所担任之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已經確定者，計中國一百萬元，交通四十萬元，其餘各行六十萬元，餘五十萬元，銀行界仍希望錢業加入，陳光甫二十五日謁孔，請示進行辦法，政府方面之二百五十萬元，俟金融界撥足，即可由中央銀行撥付，又上海地產商人二十七日午開會，議決呈請政府允許發行流通券四萬五千萬元，各方對此認爲此舉太滑稽，必無成就，地產商實已走頭無路矣，總之現在救濟經濟危機，此次所發行公債對於中央中交三行組織上根本變更，尚待商議，小工商貸欵案，因錢業未加入，迄今尚未實行，至於減免出口稅，又非短時間內所能辦到，據此以觀，目前情勢，雖仍嚴重，吾人以爲政府既有辦法，總較空談計畫，更勝一籌也，

國際借欵問題仍在進行

國際借欵問題，現雖未積極進行，然據英方電報及孔祥熙最近發表談話，此事仍在接洽中，據倫敦二十二日路透社電稱，中國孔財長昨日在上海宣稱，中政府會接英政府來文，謂願協同有關係各國，以經濟輔助給予中國，並探詢中國當局已否製定救濟大局之方案，此項宣言，引起此間之大注意，關於英政府致中國之公文此間絕少確訊，聞中國去夏曾探詢英國借欵之可能性，當時英當局視此建議，殊難實行，現有理由可信與中國友好之某國，鑒於中國白銀大缺，及遠東一般之政局，近復向英國探詢借欵事，此間金融界之意見，認中國關稅收入雖見下落，但借欵之担保品，仍不難覓得，惟謂以此種債券出售於市之手續，不易決定，衆信英國主張由舊日之銀行團經手，以免日本從而梗阻，而使錯綜之大局，益形糾紛，再金融家今皆切言，非俟美國聲明其對白銀之將來意志，則中國之財政不能最後厘定，至於英國之特別注意遠東大局，已爲公開之秘密，今定四月三日由不爾勳爵在下院開始關於此事之辯論云云，孔祥熙二十六日在京接洽見新聞界談，國際借欵事，正在接洽中，但接洽內容，現尚未便發表，英方傳向倫敦借英金一千萬鎊，不盡相符，因中政府所希望者，

尙不止此數云云，而英使賈德幹於二十六日晚與孔祥熙會見，接洽此事，賈語人謂期待孔對於外國之對華財政援助，作具體提議，二十七日孔並在財部宴賈，據此國際借欵仍在進行中也，

東鐵非法買賣正式簽字

東鐵非法買賣自三月十一日俄日「僞」三方簽訂草約後，我外部十六日向關係各國抗議，迄未得回復，而俄日「僞」竟於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半在東京日本外務大臣官邸正式簽字矣，日方全權代表日外相廣田次官重光，蘇俄方面全權代表尤里尼甫，遠東局長加賀洛夫斯基及庫滋尼錯夫，「僞國」方面全權代表丁士源大橋在私相授受之中，順次進行簽字，至十時十五分簽畢，計(一)交換日僞俄三國全權委員狀，並檢査其內容，(二)，俄僞全權簽字中東路非法買賣基本協定公文，(三)，俄僞全權簽字俄僞兩國議定書，(四)，僞國全權對蘇俄非法出讓之價値一萬萬四千萬元中第一次支付二千三百萬元，並僞國庫證券之支付，(五)，日俄僞三國全權簽字關於裁定物價之三國議定書，(六)，日僞全權簽字關於日本政府担保付欵之日「滿」兩國交換公文，(七)關於以上互相保證之日蘇換文蓋印，

基本協定條文全文

二十三日上午日蘇「僞」三方代表間正式簽字之中東路轉讓協定全文，午前十一時於東京長春莫斯科三地同時公布基本協定全文如下，

「滿洲國」及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希望解決中東鐵路問題以貢獻於遠東和平之維持，決將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在中東鐵路之權利，移讓於「滿洲國」而締結協定，爲此任命全權委員如左，「滿洲國政府」任命「駐日公使」丁士源，「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中東路督辦，署幹事烏澤聲○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任命駐日大使尤里尼甫，蘇維埃政府遠東司長加賀洛夫斯基，中東鐵路副理事長庫滋尼錯夫，兩國全權委員，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洽，議定各條如左，

第一條　蘇維埃政府將關於中東鐵路所有之一切權利，移讓於「滿洲國政府」，「滿洲國政府」應支付日本國金幣一億四千萬圓之價格於蘇維埃政府，作爲對上述移讓之代價，

第二條　蘇維埃政府關於中東路之一切權利，應於本協定施行，同時移轉於「滿洲國政府」，且同時中東路應置於「滿洲國政府」完全占有及單獨管理之下，

第三條　中東路高級職員解雇手續及其職員界限之規定，(從略)

第四條　「滿洲國政府」應根據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蘇維埃政府代表由日本外務大臣，向「滿洲國政府」代表部提出之中東路之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承繼該路之資產負債，

第五條　規定駐哈蘇維埃聯邦領事舘及職員住宅，爲蘇維埃僑民而設之第四小學校及病院圖書舘，一切財產，永久且免費歸蘇維埃方面專有管理○(從略)

第六條　在蘇維埃聯邦領域內之中東鐵路之資產，「滿洲國政府」放棄其所有權，在滿洲里及綏芬河之通過貝加爾鐵道並烏蘇里鐵道連絡用之財產，亦存留於蘇維埃聯邦方面，

第七條　本協定第一條所載日本國金幣一億四千萬元之中，四千六百七十萬元，應照本協定第八條之規定，以現欵支付，餘額九千三百三十萬元，應照本協定第一條，由「滿洲國政府」以物品交付於蘇維埃政府，

第八條　照本協定第七條之規定，應以現欵支付之四千六百七十萬元之中，二千三百三十萬元應與本協定之簽字同時支付，餘額二千三百四十萬元及每年三分之本息，應以「滿洲國政府」之國庫證券，由「滿洲國政府」向蘇維埃政府支付，再關於協定時之金元行市，若瑞士佛郞有百分之八以上之高低者，由「滿洲國」負擔之，(餘從略)，

第九條　第七條所載以商品作代償價格之支付，依左列方法行之：

一，蘇維埃政府，經由在「滿洲國」或日本之蘇維埃聯邦通商代表部，自簽字之日起，三年以內，於「滿洲國」或日本買進生產或製造之商品，

二，商品於三年內分六次，每次內買進與一千五百五十萬元相當之商品，

第十條　除幹部外，中東路從業員之解雇，於三個月前予以預告，解雇後准其勾留一個月，並准於歸還本國時，免費輸送等，(解雇辦法從略)

第十一條　對中東路從業員之退職津貼，年金，儲金，共濟組合及其他之支付細則，(共九項從略)，

第十二條　中東路一語，包含其所附屬之一切權利，事業，及財產，

第十三條　「滿洲國政府」及蘇維埃政府，爲增進兩國間交通及運輸，且使容易起見，應另締結條約，解決下列問題，卽本協定施行後，三個月以內，

關於旅客隨手行李及粗重行李之聯運於蘇聯之鐵道車站及中東路車站之間，關於旅客隨手行李及粗重行李之直達運輸；並於技術的條件之所許可之範圍內，烏蘇里鐵道與中東路之間不必換車而直達綏芬河站之問題，此後三個月期間，兩國政府間應另締結條約，規定中東路運用之電信路與蘇聯電信路間之電信連絡，

第十四條　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施行，業由各全權委員簽名蓋章於本協定，以昭信守，

「康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東京，本協定以英文作成二份，

正式簽字各項文件

據日外務省二十三日，正式發表東鐵非法買賣協定及其關係文件如次，

（一），基本協定要旨，蘇聯於簽字協定時，讓渡「滿洲國」，「滿洲國」則於協定簽字後三年內，向蘇俄支付其代償額一億四千萬圓。中東路蘇俄從業員，得以三個月之預告期間，隨時解雇，解雇後須於兩月以內歸國，收買協定締結後，當更與蘇俄間締結關於鐵路及電報聯絡之協定。（二），最終議定書，設關於蘇俄幹部引渡書類性質及電報聯絡之規定。（三）日「滿」議定書，日「滿」兩國政府對於俄方之商品購入，當竭力予以便宜與援助，其在交易上所生糾紛，則使日俄「滿」三國政府所任命之調停委員會解決之。（四）關於滿洲國」履行支付義務之帝國政府之保障：甲，日俄間交換公文，日本政府保障「滿洲國」正式履行其對俄支付義務。乙，日「滿」兩國間交換公文，關於日本所行之上述保障，「滿洲國」當表明決不累及日本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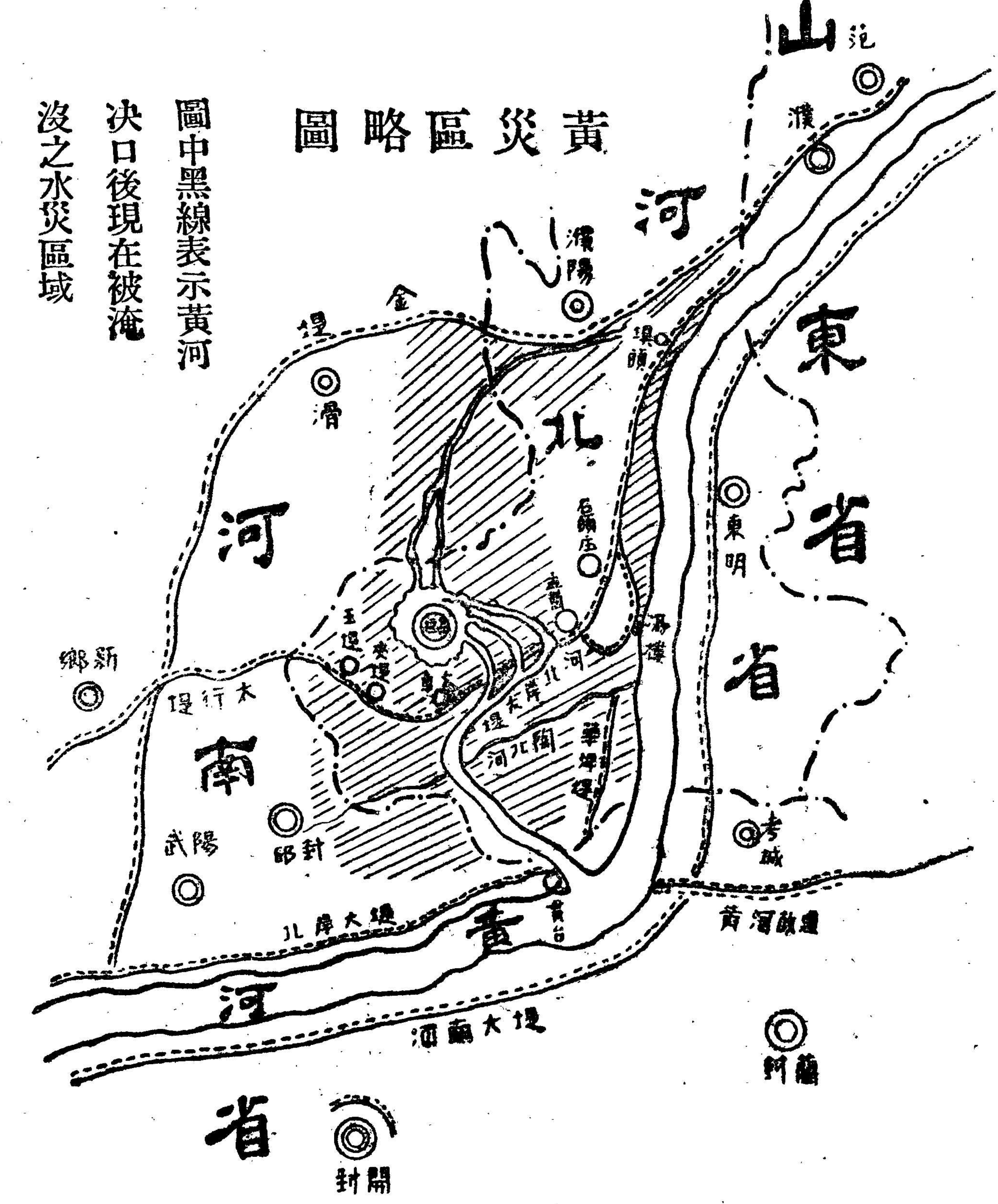
俄日同時發表聲明

駐日蘇俄大使尤里尼甫於中東路非法買賣正式簽字後，二十三日發表聲明云。『日蘇僞代表間完畢東路協定之簽字，足使全世界和平，多一保障，喜悅不置，蘇聯政府於日蘇關係之改善，附有特別之意義，廣田外相在此次交涉中積極斡旋，爲本交涉成功之要因，殊深感謝，相信此後以善意與相互信賴，足以保證日蘇關係之强化』云。

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同時發表聲明如下：「經過二十一個月之久之中東路交涉，卒得圓滿成立，此於東亞，尤其於世界和平，極可慶賀之事。蘇「滿」關係，於此劃一新時期，東方之天地，更加明朗，本大臣任斡旋之責，尤引爲欣慰「三國」間除鐵道以外，雖尙有應解決之懸案，然以此項交涉中發揮之精神臨之，余信解決決非難事。余對「三國」委員，表示敬意，並祝日「滿」蘇關之健全的關係」云。

黃河決口積極堵築

黃河決口，貫台堵築，遷延數月，迄未合龍，日來水勢大漲，太行堤危急，水面距堤頂高處不過一尺，萬一出險，河北省即有陸沉之憂矣，全國經委會乃決定分工辦法工賑組負堵築貫台決口全責，河北省河務局辦理善後，并修復冀省北一段大堤，及華洋堤各工程，黃河水利會則負責培修金堤，河北省建設廳長胡源匯前已由長垣赴濮陽視察金堤，因太行堤危急，又於二十一日折回長垣勘察，現已返津，冀省府於二十三日開會決議



圖中黑線表示黃河決口後現在被淹沒之水災區域

，除電長垣縣河務局搶險外，並由黃災振款內提撥三千八百元作搶護之需，又在津購三水蔴袋一萬條運往工地應用，魯省方面因貫台決口，水續入魯境，金堤河續漲不已，魯省府二十六日議決修堵黃河尾閭劉荊子口門，并修魯境上游北岸民埝，估計工欵五十一萬八千餘元，黃河水利委員會擬定工作計劃，召集冀魯豫三省河務局長於二十八日齊集開封會商，該會工作計劃計㈠興築蘭封小斷堤護岸工程，防止水奔故道，㈡興築沁河口至九顧十三壩護岸工程，防止河趨漳衛，㈢培修朱口至十里舖南堤，㈣接修華洋堤，㈤修築中牟大堤護岸工程，共需欵百萬元。全國經濟委員會并電冀省府協助培修金堤，李儀祉於二十六日致經委會電，呈報赴工督修，金堤定四月一日開始，按黃河水流寬不過四五里，兩岸設堤最寬處達三四十里，故河灘中仍有居民，南岸河堤冀豫自考城分界，豫省大堤，年來極力培修，防水南流，另於距開封處，環城築堤一道，名曰護城堤，以免潰決危及開封。河之北岸，豫省大堤，原沿黃河北岸修築，自銅瓦廂決口，河道北遷後，將堤冲斷，河流由南而北，豫省則未另修新堤，故豫省大堤中斷，其東頭因名曰東壩頭，至民國三年，華洋義賑會在豫舉辦工賑，以黃河北岸無堤防，乃自東壩頭向北修一堤，因寬度均不及大堤，故人稱之曰「華洋小埝」，即今之「華洋堤」也，該堤北至吳樓為止，後經人民自動接修，至陶北河岸而止，仍未能與冀省北岸大堤相接，冀省北岸大堤，西起自長垣縣之大車集，至石頭莊為北一段，自石頭莊至考城縣境，與豫省北岸太堤相接為北二段，再由考城境東行與魯省大堤相接，為北三北四兩段，太行堤原為民埝，由民修民守，亦為黃河舊堤，自大車集以東至徐州止已湮沒，現自大車集與冀北岸大堤相接，西至封邱，即未培修，金堤為漢武帝時所修之宣防堤，後經金人重修，故名金堤，原為黃河之南提，東起自山東之館陶集，經濮陽南關，至滑縣城北西關而南，此外，民國二十二年黃災救濟會工賑組，堵築馮樓決口時，並於附近築一半圓形之堤，兩端與河北大堤相接，名曰圈堤，亦稱堤埝。

國外

英德談判與歐陸局勢

自德國元首希忒拉上週宣布廢止和約，恢復强迫軍役令後，英法義及歐洲諸小國均謀應付之策略，法國一面根據盟約條欵提出國聯申訴，同時加派軍隊防守法德邊界，義國亦向德抗議，英國則由外長西門及掌璽大臣艾頓二十四日赴德與希忒拉談判，並於二十三日英法義三國代表在巴黎會議，對於一般局勢交換意見，並申明英閣員此次赴德係屬探聽消息之性質，二十四日英代表西門由倫敦出發，艾頓由巴黎啓行，在荷京會齊，同乘飛機赴柏林，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半在德國總理宅中與德元首希忒拉外長紐拉特舉行談話，據發表公報稱，所談係關於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中之數點，二十六日繼續談判，會議內容，關防嚴密，希忒拉意欲蘇俄主要部分之軍隊由西邊調往東邊，並削減蘇俄之全部軍力，而英德間亦無成立妥協之意，會後艾頓於二十六日晚離柏林赴莫斯科，西門則於二十七日乘飛機回英，艾頓報聘歸來後，將與法義兩國代表第二次會議，又法外長拉佛爾將於四月二十日在國聯行政院開會後赴俄，蓋國聯行政院已決定召集特別會議，考慮法國對德國實行徵兵制之抗議，至於小協約國方面，因恐匈牙利步德國之後塵，實行强迫兵役制，益形不安，據本週情勢觀察，英法義三國談話結果，意見一致，英閣員訪德與希忒拉談判，不過試探消息而已，德方仍不忘軍備平等，且欲蘇俄將軍隊調往東邊，英德談判，既無具體結果，且看艾頓訪俄波後歸來，英法義三國再會情形如何耳，英方代表僕僕於法德俄之間，其意顯以調人自居，英國對目前歐局態度可以概見矣，茲將本週各方電訊摘要記述如次，

法義抗議德國整軍

自希忒拉十六日公表廢止和約重整軍備後，法國抗議照會於二十一日由駐德法大使彭賽面遞德外長紐拉特，照會內稱，法國駐德大使於三月十六日接到德國外交部送來通知一件，內載德政府於上星期六頒佈法律，決定恢復强迫徵兵制，並增加陸軍軍額至三十六師，距此一星期之前，德國當局又會正式宣佈，設置德國空軍，以上決議，絕對違反德國所簽訂之條約義務，且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德國政府參加之宣言相背，蓋在該宣言內德政府業經允諾使德國與十國享受平等權利之一般軍備制度，在各國未



德元首希忒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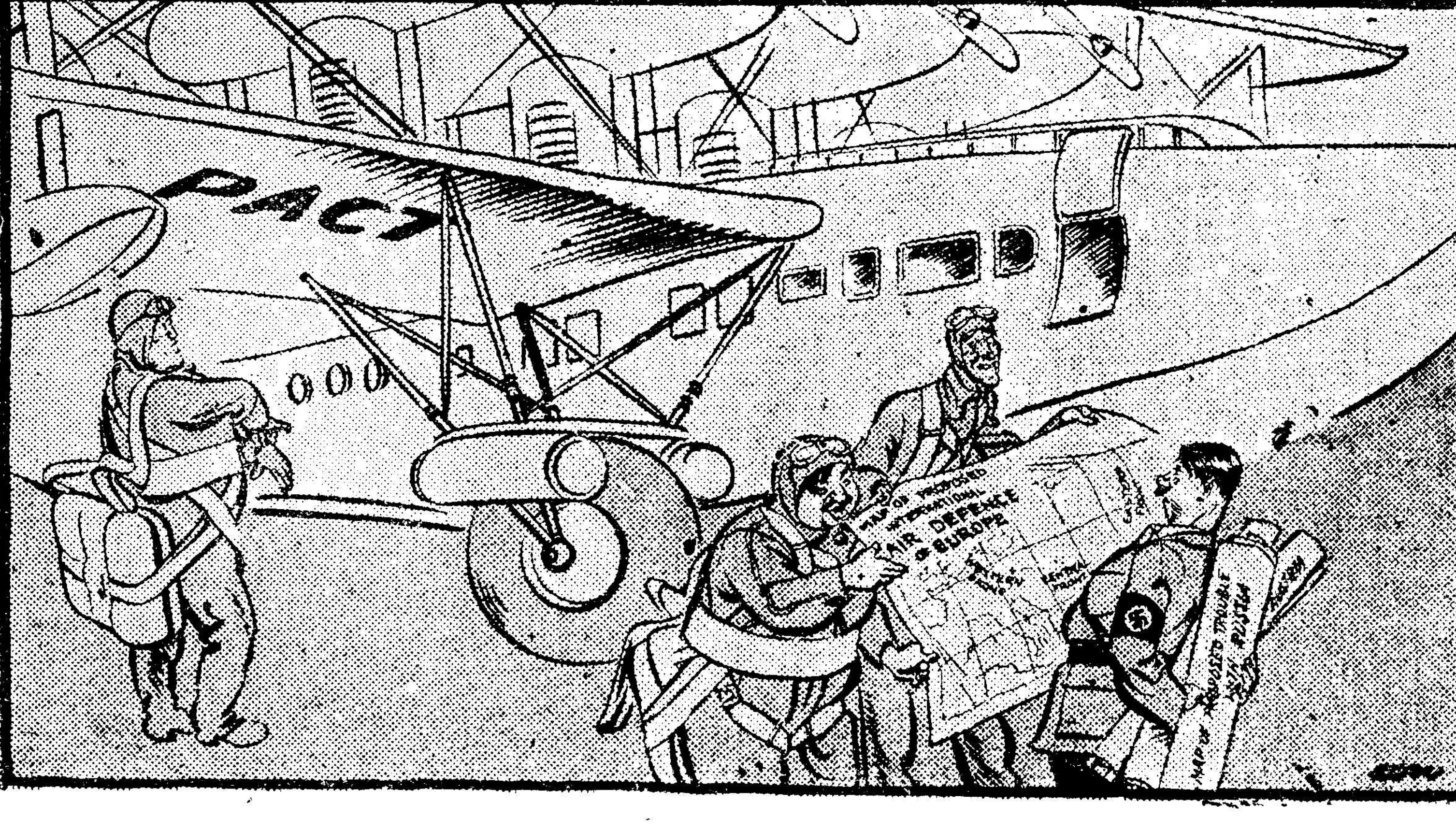
建立安全制度以前，不能加以實施也，因此法政府對於德國此項措置，理合提出正式抗議，並從目前提出各項保留，法政府始終持妥協態度，作不斷之努力，以十分忠誠，顧及德國尊嚴，謀使德國充分參加歐洲安全組織，今德既有此破壞條約之舉，致使全世界為之不安，因而各關係國所負義務為之加重，一切後果自當由德政府負其責任，法政府決定尋求一切方法，以謀國際合作，以消弭此項不安懷念，並以保障歐洲和平，茲特重行申明，法國始終尊重並信仰條約，凡破壞國際約束之單方面決定，在任何談判中均當拒絕加以考慮云，德外長紐拉特接法國抗議照會後，對所指陳各點，雖加以拒絕，但曾向法大使提出保證，謂萊因河解除武裝區域，決無裁廢之意云，法國除向德抗議外，同時又向國聯申訴，並加派軍隊，防守自瑞士達盧森堡國境長二百哩之法德邊界各要處，據陸長摩冷將軍聲稱，此項調動，實屬可能，因他處邊界之國際局勢安穩，且有法國與鄰邦所訂之條約，不必再如前之嚴守也，國聯行政院已訂期四月十五日召開特別會議，考慮法國對德國實行徵兵制之抗議，


英外長西門

義國亦向德國提出抗議，二十一日以抗議照會一件送交義國駐德大使賽于蒂轉遞德政府，該照會首稱，一月七日法義羅馬協定，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協定，均經申明，凡爾賽條約第五部分關於軍事制度之主要原則，不能由單方面予以變更，義大利主張德國軍備問題當在一般問題之談判中加以討論，此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德國所參加之日內瓦宣言相同，德政府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致英法照會中，亦接受此種辦法，因此義政府認為對於德國此項決定及其可能之發展，理合提出特別保留，結語則謂，義政府認為由單方面決定取銷國際約束所造成之既成事實，在未來談話中，一概不能予以接受云，義陸軍次長貝士特洛基，二十一日在議會演說，暗示義大利已有四十萬軍隊，不久將更召集各級後備隊云，

英法義在巴黎會議

英法義三國代表於二十三日在巴黎舉行談話，午後五時十分始畢，據發表公報如下，『法外長拉佛爾，英掌璽大臣艾頓，義外交次官蘇維治，本日在法外部會晤，對於一般局勢，互換意見，談話中重行申明英閣員此次赴柏林係屬探聽消息之性質，且英德談話之範圍及目標，將悉依二月三日倫敦宣言書中之規定，此層英法義三國政府係抱一致之意見，本日談話並決定一俟英閣員訪問德國，並續行訪問蘇聯，波蘭，捷克之後，（以上各項訪問均為法義政府所贊同）英法義三國外長，應於四月十一日在義國斯特萊薩地方舉行會議，拉佛爾，艾頓，蘇維治三人對於三國政府之完全聯絡一致，殊感滿意。』又據巴黎二十三日哈瓦斯電稱，政界人士對於會議後發表之公報所稱三國政府意見一致之一節，深為滿意，一般人以為本日談話使法外長拉佛爾獲得機會，重行申述法國對於德國重整軍備一事所取之立場，即德國此次重建陸軍軍備，不僅使德國獲得彼所要求之



西門和拉佛爾携歐洲空防協定，徵求希忒拉同意，希氏背後亦有對俄對奥等問題，向英法提出討論。歐局關難，實在不易打開。

——紐約時報——

備平等，且使德國陸軍超過其鄰國之兵力，故在未來談話中，法國對於德國此種決定，不能加以承認，查二月三日英法宣言嘗鄭重聲明必使歐洲獲有集體安全制度，方可允許德國改變軍制，法國今仍主張訂結東歐中歐互助公約，以謀集體安全，此層本日談話中拉佛爾亦曾經提及，各報登載消息，雖謂本日三國會議中曾討論對德經濟制裁之可能，然實則並未提及，今後歐洲外交最重要之發展，將爲英外相西門訪問柏林之一舉，西門訪問柏林將屬探訪性質，其談話結果，不能使法義兩國受其約束，俟艾頓歷聘俄波捷克之後，英法兩國外長將連袂赴義國斯特雷薩，與意相莫索里尼舉行三國會議，至於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或將俟斯特雷薩會議以後再行開會，

捷羅兩外長之活動

捷克京城二十七日中央社哈瓦斯電，外長貝尼斯與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樓斯哥，午後在白拉蒂斯拉伐地方，會議國際時局，至傍晚始畢，經過情形，極爲親睦，蒂氏業於晚間由該地啓程前往巴黎，貝氏則將於午夜首途返京，貝氏於會議終結後，向哈瓦斯記者發表宣言謂：渠與蒂杜樓斯哥所討論者，係以意法兩國羅馬協定，多腦河公約，及與軍縮有關之各種問題，最爲注重，吾人對于所談各點意見，完全一致，並曾以談話情形，用電話通知南斯拉夫總理葉夫的區　，故余有代表小協約全體國家發言之權云，

英德談判內容嚴密

英法義三國在巴黎會議畢後，英掌璽大臣艾頓於二十日由巴黎出發，西門由倫敦出發在荷京安姆斯特丹會齊，同乘飛機赴柏林，於下午五時半到達坦勃霍夫飛行場，乘車赴阿德隆旅館。

▲第一次談話　廿五日上午十時半在總理宅中舉行，至午方散，下午又舉行談話，參加者六人，一般認爲與歐洲和平有重大關係，英方代表爲外長西門，掌璽大臣艾頓與駐德英大使費勃斯，德方代表爲總理希忒拉，外長紐拉特與希氏親信顧問里賓特羅甫，談話時，大部分時間由希氏充分說明德國之外交觀點，尤注意於東歐公約之建議，西門對希忒拉提出若干問題，請其對某某數點再加說明，結果所談之範圍頗廣，談話散後，即歡宴西門，惟希忒拉在德總理府獨餐，未陪席，討論於下午五時重開，散後發表一簡短公報，其內容如下，「談話於今晨及下午舉行二次，所談係關於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宣言中之數點，談判將於明日繼續舉行」，據消息靈通方面訊，本日希忒拉曾充分說明德國外交方針中某某數點，尤皮對締結東歐公約與多瑙公約之建議，據聞氏曾鄭重聲明德國和平之意願，並願對於歐洲和平從事合作，關於軍備及强迫軍役問題，迄未談及，據聞英代表向希忒拉直接詢問之結果，有兩點業已明瞭，第一，德國對於其海陸軍之大小，在某種情形下，認爲仍有談判之餘地，第二，德國認爲法國向國聯之申訴，如能圓滿解決，則返日內瓦仍屬可能，據「德意志時報」二十五日晚撮述德國對於現在談判中各種問題之態度如下，㈠軍備問題，不應有區別待遇，如他國作同樣舉動，則德國亦準備裁軍或限制其軍備，㈡東歐公約，爲危險之根源，德國不欲冒險，被牽入他人鬭爭之中，且亦不願見地理形勢不合之國家參加局部協定，㈢多瑙公約，德奧間自然關係之發展不應加以防阻，或引起他國干涉奧國內政，㈣空防協定，德國同意此舉，前此業已聲明，㈤國聯，「在安全與平等之根本問題解決前」，此事不能有所決定，」又「國聯不應僅爲一方面辯論的工具，」



德外長紐拉特

▲第二次談話　二十六日希忒拉與英外長等在柏林繼續談判，會議內容關防嚴密，英代表曾建議，不妨以希忒拉氏所陳述之德國外交方針及其建設方案，作成一節略，此次關防雖嚴，希忒拉氏對軍備問題之態度，以爲如其他各國裁軍，則德國亦將全裁，如有一國開始增軍，則德國亦將積極從事軍備云，據另一消息稱，希忒拉曾充分陳述蘇俄軍事準備之進步情形，據傳希氏曾稱，渠意欲蘇俄主要部分之軍隊由西邊調往東邊，並削減蘇俄之全部軍力，關於海軍問題，希氏曾指陳，關於德國海軍之擴張，非經若干年不能達到可觀的數額，於談判終了時，據聞曾經指明，英德並無成立妥協之意，而將考慮締結一各關係國間之協定，據某英代表談，吾人如欲獲得一般的妥協，最劣之辦法，即開始締結特種的妥協，據聞曾經討論之問題有安全，軍備，國聯及空防協定各點

英國掌璽大臣艾頓

，據某代表談，意見之歧出，頗為明顯，惟舉行直接談判之價值，正因其能將此種歧出意見說明也，一般以為艾頓之赴俄·波·捷克報聘，亦係為聽取一般的消息，在此項談判及斯特雷撒會議舉行前，歐洲整個情勢，不能明瞭，關於會議之詳細消息，傳出者極少，尤以英方之緘默為甚，據聞希忒拉氏在談話時始終所持之立場，即為德國對於奠定歐洲和平之行為，將與其他各國恰正相同，不多不少，因此他國應領導奠定歐洲和平之工作，使德國有所遵循云，二十六日晚希氏在總理私室中宴英代表團，參加者五十人，英國大使費勃斯。里賓特羅甫·紐拉特·高林及高貝爾等均列席，

▲**希忒拉要求**　據柏林二十七日哈瓦斯電，據英國每日電聞報駐柏林特派員探悉，英德談話中，希特勒曾提出要求如下：一，德國空軍與英國對等，其標準視蘇俄空軍之標準以決定之，二，德國有權建造海軍四十萬噸，即較華盛頓條約所規定之法國海軍總噸數增加一倍，三，取銷波蘭廻廊，俾德屬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連接，此外並發表宣言，聲明德國東部邊界，非一定不變，四，改訂捷克疆域，使捷克境內三百五十萬德國人住居之土地，歸併德國，五，德奧合併，六，取消一切條約土之限制，七，將蘇俄軍隊分駐東西兩方，在東歐方面駐軍，不得超過五十萬名，希特勒並聲明上述各項要求條件，如獲得滿意，則德國準備重返國聯云，但據柏林二十八日中央社海洋電，倫敦每日電訊報三月二十七日會載，英德談話中，希特勒提出將波蘭廻廊，與捷克境內用德語之波希米亞地方歸併於德之政治計劃，此間官方，已加以否認，指為毫無根據之談，

艾頓於二十六日晚十一時四十分離柏林赴莫斯科，二十七日晨過波蘭，波外長柏克與英大使坎納德均赴站晤談，二十八日晨抵莫斯科，蘇俄政府代表人員，英大使館職員，及外國與蘇聯新聞記者，羣赴車站迎接。蘇俄外交委員會之條約司長，以蘇維埃政府之名義歡迎，英駐莫斯科大使齊祿思登勳爵，偕蘇維埃某高級官員，代表外長李特維諾夫，二十七日晚往迎艾頓於俄國邊境，二十八日晨同蒞此間，英大使館二十八日有一正式宴會，以招待艾頓，艾頓與李特維諾夫之會談時間表已規定，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舉行第一次會議，以後並擬與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會談一次，艾頓離莫斯科之日期，暫定為三月三十一日。

西門則於二十七日乘飛機返倫敦，起程時，會發表宣言，謂此行不過一種友誼的探視性質而已，並謂英國工作之目標無他，惟求全世界之和解平等與友好而已云，西門回抵倫敦後，英內閣於當晚六時開會，聆取西門對柏林談話之報告，

▲**英法報評論**　中央社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西門與希忒拉覿面在即，各報論調特別重視下列二點，第一，德國有承認條約神聖性之必要，蓋組織和平機構，此乃不可缺之條件也，第二，西門使節係屬有限制者，此行雖仍重要，但未能採取堅定不移之決議「每日電聞報」載稱，西門艾頓非欲在英德兩國之間，討價還價亦非英法義三國聯合陣線之全權大使，西門自稱，所負使命僅屬探訪性質，恍若逐層探測地質，以便深入國際集體制度最深之一層，此在德國方面則國社黨領袖之中，即其最倔强者，亦未必期望在前次施放炸彈之後，僅僅一句之隔，再發出一種驚人霹靂也云云，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各報評論英德兩國閣員柏林談話，以為初次接觸，原無獲得切實成績之望，而在實際上亦未獲有切實成績，但德國方面對西門艾頓兩閣員此行目標，似有相當認識，而英德兩國當局交換意見之舉，當為有益，實為一般人所承認，「每日電訊報」載稱，德國與歐洲各國關係，未可以德國與波蘭奧地利兩國關係概括之，英國報紙所作評論，對於義大利及小協約各國尤其是對於俄國，雖表示敵對之意，但此種真實情形，究不能不承認之，德國自謂不願以渺不相涉之事，牽入爭執漩渦，因而拒絕參加東歐互助公約，此種說法，在德國固以為理由充足云，他國則有相反之感，緣德國所以與波蘭親善者，無非由於彼此對於蘇聯



法兵向德兵說：「喂，我還記得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你只有這樣高！怎樣現在却變成這般高大的小子呢」。

——現代史料——

抱有同樣疑懼，同欲向東方發展，而不利於蘇聯，以故德國雖與波蘭相友善，而東歐問題未必即可解決，必俟東歐公約成立後，此種疑懼，此種向外發展慾始可相繼消滅，東歐局勢始乃爲之安定，反是，則歐洲和平恐無持久之望矣云，

中央社巴黎二十五日哈瓦斯電，各報對英德兩國閣員柏林談話仍感不安，蓋恐德國對英國作形式上之讓步，而於法國所難接受各事謀使英國對德國作部份之讓步，以離間英法兩國也，「小巴黎人報」載稱，吾人毫不費力，即可知德國將提出若干建議，而爲英國所樂聞者，以期引誘英國，建議維何，即熱烈參加西歐天空公約，尤其是各國軍備宜有一定限度矣，日報載稱，限制軍備公約若以簽約國權利平等爲條件，則德國必不拒決參加，德國或且提出一般縮減軍備之原則，以爲掩耳盜鈴之計，質言之，即德國實行强迫徵兵制之後，其軍額數字既超過鄰近各國，而現鄰各國又不當締結同盟，以資防衛是也，然則德國讓步之事，必有若干條件，而他國締結類似同盟公約，法國在政治軍事上與蘇俄相接近，均非德國所能承認矣，「白日報」則謂，一般人傳說德國擬在形式上作若干讓步，以投英國所好，例如重返國聯，即其一端，抑知英國對於德國所作之具體姿勢，已覺過於優容，此後絕不可再與交換象徵姿勢歟云，

日本退盟發生效力

日本自前年三月二十七日通過退出國際聯盟後，在法律上始於本月二十七日起發生效力，日本代管南洋各島問題，據日人方面宣稱，並不依退盟而受任何影響，實屬强辭奪理，而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所發表聲明，措辭尤爲失體，我駐日內瓦代表胡世澤特於二十七日發表宣言抗議，茲將各方電訊錄下，

日外務省今後方針

據二十六日東京電通社電稱，日政府於一九三三年發出退出國聯通告後，其應仍履行國聯義務之兩年期間，已於本日屆滿，而完全與國聯脫離關係，因之，日外務省方面遂決自本日起，與國聯各機關斷絕一切關係，同時並對關於促進世界和平之社會的文化事業，亦擬將政府所派代表撤回，惟一面仍擬根據關於退出國聯時所發詔書之精神，而於今後遇國聯方面有所請求時，即在可能範圍內，予以携助，並對次述各問題，持如次之方針，㈠重返國聯問題，國聯刻仍持不承認「滿洲國」主義，且當其從事解決國際紛爭時，亦已暴露其懦弱無能情形，而完全喪失國聯成立當時所負之使命與其機能，故日政府現毫無重返國聯之意，㈡代管各島問題，南洋代管各島，初無僅限於參加國聯國家之必要，故不依退盟而受任何影響，且仍得以受治國資格，而向國聯提出統治年報，㈢與國聯合作方針，一般軍縮會議之目的，在增進和平及减輕國民負担，且非屬加入國聯國家之美國亦行參預，故日方仍擬於今後與之繼續合作，此外如國際司法裁判所及國際勞動會議，既屬非根據國聯規約而具有獨立性者，自當仍然與之合作，

國聯秘書長聲明書

日內瓦二十六日路透電，國聯秘書長愛文諾今日在此發表一文，言及日本自二十七日起與國聯脫離關係事，謂日本爲國聯最初會員，與國聯合作約十五年，竟與國聯脫離，極可扼腕，今脫離已成事實，所有日本與國聯間之法律上關係不復存在，日本對國聯不復享何權利，亦不復負何義務，故不幸日本不復保持其前所有關於國聯之地位，惟吾人聞日政府擬以二年前日皇諭旨之精神，進行國際合作之政策，此種意旨，使人欣幸，暫尚不能言日本將採何種形式，但就余個人而言，余已決定不作妨害日本與國聯關係之舉動，吾人不能預測將來，余不以爲吾人應放棄國聯普遍化之希望云云，

我代表提嚴厲抗議

我駐國聯代表胡世澤，二十七日發表宣言，痛斥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昨日所發關于日本正式與國聯脫離關係之言論，謂：此爲國聯秘書長，首次發表關於日本脫離國聯之宣言，但秘書長未得理事會及國聯大會或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之同意，遽發此言論，是否有權，實屬疑問，且秘書長宣言之第二點中，實與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相矛盾，而使國聯盟約之效力，益趨衰弱，蓋盟約第一條，固已載明，如任何會員國，違反盟約，退出國聯，須於退出國聯時，將其所有國際義務及爲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也，秘書長左右告人謂：秘書長宣言中之所謂義務，意即日本

將來之義務，非國聯會員國之義務，則其宣言之第一節，與其末節，矛盾殊甚明顯，至秘書長解釋「不存在的聯繫」與「關係」之區別，以示其不欲妨害日本與國聯之關係，則尤可玩味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接到胡氏抗議後，答復云，「迄今任何聯盟國均未提起日本政府是否已履行盟約第一條第三項之義務之問題，此種問題，如果提出，則理事會或將任命調查委員會審查」云，

日本不放棄委治島

據東京二十七日電通社電，日本已獲於本日完全脫離國聯，自退盟當時情勢推測，南洋委任統治問題，雖似將以某種形式而提出討論，但日海軍方面，對南洋羣島之態度，則依次述理由，而決不放棄其統治權：「南洋羣島係屬歐戰中經日海軍所占領，而於戰勝後，在各國會議之下，委交日本統治者，故絕對不能放棄，且亦無放棄之理由。蓋敵方若以南洋羣島之一角爲根據，而漸向日本方面襲來，則面於太平洋之全海岸，均將受敵方攻擊，斯時縱即持有較優於敵方之海軍力，亦難期獲海防之安全。矧在其兵力較敵尤劣之時乎？故設有依何等理由，而謀自日本奪取之者，則日本對策，固極簡單，即惟有訴諸實力，與相周旋耳，」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
至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止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國府命令嘉獎禰開森。

▲湘西剿匪軍收復桑植縣城。

▲日本朝日新聞機由京飛滬。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東鐵非法買賣正式協定在東京簽字。

▲英法義三國代表在巴黎會議。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蔣委員長由渝飛貴陽。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病故。

▲日本朝日新聞機飛回大阪。

▲英德談判在柏林舉行。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議任馬超俊爲南京市長。

▲日本議會閉會。

▲英德談判結束。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任蔣爲特級上將，及特級上將授任條例。

▲立法院通過金融公債條例。

▲日本公使有吉到京。

▲彭濟羣任華北水利會委員長，傅汝霖揚子江水利會委員長。

▲國府命令優恤石青陽。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國府命令公佈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條例。

▲國府命令特派孔祥熙等十五人爲中央銀行理事，孔爲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陳行爲副總裁。

▲日使有吉謁汪商引水問題當晚返滬。

論評選輯

蔣委員長赴黔

蔣委員長自本月二日由漢口飛抵重慶主持剿匪軍事後，通令川滇黔各軍，悉聽統一指揮，信賞必罰，軍紀肅然，近如斥責田頌堯，查辦羅澤洲，嘉獎李家鈺，其最著者也。昨更乘飛機躬赴貴陽，度必於軍事上有重要之指導。如能從此促進川黔剿匪，使得早告肅清，俾兩省民衆，不致受拉鋸式之兵禍，則成都耆老所以尊蔣氏爲『救星』者當益信而有徵矣！

查往者朱毛盤據贛閩，歷時七載，東西南北國軍圍剿，不下百萬之衆。卒賴封鎖政策奏功，乃使匪衆狼狽西竄。方其進至湘南，逗留宜章者十數日，及入廣西，雖嘗遭受重創，終仍間道入黔，洗刼遵義桐梓，渡過烏江天險，以入四川，此昨今兩年冬末春初之事也。入川之後，匪燄益張，而休養生息於川北之徐匪向前，亦漸形活躍，放棄通巴，別求出路。幸一月下旬土城一役，川軍郭勳祺等摧破匪軍，大建奇功，朱毛大部潰退古藺，此時黔北川南，川軍有十二三旅，加以各縣團隊集中者六七萬人，而畢節駐有滇軍，黔西北則有黔軍中央軍，兵力不爲不厚，如果一致動作，何難一舉聚殲，乃不但遠道者坐視不動，其奉命繞截之部隊，亦以行動紆緩，轉移稽遲，兜擒計劃，一再失誤，坐使匪軍上竄川滇邊境，意在經橫江渡金沙江，入雅安以趨懋功理番松潘，冀與徐匪會於川甘交界之處，進之可以遠走甘新，退之可以坐食川邊，以資休養，蓋其意以爲劉文輝之力決不足以攖彼兇鋒而他部國軍又斷斷不能深入窮追也。詎鎮雄威信鹽津各地，交通不便，行軍困難，加以滇軍堵截於前，川軍尾躡於後，步步荊棘，無可發展，遂由原道，再竄川南。此際官方宣傳，朱毛殘部，不足萬人，如果各軍利用機會，協力兜剿，匪部疲敝之餘，不難予以致命之打擊，惜乎尾追堵截，概不澈底，三省會師，步調不一，二月中旬，匪衆又再回竄敘永古藺，十九日且進犯土城而陷之，至二十一夜間方克恢復焉。憶二月二十二日劉湘曾有電云：『朱毛殘匪無多，確已放棄過去一切政略戰略，日在川滇黔之窮山深谷中，往復亂竄，企圖苟延殘喘，倘能即時探得匪之主力，尤屬我軍殲滅該匪良機。』其說甚是，而惜乎事實殆得其反，蓋其時西竄殘匪出入土城仁懷間，川黔邊境，形勢復緊，而湘邊蕭賀兩匪異常猖獗，朱毛又有重渡烏江，相與會合之勢，其在川北則徐匪進撲陝南無成，回師川北，情形亦惡。二月二十七日朱毛再入遵義，王家烈幾於全軍覆沒，其他各軍，並有損失，官方歷來發表之情報，至是信用爲之益墮焉。自三月二日蔣委員長親涖四川，軍情漸見安定。十二日遵義再被收復，十八日仁懷之匪亦退，同時湘西局勢轉佳，朱毛殆已放棄其會合蕭賀計劃，再入川南而古藺遂重遭蹂躪，敘瀘將三陷危機；同時徐匪大部回竄，蒼溪失陷，閬中被攻，成都亦甚爲可慮。要之，此兩三月來，川北，川南，黔北，匪軍往復，至再至三，形同拉鋸，民不堪命，如長此不謀改進軍事方略，速爲有效之督責，則民化匪，糾合愈衆，剿治愈難。且也，共匪在川，遠大之志，在於占據川邊，徐圖休養，切近之謀，則欲盤踞川南，扼險以守，前者足爲赤化西北根據，後者足令遂瀘防不勝防，有一於此，皆可以影響中國大局，故非亟圖解決不可。竊查蔣委員長前歲在贛督剿，因師久無功，乃辦廬山軍訓，提倡改進剿匪戰術，闡發至多。尤以（一）各部隊須有獨立作戰之決心與準備，（二）行軍作戰，一律須採取曲線的行動，（三）行軍作戰最要注意偵探，搜索，連絡，掩護，觀測六事，（四）戰術上要取守勢即以守爲攻，戰略上要取攻勢即以攻爲守。（五）時時要設法立於主動的地位，諸點，陳義極精。吾人甚望蔣氏出此特殊精義，改造川黔各軍，使得一新其心理與技能，促進剿匪之效率，俾得早告成功，救民水火，蓋兩省民衆，期待於中央者至爲迫切而殷摯，如此種拉鋸式之戰爭，久

延不決，則地方元氣固屬不堪犧牲，政府威信，亦將大受損折，此吾人所願本爲民請命之微忱，籲求當軸之嚴切注意者也。

× × × × × ×

日本退出國聯生效與今後之局勢

（錄三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今日爲日本於兩年前所發退出國際聯盟之通告於法律上發生效力之日。據日本方面十八日電訊，日方因照現在情勢以觀，在退出國聯當時所危懼之國際紛議，既未發生，國聯及關係各國似已保持和諧態度，故日方是日將不作任何表示；但日本對於與國聯有關之和平及社會事業，仍將依「協和外交」方針，努力參加。由此觀之，可知日方頗有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概。然試從與日本退出國聯之原因有重大關係之中國立場一爲回顧，則撫今思昔，吾人誠有不能不感慨係之者。回憶在兩年前日方通告退出國聯之時，國人至少抱有三種希望：第一，希望在日方通告生效以前，強權受抑，公理獲伸；第二，希望日方鑒於世界大勢而自動悔悟，還我領土；第三，希望中國全國利用兩年光陰，一致團結，實力充裕。然從今日之事實觀之，此三種希望究何如者？不但公理未伸，而且強權益肆，不但領土未還，而且問題方滋，不但中國全國實力未能較前充裕，而且金融經濟較前更加逼絀，若持而與日方彼此相較，希望與事實何其懸殊耶？此雖大都由於不可抗力，然人謀之不臧，亦未始非一部分之原因，吾人之所以愀然不自釋者，蓋在於此。故吾人願趁此機會，一究今後遠東國際問題發展之傾向，以供國人亡羊補牢的探討之資。

第一，吾人首應推測者，爲退出國聯通知生效後之日本與國聯間能否直接發生紛議問題。據日方宣傳，日方對此問題之觀察非常樂觀，以爲國聯對東四省問題固然不再過問，即對舊德屬南洋委任統治地問題，亦將依委任者非國聯而係參加世界之同盟國及聯合國之理由，不再容喙，故日本與國聯今後殆將形成一種友好的關係，即日本從旁贊助國聯之和平及社會事業的關係。依吾人所見，日方之宣傳雖有過於樂觀之處（如關於委任統治地之解釋即其一例，因各國學者中與日方異其解釋者頗不乏人，且最近國聯亦嘗討論日轄委任統治地之防備過大問題，顯然仍以委任者自居），然在現今情勢之下，國聯當然無法積極過問遠東國際問題，蓋自討沒趣之事，一之爲甚，豈可再行？國聯關於遠東國際問題，殆將始終持其斯蒂生原則的態度，以消極的紙面抗議或決議自滿歟。

其次，吾人應注意者，爲今後日本對於其所謂東亞領導權之進行如何問題。領導權（或霸權）之意義，根本上與國聯之國際協調主義不相容，在日本未退出國聯以前，日本學者中嘗有以此理由，詆美國門羅主義及美國之不加入國聯爲不當者，可知日本所謂四一七天羽聲明乃至廣田所謂東亞安定力之主張，必在日本通知退出國聯以後之非無因。故從常理言之，日本今後必益奮力進行其所謂東亞領導權之獲得，蓋一則在政治上既不受國聯之牽制，即可自由的積極的揭起東亞門羅主義之旗幟，作更有效的所謂東亞國和親運動，二則在經濟上日本今後不受國際勞工會議關於工作時間等等之限制，即可盡量利用所謂社會的傾銷（以由低工資長時間工作而生之生產費低減爲基礎之傾銷），以打倒列強向東亞發展之商業及工業，而樹立自己之經濟的霸權也。

更次，吾人應研究者，爲今後東亞國際問題與世界和平問題之關聯性是增是減問題。此問題與前述國聯與東亞之糾紛及日本東亞領導權發展如何二問題不但有密切關聯，且成反比例的關聯：乍觀之，似乎前述二問題之發展既於日本有利，則東亞國際問題可依日本之發意而決，因而可增加世界和平之可能性；然因理論上中國問題與德國問題在現階段上實爲世界和平問題上的暗礁之兩面，故如吾人所屢述，不但從以維持現狀爲利者方面言之，欲爭於西者必和於東，欲爭於東者必和於西，且從以打破現狀爲利者方面言之，欲爭於東者必利於西部多事，欲爭於西者必利於東部多事，故現今德國擴軍怒潮之震撼，固足以促進日本所謂東亞領導權之樹立，然同時亦即含有使英法義蘇與德暫時妥協而一致東向之因子；結果一東一西之勢力鬥爭，相摩相盪，必至破壞世界和平而後已。總之，從全國際政局言之，日本退出國聯生效之日，固爲日本在東亞發展良機增加之日，然同時即爲世界危機增加之日，是殆理論之必然而無可僥倖者。

由是言之，今後東亞局面當愈益困難，中國外交之真正緊要關頭，殆不在兩年以前而在今日以後。中國國民將如何始不爲任何強國所威脅，不爲任何強國所利誘，而樹立一始終能自力自主之路線——此眼前最急之務

也!

◇　◇　◇　◇　◇　◇　◇

黃河堵口失敗之教訓

（錄三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黃河貫台堵口工程，歷久不能合龍，虛糜國帑，消耗人力，其詳已見於本報特派員報告。現在政府雖已籌撥鉅欵，趕備工料，然以時機屢失，補救爲難，勞而無功，勢所不免。即今之培修金堤，亦不過補苴防維，殊無裨於根本問題。最後結果，或不得不順其改道之勢，遷移災民，別求善土。特茲事體大，雖知者亦不敢盡言耳。憶當事急之時，關係方面，迭以不暇追究責任爲言，一部分負責人員，則頗歸責於已撤職之河北河務局長孫慶澤。依吾人所見，以本來數千元可了之事，遷延失時，用欵至四十餘萬元之多，前途猶毫無把握，而洪流灌刷，害及三省，無數萬民衆生命財産，眼見瀕於可危之境，此何時，此何事，乃曰不暇問責任之誰屬，試思尙復成何國家?抑吾人尤有感者，自前年長垣決口以來，災區地方，村長百姓，日在水中掙扎，號呼搶護，即在事之地方官吏，下級員役，奔走工次，露宿風餐者，亦可謂竭盡智能，無忝厥職，獨位置愈高，權責愈重之要人輩，有功則攬，有過必推，轉於爭權鬥氣之餘，冷冷然以失敗責任一一諉謝他人，此誠不平之至者也。關於黃災經過與現在情況，，連日本報紀載頗多，毋庸申論，惟以感於此次工程之失敗，認爲足資政府反省，故敢略貢所懷，聊示爲民請命之意而已。

夫黃河問題之難辦，病在機關太多，權責不專，國人言之屢矣。政府非不知，知之而仍不能一掃從來龐雜牽制之弊，則政府第一應當負責!憶前年長垣決口，魯冀告急之時，黃河水利會已着手勘査，計畫救治矣，政府忽令改由黃災救濟會工賑組辦理，負責易人，萬般變局，在中央一塲會議，幾道令文，誠屬輕而易舉，而不知政府令一轉動間，人員之調用，工料之籌維，在在須受影響，事事須見停頓，及至新機關成立，新長官到任，發號施令，煥然一新，而事實之變化，機會之消失，已不知貽誤幾許機宜?蓋救水如救火，相差縱僅分秒之微，損失或竟莫可追挽；何況時間有旬日之距離，員工有新舊之異派，其將不免於重大波折，復何待智者而後知。抑黃河問題始終壞於政府任人不專，事權不一，此或非高拱中樞不親細故之當軸所能感覺，然地方受害之癥結，確在於此。即至今日，救濟會工賑組，黃河水利會，河北省河務局，雖似責任劃分，各有事做，實則貫台堵口，乃爲本題，事實祇是一個，强分徒見牽掣。政府對過去既未肯糾詰責任，在現在仍不能專一責成，則未來之希望甚微，吾人殊不願再不幸而言中!所惜者百萬巨欵，眼看將付之泥流耳!政府苟有覺悟，謂宜一面査辦過去堵口失敗之責任者，公正處分以示儆誡；一面澈底研究未來之善後辦法，使百萬公欵，作較有收穫之使用。此吾人所望於政府之注意者一。

全國水利機關應統一於中央固矣，然從前合理的直隸於行政院，後忽移轉於經委會，實爲失策，蓋水利行政，關係地方最多，因革損益之間，贊成反對，皆有民衆勢力爲之後盾，非由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主持，殊難向地方政府指揮裕如。河北黃災，以經委會主之於上，由工賑組辦之於下，與地方政府格格不入，又無怪其進行濡滯，障礙重重。吾人以爲政府此際，應亟反省，可否將全國水利機關，依舊劃歸行政院直轄，以便指揮地方，內外合作。抑水利機關移歸經委會管轄後，事實上並不澈底，而如導淮工程，何等重要，然經委會未能干預之也。所以然者，導淮會以蔣委員長與江蘇陳主席分任正副委員長，於是經委會對其他水利機關概用令文者，對該會則謙遜不遑，改用公函，究亦不能得其何等申報。情形如此，又何必擁此虛名，易於代人受過?果能還諸行政院，而以全力辦理別種純粹的新式建設，毋寧較易得手。此吾人所望於政府之注意者二。

治河爲中國舊日專門學術，其精到處，多與今日歐西專家學說吻合，惟河務人員衣食於水災者多年，習氣之深，弊病之大，去學術兩字久已甚遠，而新式人才，又往往書生氣重，明理而不善應世，蓋河工職責，上須與各級行政官署勾通，下須與地方紳商農民接觸，人事問題，複雜萬狀，不特非學者性格所能肆應，即新進之官僚人才亦不盡能因應咸宜。近年水利機關動輒見新舊意見之軋轢，結果新人每於能力未能表現之前，已被環境壓迫以去，此固社會之罪惡，然新人才不能尅制環境，未始無幾分責任。此次黃河工程失敗，新舊河務人才，衝突軋轢，亦一主因。如果不謀救濟辦法，任何水利事業，皆不免有此結果。吾人以爲政府亟應物色資深望重，公正勤廉之大員，督辦各種河工而於其下任命學理湛深之專門人才主

持工程事務，如此則上有肆應各方之主官，下有長于技術之學者，兩兩相合，自足以杜絕舊日河蠹勢力之復活，治水之事，乃有成功之望，此吾人所望於政府之注意者三。

要之，吾人以爲黃河堵口，有無轉失敗爲成功之希望，今日實難預斷，然當軸經此敎訓，若能幡然省悟，從各方面變更辦法，圖謀根本救濟，則殊大有裨于全國之水利事業，用敢不避忌諱，率直陳辭，惟政府諸公其善圖之。

◇◇◇◇◇

英德談判與和平

（錄三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英德談判於二十五六兩日在柏林舉行，業已蔵事，艾頓在赴莫斯科途中，西門日前返國。綜觀此次談判結果，一言以蔽之，即雙方對歐洲各主要問題，同意作不同意之陳述是也。此次談判，雖鮮收穫，惟德方對各問題之態度，却因此明瞭，例如：對軍備問題，堅持平等，不應有區別待遇，對東歐與奧國，拒絕參加安全協定；對復盟問題，在獲得安全與平等前，不能付諸討論。按德國自退盟以來，外交孤立，頗感不利，乃自三月十六日希忒拉一紙宣言，而强制軍役令頒布於通國，詰朝成立之空軍，翺翔於都市，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欵之束縛，以一鳴驚人之舉，擺脫無餘，夫德國地位之所以能如今日之丕變者，一方固由於德意志國力之强盛，人民之淬厲，而國際環境之驅使，亦有以促成之也。

溯自德國退盟後，英國即以挽回德國復盟爲職志。初則英政府之提案，已邀德義首肯，而遭法方之峻拒。迨去年十月法外長巴多懞殂，英政府又作再度之嘗試。在此期中，歐局頗呈好轉。西門與艾頓二氏於今年一月十二日在日內瓦向法外長拉佛爾提出新案，欲以德國復盟各欵，爲廢止和約中軍事條欵之交換條件，藉以遷就德國增軍之事實，兼且顧全各方之顏面，結果遂有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宣言之發表。英法主張即以宣言各點爲對德談判之根據，外長西門定期訪德，法德關係，至此頗呈開展之勢，此一般樂觀論之所由來也。然按諸實際，則德國蒙受高壓，勢有不得不自謀出路者，蓋英法以法律上承認德國增軍爲餌，欲以易取德國其他種種之担保，利害相權，殊不足爲歆動德人之資，增軍一舉，德國早晚有達到目的之把握，固不亟求他國法律上之承認也。反觀近頃發生之國際事件，如蘇俄之參加國聯，如法義之成立協定，以及英法之倫敦宣言，在在胥有使德國陷於受包圍之形勢。如德國拒絕英法建議，則四周國家，自蘇俄小協約以至法義英比，均將與德處於非友誼的對立狀態；在另一方面，如德國同意東歐協定並担保奧國之獨立，則又無異承認現狀之下之國界爲滿足，此種犧牲要非德國人民所甘願，故德國不得不決樊籬而出，有三月十二日與十六日之兩度聲明也。廢止和約雖爲希忒拉之豪舉，壯舉，然德國採此步驟前，必曾經過縝密思考，了無疑義，故曰希忒拉氏此舉，實受國際環境之迫促也。

此次英德談話，輪廓已具見本報電訊，據倫敦「每日郵報」所傳希氏要求之各節，洵足驚人，惟其眞確性尙難判斷，要言之，此次談話，不外爲意見之交換。在今後預定之莫斯科，華沙，勃拉克，斯特雷撒各次會議中，自必有許多不同觀點之提供，討論疇範，在軍備問題以外，自必將涉及當前的各種重大國際問題，此次柏林討論特爲若干次連續外交談判之嚆矢，正式談判之舉行，距離當尙屬遙遠也。惟吾人今日所應注意者，即各國軍備競爭之形勢已成，各國今後是否將挾此軍備，以重陷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故轍，而不恤舉世界東西古今之文明，付諸一擲？抑將藉此爲和平談判之根據，而重現集合的和平制度；各國將頑强維持其十六年前以武力造成之凡爾賽體系？抑將用坦率討論方法，而逐漸消弭國際糾紛？夫安全與裁軍問題之孰應先後解決，本如一渾元之環，無從加以次第。當機立斷，要在當局具有眞正的覺悟，坦白的熱忱與偉大的決心，以諒解互讓精神，奠定和平之基礎耳。此點在今日不僅爲歐洲之刀圭藥石，抑亦全人類之福音也。惟歐局前途，尙正難預斷。按英國傳統的大陸外交政策爲扶持第二勢力以牽制第一勢力，保持平衡，以謀和平。法國在歐戰後，國勢日隆，宛然霸主，故英國自來即取同情德國裁抑法國之態度，迄至今日，固持不變，故今後英國之活動，最堪注意。如果和平運動，久而無功，則全世界軍備競爭，勢將愈逼愈緊，預料在最近的將來，必有一定的傾向可指。吾人爲人類幸福計，固甚願祈禱英國外交之成功也。（錄三月廿九日大公報）

刊誤　第十一期

采風錄第二頁第八行第十八字（衆異詩）亡誤忘，又三十一行感皇恩詞係兌之所作遺兌之二字。



國風社選

纕蘅同年邀遊蔣山賞雨流徽榭復過蔣廟看桃花紀以小詩　　翼謀

負郭。十。里。緋。蕨。蕨。挂。遊。目。陳。侯。轉。江。海。淸。眺。久。不。續。往陪散原叟恆詣太平門看花今年。花。事。早。繡。錯。蔣。山。麓。寫。君。憂。時。抱。載。我。謀。野。躅。驟。雨。轉。晴。霞。狂。葩。漫。陵。谷。十。稔。兵。魃。餘。凋。枯。震。農。牧。誰。知。造。物。偉。作。意。張。萬。木。冠。笠。有。同。欣。荒。原。氣。逾。淑。水。榭。眄。飄。櫻。迴。車。就。茅。屋。頳。雪。障。青。疇。日。斜。看。未。足。邀。矣。漢。晋。蹤。携。鬟。且。歸。讀。時定生侍游

挽弢庵師　　散原

一。擲。耆。賢。與。世。違。猥。成。後。死。更。何。依。傾。談。侍。坐。空。留。夢。啓。聖。回。天。竢。見。幾。終。出。精。魂。親。斗。極。早。彰。風。節。動。宮。闈。平。生。餘。事。仍。難。及。冠。古。詩。篇。欲。表。微。

花開小宴客得一詩　　石遺

好花。白。白。與。紅。紅。共。盡。花。前。酒。幾。鍾。十。日。東。風。雖。似。虎。八。旬。老。子。尙。猶。龍。加。餐。不。畏。鮞。多。骨。冒。雨。常。欣。瀑。萬。重。便。有。貢。諛。談。宿。世。鱗。蟲。三。百。長。爲。儂。儂食魚不畏骨遊山必遇大雨遂有以爲前身是龍者

輓弢庵丈　　拔可

幅。巾。深。念。久。無。歡。一。暝。終。傷。國。事。難。人。日。寄。書。猶。在。手。去。年。照。影。忍。重。看。生。憎。虎。豹。當。關。惡。轉。覺。麒。麟。臥。地。安。大。耋。興。嗟。吾。道。厄。豈。惟。舊。學。惜。甘。盤。

辛夷　　衆異

辛。夷。猶。勒。一。分。寒。及。我。來。時。尙。耐。看。欲。寫。淡。粧。無。好。語。且。憑。凝。睇。寄。淸。歡。世。間。何。事。爲。芳。潔。春。去。從。知。有。老。殘。多。少。吳。姬。勸。歎。賞。一。生。明。豔。是。愁。端。

答疑庵見懷　　董卿

爲。分。嵐。翠。上。塵。裾。札。寄。風。樵。雪。釣。餘。江。路。漸。開。梅。到。杏。濠。梁。終。笑。我。非。魚。憂。天。倚。杵。脊。忘。世。求。友。同。林。一。起。予。

甚欲。尋。詩。山。水。窟。巖。塘。煩。訊。舊。家。居。（余祖居在巖塘去疑庵家僅一舍）

乙亥花朝同夷庵纕蘅游孝陵繁櫻羃天勝侶雲集余於牆角見李花一樹盛開風致特絕爰賦此詩索兩君和　釋堪

風前。強。笑。縞。衣。人。絕。勝。繁。櫻。爛。漫。春。明。月。不。來。當。獨。夜。餘寒。猶。勁。况。荒。濱。霜。筠。雪。竹。隨。年。改。山。杏。江。梅。到。處。塵。喜汝。孤。標。還。我。待。爲。呼。二。客。與。逡。巡。

花朝同釋堪纕蘅明孝陵賞櫻釋堪見牆角穠李着花詩以美之余亦繼作　復堪

只爲。繁。櫻。出。郭。看。眼。明。又。見。碧。成。團。我。來。着。意。酬。清。麗。天許。多。情。逗。薄。寒。盡。態。極。知。仍。色。相。癡。心。還。欲。護。殫。殘。何殊。光。武。陵。邊。杏。相。對。徘。徊。發。永。歎。

春分日雪　伯臧

隔歲。多。無。雪。春。中。雪。轉。多。人。心。願。豐。稔。天。意。補。蹉。跎。寒勒。花。遲。弓。風。顛。鳥。護。窠。與。來。慙。酒。戶。容。易。醉。顏。酡。

贈羅穀蓀郎靜山葉淺予　疑庵

染柳。薰。梅。未。肯。遲。江。南。二。月。早。春。時。眼。前。有。意。無。人。會。造化。原。來。是。畫。師。偶圖。駘。下。亦。能。奇。此。意。難。教。杜。老。知。慚。愧。觀。河。衰。皺。面。公然。美。好。到。鬚。眉。（穀蓀爲余攝影）海濱。爭。愛。說。黃。山。誰。叩。松。扃。省。石。顏。儘。有。避。人。淸。苦。相。待君。一。一。寫。圖。還。

二月十五日同礄果白匋太平門明孝陵看花還飲市樓　小石

幾日。薰。風。上。凍。鱗。江。南。二。月。已。殘。春。飄。櫻。如。雪。君。休。歎。勉作。花。前。倒。載。人。城角。淒。於。塞。上。笳。狂。飈。勢。面。起。驚。沙。青。袍。短。策。隨。身。在。滿眼。江。山。對。落。花。歸車。馳。道。散。驕。蹏。入。肆。傾。盃。日。未。西。醉。裏。繽。紛。見。花。影。莊生。物。論。那。能。齊。

念奴嬌　大壯

半天。飛。絮。記。來。時。楊。柳。藏。鴉。無。隙。滿。地。落。花。遮。去。路。燕子。尋。巢。不。識。畫。角。譙。樓。青。門。祖。帳。藍。尾。催。寒。食。秋。千。閒挂。那。人。何。處。行。跡。　自。古。事。逐。星。移。春。隨。夢。散。頭。爲。多情。白。醉。醒。江。南。聞。謝。豹。信。斷。文。無。河。北。屏。上。關。山。簾。前。烟。水。鏡。裏。風。塵。色。吳。蠶。暗。老。後。期。惆。悵。相。失。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書甲午萬壽慶典檔案册後

吳仲懌侍郎家遺書散出。余見抄本六册於文友書坊。乃彙錄甲午孝欽皇太后六旬萬壽慶典承辦檔案而作也。凡册文奏書進表詔旨慶賀筵宴典禮樂章諸大端。以及營繕工程。備置物品。報効銀兩。單摺數目。洪纖悉具。其一切成案。皆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八旬慶典辦理。用銀至七百萬兩。其中部庫撥四百萬兩。外各官報効廉俸銀一百二十一萬餘兩。又京外各官另外報効銀一百六十七萬餘兩。大抵外省扣俸報効。數目有等差。惟另外報効。則不論大小省分。每省三萬兩。報効最鉅者。爲長蘆兩淮鹽商。各四十萬兩。最小者爲欽天監二百兩。即降而內監宮婢。亦不得免。如小太監太監媽媽哩女子。亦有數百金之進奉。一人進奉者。則爲太僕寺卿林維源三萬兩。林固台灣首富。以捐金得官者。外臣特進者。爲稅務司赫德一萬兩。且特奉傳旨嘉奬之諭。洵可謂薄海內外。鉅細不遺矣。其用途可紀者。如製造金輦費七萬六千九百餘兩。點景六十段。每段四萬兩。共二百五十萬兩。綵棚綵殿費十一萬兩。物品可紀者。如綵紬用至十萬疋。備賞緞疋。用至五千疋。令蘇杭甯三織造承辦。又加派四川出二千匹。紅黑毡條用至六十萬尺。備賞餑餑桌子。至八百五十張。宮廷苑囿。應用門神一千二百對。門對至一千二百八十九對。足見舖張揚厲。備極一時之盛。按孝欽兩次垂簾。初政頗爲厲精。洎至光緒中葉。承平旣久。侈心漸萌。樞府多將順之人。正臣拂士。或退或逐。諸臣媚子。遂進而舉行慶典。以爲希榮固寵之計。且國家號稱孝治。以天下養。其名旣正。亦無人敢訟言其非。於是特派王大臣籌辦其事。一切皆援引乾隆成案。以大肆恢閎。不意歌頌方騰。而鼓鼙忽動。高麗變起。日本興師。怵於淸議。

乃始。稍稍。歛抑。東朝。意興。亦爲。大沮。諭令。一切。儀文。概從。減省。然。總計。糜費。金錢。固已。逾千萬。矣。嗚呼。甲午。之役。海軍。盡殲。藩屬。喪失。此吾國。危亡。之所。關。正千鈞。一髮之際。而秉軸者。乃媚茲一人。置軍國大計。於不顧。哀莫大於心死。余覽既終篇。不覺悲來。橫臆。視賈生之痛哭流涕。殆有甚焉。慶典云乎哉。

校珩璜新論跋

此書宋時原有二名。一曰孔氏雜說。一曰珩璜新論。四庫總目提要。已述之矣。說郛說海所錄皆節本。惟明之寶顏堂。及近時之墨海金壺、珠叢別錄。乃爲完帙。然皆不免訛脫。余在甲子仲春。假劉翰怡藏金耿菴手抄本校於墨海金壺本上。補奪文五事。改定之字。乃及數百。據耿菴所跋。謂轉錄於邵瓜疇。故爲可珍。嗣又得明抄清江三孔集中載雜說一卷。余取此寶顏祕笈本校之。其佳勝又往往多出金抄之外。頃藻玉堂送閱一帙。乃吳兎牀陳仲魚二人。據畢氏本及吳稷堂藏本合校。凡正定四百五十餘字。其異字又多出金鈔明鈔兩本之外者。意其所出之源或較古也。寶顏祕笈。世皆斥爲惡本。然如此書卷末。列侯太夫人以下七條。墨海本及吳兎牀鈔本咸脫失。而祕笈本獨全。則亦未可厚非矣。異時當取三次所校。彙合異同。詳爲寫定。俾宋人說部多一善本。庶余丹鉛之功不爲虛擲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藏園老人手識

砲彈飛來

陳昌裕

二十二年，我軍與赤軍隔嘉陵而相持者三月餘，十二月九日，余與諸同事游於南部公園，忽一砲彈正落游處，死傷者二十餘人，余幸免焉。

剛纔同君行，轉瞬君已成灰塵！
剛纔同君語，轉瞬君已成泥土！
剛纔見君好衣裳，君今破腹裂肝腸！
剛纔見君好顏容，君今血污滿身紅！
嗚呼！哀哉！死者已矣！生者奈何？
可憐志士嗟蹉跎。

凌霄一士隨筆

錢泳「履園叢話」云：「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此則笑柄，頗膾炙人口，且有屬之紀昀者，以紀曉嵐善詼著聲流俗也。近閱黃宗羲「豐南禺別傳」，則時代更早之豐坊事大與之類。據云：『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惎汝也。」皮工聞之更喜曰：「吾於東門猶蟣蝨耳，公乃以東門界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尤有趣致。「叢話」所記，疑即此笑柄傳聞異詞者，蓋坊名之晦久矣。「別傳」謂：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與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嘔噱。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

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瀇洋自恣而已。

豐坊其人，於此約略可覩。闌拔一則而外，宗義複述其逸事，如

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間，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

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

嘗於譚觀察坐間徵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

均趣味豐富，爲笑料上品。坊之匍匐誠祈，未知視後之國難中作齋醮者如何。嘗聞元軍之攻日本，日本舉國僧徒，一致誦經祈禱，會元軍被風覆舟，日難以紓，錄却敵功，僧徒胥蒙大賚，斯或足爲坊事解嘲耶。坊說經之迂怪，宗義謂

……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嫣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尙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

國商書有四十一篇，容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朝，日二使之言，蓋即坊杜撰，所謂玩世自恣也。宗羲謂慶果信之云云，則不免猶爲坊所紿耳。

宗羲「論文管見」有云：『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與自跋「張南垣傳」「柳敬亭傳」所云：『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於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均足見其文章架子觀。

政學各界植樹，歲一舉行，而所植率枯死，蓋不顧土性之是否相宜，栽種之是否如法，儀式既終，委而去之；樹秧何辜乎？三月十二日大公報短評云：『這幾天各處又在忙著植樹了。我們以爲在種植新樹之先，應該大家檢查一下，去年種的樹究竟活了幾棵？』斯誠循例植樹者所宜留意也。偶閱英歛之「蹇齋賸墨」，中有「題子遺柏」云：

己未春植樹節，僕率京中慈幼局兒童來山，熊公希齡汪公大燮與僕各手植一柏，以爲紀念，其次則令諸兒工役等續植之。迨數月後，所植三千株皆枯槁以死，獨僕手植一株則欣欣向榮，至今更日見茂盛。夫種柏三千，不爲不多矣，獨活一株，不爲不少矣，雖欲不矜其異不可得矣，今特名之曰子遺。……反常爲異，物稀則珍，「子遺」自可矜耳！

明武宗與劉娘娘

那廉君

明武宗（正德），以青年膺帝位，放蕩形骸，史書頻載。初輦『豹房。』（明武宗實錄云：『正德十三年七月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宮，越歲事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返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每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進，數導上遠出，及爲度居庸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復廢『尙寢』之制。（淸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爲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攷。上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其放蕩不羈，固可知矣！故其崩也，猶崩於『豹房』之中。蓋武宗除有『沈賢妃』，『吳德妃』之外，復有『馬氏』者，馬昂之妹也。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更有『劉娘娘』者，其巡幸時所收樂伎也。此外尙多，擧其較要者，如此。矧武宗以正德十二年秋八月甲辰，微服出德勝門，度其巡幸生活，迄十四年三月癸丑回蹕，在此二年中，往來於宣府大同間，受江彬輩之慫慂，掠良家女子以充幸，恆御至數十車。黷聞釁釁，史家不乏私載。擧武宗實錄所云：『正德十二年九月甲戌朔。上駐蹕宣府，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巡幸宣府，遂駐鎭國府第。宴樂忘歸。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裕民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採不斷，至毁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又云：『時車駕所至，貴近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有死者，左右不敢聞，猶載以隨。』（十三年九月）又云：『上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會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球，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踢而墮，上視之大笑。』（十二年閏十二月立春）觀此，可知武宗巡幸時之生活片片。然此車載論百之女子，固不爲武宗之所欣賞，即『馬氏』『王滿堂』輩，亦不過承武宗一幸二幸而已。其中最得武宗寵幸者，厥爲『劉娘娘』。

劉娘娘，亦稱『劉娘』，亦稱『劉美人』，亦稱『劉夫人』。武宗實錄云：『正德十三年十二月，戊子，初上在偏頭關，女樂於太原，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遂當上意。及自榆林還，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幸，皆呼之曰劉娘。』毛奇齡武宗外紀記其名爲『劉美人』，爲『劉娘娘』。外紀云：『初上駐蹕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衆妓中，遙見色姣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中略）江彬諸近侍皆母呼之曰「劉娘娘」云。』毛奇齡彤史拾遺記，復載有『劉夫人』之名。拾遺記云：『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原注云：世稱美人名劉良女非是。）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三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於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上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遽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无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至南京所臨寺觀，旛幢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賜賚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于其上。』據此，可知劉娘娘之受寵程度也。

劉娘娘，初受寵於太原，既而隨武宗南來，入豹房，飲食起居既與武宗偕，宜其能爲諸寵之冠也。武宗南征，劉娘娘亦與俱行。武宗外紀云：『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過盧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淸，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淸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行。』劉娘娘以一樂伎，而武宗垂注之若此，軍事旁午，猶親迎之並載而南，則劉娘娘之威勢，實可見矣！而據外紀云云，武宗乘迎劉娘娘之便，猶奪湖廣參議林文纘之一妾以行，武宗之色慾，更可知也。劉娘娘之終，史無記載，惟據彤史拾遺記云：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中王紀言以爲：至尊稱號，媟嫚毁侮，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登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鎭國總督及夫人名氏者悉令撤去。從之。』則劉娘娘之勢，至此已歸殘燈敗燭之期。惟劉娘娘是否先於武宗死或死於武宗之後，史無記載，茲付缺如。武宗一生色慾薰心，明人談遷撰『國榷』時，有條析之批評。其於劉娘娘之外，後人復有推測之『李鳳姐』。此事或可信爲必有。蓋武宗之巡幸，既『御良家女子數十車』，難保無若李鳳姐者人在焉。『白鳳塚』，猶有跡可驗。而大同今日之『久勝樓』，復爲人確認爲李鳳姐之故居。果否若此？期待後証。

月牙兒

（上）

老舍

一

是的，我又看見月牙兒了，帶着點寒氣的一鈎兒淺金。多少次了，我看見跟現在這個月牙兒一樣的月牙兒；多少次了。牠帶着種種不同的感情，種種不同的景物，當我坐定了看牠，牠一次一次的在我記憶中的碧雲上斜掛着。牠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二

那第一次，帶着寒氣的月牙兒確是帶着寒氣。牠第一次在我的雲中是酸苦，牠那一點點微弱的淺金光兒照着我的淚。那時候我也不過是七歲吧，一個穿着短紅棉襖的小姑娘。戴着媽媽給我縫的一頂小帽兒，藍布的，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我記得。我倚着那間小屋的門垛，看着月牙兒。屋裏是藥味，煙味，媽媽的眼淚，爸爸的病；我獨自在台堦上看着月牙，沒人招呼我，沒人顧得給我作晚飯。我曉得屋裏的慘淒，因為大家說爸爸的病……可是我更感覺自己的悲慘，我冷，餓，沒人理我。一直的我立到月牙兒落下去。什麼也沒有了，我不能不哭。可是我的哭聲被媽媽的壓下去；爸，不出聲了，面上蒙了塊白布。我要掀開白布，再看看爸，可是我不敢。屋裏只有那麼點點地方，都被爸佔了去。媽媽穿上白衣，我的紅襖上也罩了個沒縫襟邊的白袍，我記得，因為不斷的撕扯襟邊上的白絲兒。大家都很忙，嚷嚷的聲兒很高，哭得很慟，可是事情並不多，也似乎值不得嚷：爸爸就裝入那麼一個四塊薄板的棺材裏，到處都是縫子。然後，五六個人把他抬了走。媽和我在後邊哭。我記得爸，記得爸的木匣。那個木匣結束了爸的一切：每逢我想起爸來，我就想到非打開那個木匣不能見着他。但是，那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裏，我明知在城外哪個地方埋着牠，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個雨點，似乎永難找到。

三

媽和我還穿着白袍，我又看見了月牙兒。那是個冷天，媽媽帶我出城去看爸的墳。媽拿着很薄很薄的一落兒紙。媽那天對我特別的好，我走不動便揹我一程，到城門上還給我買了一些炒栗子。什麼都是涼的，只有這些栗子是熱的

；我捨不得吃，用牠們熱我的手。走了多遠，我記不清了，總該是很遠很遠吧。在爸出殯的那天，我似乎沒覺得這麼遠，或者是因為那天人多；這次只是我們娘兒倆，媽不說話，我也懶得出聲，什麼都是靜寂的；那些黃土路靜寂得沒有頭兒。天是短的，我記得那個墳：小小的一堆兒土，遠處有一些高土崗兒，太陽在黃土崗兒上頭斜着。媽媽似乎顧不得我了，把我放在一旁，抱着墳頭兒去哭。我坐在墳頭的旁邊，弄着手裏那幾個栗子。媽哭了一陣，把那點紙焚化了，一些紙灰在我眼前捲成一兩個旋兒，而後懶懶的落在地上；風很小，可是很够冷的。媽媽又哭起來。我也想爸，可是我不想哭他；我倒是為媽媽哭得可憐而也落了淚。過去拉住媽媽的手：『媽不哭！媽不哭！』媽媽哭得更慟了。她把我摟在懷裏。眼看太陽就落下去，四外沒有一個人，只有我們娘兒倆。媽似乎也有點怕了，含着淚，扯起我就走，走出老遠，她回頭看了看，我也轉過身去：爸的墳已經辨不清了；土崗的這邊都是墳頭，一小堆一小堆，一直擺到土崗底下。媽媽嘆了口氣。我們緊走慢走，還沒走到城門，我看見了月牙兒。四外漆黑，沒有聲音，只有月牙兒放出一道兒冷光。我乏了，媽媽抱起我來。怎樣進的城，我就不知道了，只記得迷迷忽忽的天上有個月牙兒。

四

剛八歲，我已經學會了去當東西。我知道，若是當不來錢，我們娘兒倆就不要吃晚飯；因為媽媽但分有點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我準知道她每逢交給我個小包，鍋裏必是連一點粥底兒也看不見了。我們的鍋有時候乾淨得像個體面的寡婦。這一天，我拿的是一面鏡子。只有這件東西似乎是不必要的，雖然媽媽天天得用牠。這是個春天，我們的棉衣都剛脫下來就入了當舖。我拿着這面鏡子，我知道怎樣小心，小心而且要走得快，當舖是老早就上門的。我怕當舖的那個大紅門，那個大高長櫃台。一看見那個門，我就心跳。可是我必須進去，幾乎是爬進去，那個高門坎兒是那麼高。我得用盡了力量，遞上我的東西，還得喊：『當當！』得了錢和當票，我知道怎樣小心的拿着，快快回家，曉得媽媽不放心。可是這一次，當舖不要這面鏡子，告訴我再添一號來。我懂得什麼叫『一號』。把鏡子摟在胸前，我拚命的往家跑。媽媽哭了；她找不到第二件東西。我在那間小屋住慣了，總以為東西不少；及至帮着媽媽一找可當的事物，我的小心裏纔明白過來，我們的東西很少，很少。媽媽不叫我去了。可是『媽媽咱們吃什麼呢？』媽媽哭着遞給我她頭上的銀簪——只有這一件東西是

銀的。我知道，她拔下過來幾回，都沒肯交給我去當。這是媽媽出門子時，姥姥家給的一件首飾。現在，她把這末一件銀器給了我，叫我把鏡子放下。我盡了我的力量趕回當舖，那可怕的大門已經嚴嚴的關好了。我坐在那門墩上，握着那根銀簪。不敢高聲的哭，我看着天，啊，又是月牙兒照着我的眼淚！哭了好久，媽媽在黑影中來了，她拉住了我手，嘔，多麼熱的手。我忘了一切的苦處，連餓也忘了，只要有媽媽這隻熱手拉着我就好。我抽抽搭搭的說：『媽！咱們回家睡覺吧，明兒早上再來！』媽一聲沒出。又走了一會兒：『媽！你看這個月牙；爸死的那天，牠就是這麼斜斜着。爲什麼她老這麼斜斜着呢？』媽還是一聲沒出，她的手有點顫。

五

媽媽整天的給人家洗衣裳。我老想帮助媽媽，可是插不上手。我只好等着媽媽，非到她完了事，我不去睡。有時月牙兒已經上來，她還哼哧哼哧的洗。那些臭襪子，硬牛皮似的，都是買賣地的夥計們送來的。媽媽洗完這些牛皮就吃不下飯去。我坐在她旁邊，看着月牙，蝙蝠專會在那條光兒底下穿過來穿過去，像銀線上穿着個大菱角，極快的又掉到暗處去。我越可憐媽媽，便越愛這個月牙，因爲看着牠，便我心中痛快一點。牠在夏天更可愛，牠老有那麼點涼氣，像一條冰似的。我愛牠給地上那點小影子，一會兒就沒了；迷迷忽忽的不甚清楚，及至影子沒了，地上就特別的黑，星也特別的亮，花也特別的香——我們的隣居有許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洋槐總把花兒落到我們這邊來，像一層雪似的。

六

媽媽的手起了層鱗，叫她給搓搓背頂解癢癢了。可是我不敢常勞動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襪子熏的常不吃飯。我知道媽媽要想主意了，我知道。她常把衣裳推到一邊，楞着。她和自己說話。她想什麼主意好？我可是猜不着。

七

媽囑咐我不叫我別扭，要乖乖的叫『爸』：她又給我找到一個爸。這是另一個爸，我知道，因爲墳裏已經埋好一個爸了。媽囑咐我的時候，眼睛看着別處。她含着淚說：『不能叫你餓死！』嘔，是因爲不餓死我，媽纔另給我找了個爸！我不明白多少事，我有點怕，又有點希望——果然不再挨餓的話。多麼湊巧呢，離開我們那間小屋的時候，天上又掛着月牙。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都可怕；我是要離開這住慣了的小屋了。媽坐了一乘紅轎，前面還有幾

個鼓手，吹打的一點也不好聽。轎在前邊走，我和一個男人在後邊跟着，他拉着我的手。那可怕的月牙放着一點光，彷彿在涼風裏顫動。街上沒有什麼人，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們咬；轎子走得很快。上哪兒去呢？是不是把媽抬到城外去，抬到墳地去？那個男子扯着我走，我喘不過氣來，要哭都哭不出來。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涼得像個魚似的，我要喊『媽』，可是不敢。一會兒，月牙像個要閉上的一道大眼縫，轎子進了個小巷。

八

我在三四年裏似乎沒再看見月牙。新爸對我們很好，他有兩間屋子，他和媽住在裏間，我在外間睡鋪板。我起初還想跟媽媽睡，可是幾天之後，我反倒愛『我的』小屋了。屋裏有白白的牆，還有條長桌，一把椅子。這似乎都是我的。我的被子也比從前的厚實暖和了。媽媽也漸漸胖了點，臉上有了紅色，手上的那層鱗也慢慢掉淨。我好久沒去當當了。新爸叫我去上學。有時候他還跟我玩一會兒。我不知道為什麼不愛叫他『爸』，雖然我知道他很可愛。他似乎也知道這個，他常常對我那麼一笑；笑的時候他有很好看的眼睛。可是，媽偷偷告訴我叫爸，我也不願十分的別扭。我心中明白，媽和我現在是有吃的喝的，都因為有這個爸，我明白。是的，在這三四年裏我想不起曾經看見過月牙兒；也許是看見過而不大記得了。爸死時那個月牙，媽轎子前面的那個月牙，我永遠忘不了。那一點點光，那一點寒氣，老在我心中，比什麼都亮，都清涼，像塊玉似的，有時候想起來彷彿能用手摸到似的。

九

我很愛上學。我老覺得學校裏有不少的花，其實並沒有；只是一想起學校就想到花罷了，正像一想起爸的墳就想起城外的月牙兒——在野外的小風裏歪歪着。媽媽是很愛花的，雖然買不起，可是有人送給她一朵，她就頂喜歡的戴在頭上。我有機會便給他折一兩朵來；戴上朵鮮花，媽的後影還很年輕似的。媽喜歡，我也喜歡。在學校裏我也很喜歡。也許因為這個，我想起學校便想起花來？

十

當我要在小學畢業那年，媽又叫我去當當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新爸忽然走了。他上了哪兒，媽似乎也不曉得。媽媽還叫我上學，她想爸不久就會回來的。他許多日子沒回來，連封信也沒有。我想媽又該洗臭襪子了，這使我極難受。可是媽媽並沒這麼打算。她還打扮着

，還愛戴花；奇怪！她不落淚，反倒好笑；爲什麼呢？我不明白！好幾次，我下學來，看她在門口兒立着。又隔了不久，我在路上走，有人『嗨』我了：『嗨！給你媽捎個信兒去！』『嗨：你賣不賣呀？小嫩的！』我的臉紅得冒出火來，把頭低得無可再低。我明白，只是沒辦法。我不能問媽媽，不能。她對我很好，而且有時候極莊重的說我：『念書！念書！』媽是不識字的，爲什麼這樣催我念書呢？我疑心；又常由疑心而想到媽是爲我纔作那樣的事。媽是沒有更好的辦法。疑心的時候，我恨不能罵媽媽一頓。再一想，我要抱住她，央告她不要再作那個事。我恨自己不能幫助媽媽。所以我也想到：我在小學畢業後又有什麼用呢？我和同學們打聽過了，有的告訴我，去年畢業的有好幾個作姨太太的。有的告訴我，誰誰當了暗門子。我不大懂這些事，可是由她們的說法，我猜到這不是好事。她們似乎什麼都知道，也愛偷偷的談論她們明知是不正當的事——這些事叫她們的臉紅紅的而顯出得意。我更疑心媽媽了，是不是等我畢業好去作……這麼一想，有時候使我不敢回家，我怕見媽媽。媽媽有時候給我點心錢，我不肯花，餓着肚子去上體操，常常要暈過去。看着別人吃點心，多麼香甜呢！可是我得省着錢，萬一媽媽叫我去……我可以跑，假如我手中有錢。我最闊的時候，手中有一毛多錢！在這些時候，即使在白天，我也有時望一望天上，找我的月牙兒呢。我心中的苦處假若可以用個形狀比喻起來，必是個月牙形的。牠無倚無靠的在灰藍的天上掛着，光兒微弱，不大會兒便被黑暗包住。

十一

叫我最難過的是我慢慢的學會了恨媽媽。可是每當我恨她的時候，我不知不覺的便想起她揹着我上墳的光景。想到了這個。我不能恨她了。我又非恨她不可。我的心像——還是像那個月牙兒，只能亮那麼一會兒，而黑暗是無限的。媽媽的屋裏常有男人來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們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舌頭吐着，垂着涎。我在他們的眼中是更解饞的，我看出來。在很短的期間，我忽然明白了許多的事。我知道得保護我自己，我覺出我身上好像有什麼可貴的地方；我聞得出我已有一種什麼味道，使我自己害羞，多感。我身上有了些力量，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毀了自己。我有時很硬氣，有時候很軟。我不知怎樣好。我願愛媽媽，這時候我有好些必要問媽媽的事，需要媽媽的安慰；可是正在這個時候，我得躲着她，我得恨她；要不然我自己便不存在了。當我睡不着的時節，我很冷靜的思索，媽媽是可

原諒的。她得顧我們倆的嘴。可是這個又使我要拒絕再吃她給我的飯菜。我的心就這麼忽冷忽熱，像冬天的風，休息一會兒，刮得更要猛；我靜候着我的怒氣衝來，沒法兒止住。

十二

事情不容我想好方法就變得更壞了。媽媽問我。『怎樣？』假若我眞愛她呢，媽媽說，我應該帮助她。不然呢，她不能再管我了。這不像媽媽能說得出的話，但是她確是這麼說了。她說得很清楚：『我已經快老了，再過二年，想白叫人要也沒人要了！』這是對的，媽媽近來擦許多的粉，臉上還露出摺子來。她要再走一步，去專伺候一個男人。她的精神來不及伺候許多男人了。爲她自己想，這時候能有人要她——是個饅頭鋪掌櫃的願要她——她該馬上就走。可是我已經是個大姑娘了，不像小時候那樣容易跟在媽媽轎後走過去了。我得打主意安置自己。假若我願意『幫助』媽媽呢，她可以不再走這一步，而由我代替她掙錢。代她掙錢，我眞願意；可是那個掙錢方法叫我哆嗦。我知道什麼呢，叫我像個半老的婦人那樣去掙錢?!媽媽的心是狠的，可是錢更狠。媽媽不逼着我走哪條路，她叫我自己挑選——幫助她，或是我們娘兒倆各走各的。媽媽的眼沒有淚，早就乾了。我怎麼辦呢？

十三

我對校長說了。校長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胖胖的，不很精明，可是心熱。我是眞沒了主意，要不然我怎會開口述說媽媽的……我並沒和校長親近過。當我對她說的時候，每個字都像燒紅了的煤球燙着我的喉，我啞了，半天纔能吐出一個字。校長願意帮助我。她不能給我錢，只能供給我兩頓飯和住處——就住在學校，和個老女僕作伴兒。她叫我幫助書記員寫寫字，可是不必馬上就這麼辦，因爲我的字還需要練習。兩頓飯，一個住處，解決了天大的問題。我可以不遲累媽媽了，媽媽這回連轎也沒坐，只坐了輛洋車，摸着黑走了。我的鋪蓋，她給了我。臨走的時候，媽媽掙扎着不哭，可是心底下的淚到底翻上來了。她知道我不能再找她去，她的親女兒。我呢，我連哭都忘了怎哭了，我只裂着嘴抽達，淚蒙住了我的臉。我是她的女兒，朋友，安慰。但是我幫助不了她，除非我得作那種我決不肯作的事。在事後一想，我們娘兒倆就像兩個沒人管的狗，爲我們的嘴我們得受住一切的苦處，好像我們身上沒有別的，只有一張嘴。爲這張嘴，我們得把其餘一切的東西都賣了。我不恨媽媽了，我明白了。不是媽媽的毛病，也不是不該長那張嘴，是糧食的毛病，憑什麼沒有我們的吃食呢？這個別離，把過去一切的苦楚都壓過去了。那最明白我的眼淚怎流的月牙這回會沒出來，這回只有黑暗，連點螢火的光也沒有。媽媽就在暗中像個活鬼似的走了，連個影子也沒有，即使她馬上死了，恐怕也不會和爸埋在一處了，我連她將來的墳在哪裏都不知道。我只有這麼個媽媽，朋友。我的世界裏剩下我自己。

（未完）

清明節

王西彥

一

一帶低低的土山，山腳下一連排着三口青草塘。這三口青草塘總名青塘，那一帶土山便叫做青塘山。在青塘山的下首，隔着一畈田地，靜靜地蹲着一個小村子，也便叫做青塘下。

在村子的西邊，從前是一條直通往城裏去的官道，現在是變成蜈蚣似的「火車路」了。每當紅紅的夕陽掛在土山上那一帶矮矮的樹梢頭時，總有着那麼一列長長的怪東西，冒着烟，喘着氣，飛也似的在「火車路」上面爬過去。

這時候，大愚嫂子從低低的茅屋裏出來，便坐在門前大樟樹下的那一塊大石頭上，望着那一條長到沒窮沒盡的「火車路」，心裏想着應該是那怪東西來到的時候了，便喃喃地自語道：

「怎麼還沒有來呢？」

大愚嫂子每天都關心着那怪東西。說她關心，可並不是像小孩子那樣，歡喜那怪東西的來到是瞧着好玩兒的，她從前是那樣地憎恨着那怪東西啊。那時候，說是紅旗子插到自己的田裏來了，大愚便要她帶着一個大肚子坐到田裏去哭；結果呢，哭了三整天，還是讓那些「北老兒」把上好的田地，掘的掘，埋的埋掉了。接着，立刻鋪來了鐵棒子，爬來了那怪東西。自從那怪東西爬來後，不要說他有的幾畝田地給埋掉了，就連公公永福伯幾十年來在十里亭開設着的雜貨舖子，生意便一落萬丈，也不得不搬回家來。所以，每當那怪東西尖叫着爬過去的時候，永福伯總是抖着聲音罵：

「天下變啊，劉伯溫的「推背圖」裏就載着：「皇帝頭上出蓬草，遍地蛇龍走馬」。現在蔣介石便是姓草頭的，連這種鄉下地方也通來了「火車路」，還不是……」

然而，自從張麻子告訴她說，這「火車路」是通滿天下的，有了這「火車路」，日行八百里，隨便什麼地方，不消半天一天，便可以走到。她相信着這說話，所以，每當那怪東西飛也似的爬過來，又飛也似的爬過去的時候，她總是呆呆的望着它，希望着從那怪東西裏，會跳出她的阿金來。可是，每天瞧着那怪東西爬過來又爬過去了，她所期望着的阿金，始終也沒有跳出來過。於是，她又喃喃地自語道：

「難道我的阿金忘掉媽媽了嗎？難

道我的阿金……』

她堅决的相信着，阿金是不會把她忘掉的，像自己忘不掉阿金一樣。——怎麽能够忘掉呢？兩年前，也分不清是土匪還是官兵，那麽像前清的，「長毛」似的，逢人便殺，逢房子便放火，逼得一家子都「逃難」逃了出來。那時候，五歲大的阿金啼啼哭哭的牽着她，跟着逃。後來呢，不知道怎麽一來，阿金給他的爸爸領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而自己也便跟着大夥兒，流落到這異鄉來做「難民」。結果，自己給「難民」的什麽代表賣下了，聽說身價是十八塊大洋，做了大愚嫂子，以後便一直沒有見過阿金和阿金的爸爸一面。留在這個異鄉已經有兩年，連土話也學會了，而且還給大愚生下了一個兒子。大愚也時常告訴她，叫她不要去想前事，好好的養大小牛。可是，她却再也忘不掉阿金，她做夢也要做到阿金。阿金一定忘不掉媽媽的。她雖然不知道自己現在已經流落到多少遠了，但她十分堅决的相信着，有着那麽一天，阿金一定會坐着火車，趕到她的跟前來的……

她望着那一條長到沒窮沒盡的「火車路」，默默地想着：

『怎麽還沒有來呢？』

這麽想着，一刻兒，遠遠地火車龍頭尖叫了幾聲，在土山上的樹叢裏，冒出一陣濃濃的烟——

轆轆轆轆轆……

怪東西飛快的在「火車路」上爬過去了。她想在旁邊大聲叫幾聲，她想到那窗口裏去仔細地瞧個清楚。可是，那怪東西却爬得那麽快，一霎兒，便只在半空中剩下一陣濃烟，過去了，而她所渴望着的阿金却依然沒有跳下來。

她失望地嘆了一口氣，慢慢地站起身來，靠着大樟樹，站着，但眼珠子却還是瞧着那長到沒窮沒盡的「火車路」。

遠遠地，沿着「火車路」，一個老年人慢慢地走近來。瞧着那弓着的身子，和那付蒼老的樣兒，大愚嫂子知道那是自己的公公永福伯。

永福伯沿着「火車路」，走近來，走近來，只有兩丈光景遠了。大愚嫂子這才看見他的背上還是馱着那麽一個大包裹。她連忙迎上去，接過那大包裹來。永福伯氣喘喘的，蹣跚地走到家裏，坐了下來，連聲咳着。

大愚嫂子怔怔的瞧着那包裹，問道：

『怎麽——』

『咳咳』，永福伯一手搥着胸脯子，『不成咧……我，我把包裹，背到城裏，那裏知道，當舖門前，竟會有着那麽多的人，咳咳咳……真是兇年，我親眼看見，一個大着肚子的年青女人，提着一車白白的絲，裏面理也沒理她……

好容易，我擠了上去，眞擠喲……我把大包裹放上高高的櫃子去，裏面只一翻，便搖了搖頭，說他們不要爛東西的……咳咳咳咳……』

把大包裹放在桌子上，永福伯一邊抖震震的去解開那包裹，一邊不住的咳着，嘆着氣。

『眞是兒年，眞是……咳咳咳咳……』

一邊又問道：

『大愚呢，大愚還沒有回來嗎？』

『還沒回來哪，天知道他在外面……』

回答着，大愚嫂子便轉進裏面去，給永福伯煮茶。剛剛生上了火，隔房裏的小孩子醒回來了，哇哇地哭着，聲音微弱得像一隻餓傷了的小貓。

大愚嫂子等不得去抱他起來，可是外面的永福伯却在喊了：

『小牛哭咧，快去抱起來……小孩子要哭傷的……』

她轉過去，看見破被堆裏，小牛躶得赤身，揮着小拳頭，閉着眼唇兒哭着。黃黃的臉孔堆滿着淚珠子，鼻翼兒閃動着，張開着毫無血氣的嘴唇兒，有氣沒力地哭着。她把小孩子抱起來，用乾癟的奶頭塞進了他的小嘴巴，這才止住了哭，沒命地吸着。吸得奶尖兒微微作痛，也吸不出半點乳水，於是，小孩子又閉上了眼唇兒哭了起來。

她搖着拍着，輕輕地駡着：

『作孽的，作孽的……』

一顆顆晶瑩的淚珠子滴在小孩子蒼白的臉上了。

二

晚上，大愚回家來，臉色很難看。氣冲冲的，不說半句話，自顧自的嘆着氣。永福伯從城裏回來便躺在床上，咳着喊着，連晚飯也沒有下咽過；看到大愚這付神氣，這時候却也連咳連說道：

『大愚，別再想得太高啦，上海杭州不是你去得的……我早就說過，我們種田人，只有靠着鋤頭吃飯的。種着這麼一點田地，雖然沒有一年大熟過，總也活過來了。……現在田地却給「火車路」做掉了！這也是命，人强不過命，要不來的……你正當年輕力健，沒田地種也可以給人家去打短工的……』

給人家去打短工，大愚早就想到過這一着。可是，這三四年來，不是大水便是大旱，每年秋收還收不回種子。去年總算是大熟年，大家都以爲可以透過一口氣了，誰又知道穀賤如泥，穀價只有兩塊一，豐收反而成了災。這麼一來，本來寅年吃着卯年的，再也吃不下去，不得不把鋤頭丟開手，另尋活路。至於那些「大戶」呢，情願把整畈的田地放在那兒荒着出青草，說什麼雇人種田是倒貼本錢，犯不着白送工錢給人家。圖

地給「火車路」做掉了，連短工也打不成，大愚便只好往那些「外路」上面去着想。他見到過許多人都到上海杭州去，不上兩年便發了財，再也不肯回來了。就像前村那個恩吉叔，「年三十夜」躲不開債，橫着心逃到上海，今年夏天便穿着綢褲子回來了。可是自己呢，已經整整地跑了兩天工夫，還是找不到半點兒「門路」…………

這時候，大愚嫂子抱着手裏的小孩子，對他說：

「王四嫂的四升米，還有明天的………」

大愚默默地不做聲，在油燈光下注視着灰色的泥地，絞着手，嘴巴絲絲噓着氣。大愚嫂子畏縮地瞧着他，半晌，又說道：

「你，你這麼整天在外面，難道就不想想公公上城裏去，還是背着大包裹回來，難道就不想想——」

大愚氣憤憤地哼了一聲：

「想想，哼！」

於是，便在小房子來來回回的踱起來，水牛似的嘆着氣。大愚嫂子却還是畏縮地說着：

「王四嫂她自己也是欠糧食的，她自己…………」

這說話，大愚就像是沒有聽見，依然理也沒理，默默地踱了幾步，又站了住，又無可奈何地嘆着氣。在昏黃的油燈光下，他的臉色是鐵青的。那麼高高地聳起的顴骨，以及一付像是對誰都仇視着的眼睛，恨恨地注視着灰色的泥地。時而又自顧自的說着：

「沒有路走，當强盜去！」

聽見大愚說到要當强盜去，大愚嫂子便想起兩年前的事情，想起她的阿金來。强盜，這麼一個可怕的名兒！何況張麻子就時常說起，這些日子，城裏天天都在殺强盜，把一個個的頭顱用竹竿子穿着，高高的掛在城門上，進進出出的人們便在那下面過，一天換一批的，想着就可怕。於是，她便用着怨埋的口氣說道：

「好不好少說說這些兇話……」

但是，沒等她說完，大愚便粗着聲兒說：

「這是兇險話，難道就白白地餓死嗎！」

大愚嫂子不開口，只是畏畏縮縮地望着他，她明白這幾天來他的脾氣變得更壞了。大愚却還是接下去說道：

「强盜做賊都是人做的，沒路走，什麼路也得走……」

這時候，隔壁的永福伯在嘆着氣。咳嗽着。然而，大愚却不管這個，他還是粗聲粗氣地說着：

「哼，你以為我不會做强盜去嗎，你以為……做强盜是兇險的，難道做餓死鬼便不兇險嗎！」

說着，又氣沖沖地敲着桌子，桌子上的油燈光跳着。

大愚嫂子又輕輕地說道：

『我求求你少說這種兇話……』

『兇話，』大愚更大聲地吼起來：『哼，你瞧我，你瞧我當强盜去，你以爲我不會當强盜去嗎！』

大愚嫂子手裏的小孩子給這大聲音嚇醒了，哇哇地張開嘴巴哭了起來。揮着小拳頭，眼唇兒睜了開來，又閉了上去。大愚嫂子輕輕地搖着抖着，又把乾癟的奶頭塞進了小孩子的嘴巴。小孩子停止了哭聲，有力地吸着，許久許久還是吸不出半點乳水，於是，又哇哇地哭了起來。

大愚嫂子搖着抖着，輕輕地罵着：

『作孽的，作孽的……』

大愚便高聲地罵起來：

『哭死鬼，不餓死也要哭死的！』

給這大聲音驚嚇着，小孩子可更大聲地哭了起來，哭得聲音發啞，上氣接不到下氣，小喉管要破裂了似的。於是，隔壁本來已經平靜了的永福伯，便又抖着聲音說起話來：

『你們做做好事喲，唉，小孩子，要哭傷的……』

接着，又是連串的一陣咳嗽。

等到小孩子的哭聲慢慢地靜下去，老年的永福伯却咳嗽得更利害了。而且，一等咳嗽停住，便又自顧自的咒罵起來：罵自己前世沒修福，罵天老爺殺人，罵菩薩沒眼睛…………

大愚雖然已經上了床，但再也閉不上眼。起先是和大愚嫂子此唱彼和地嘆着氣，到後來，大愚嫂子漸漸地睡着了，而大愚的眼珠子却睜得更大。在眼前是一片黑暗，他摸不到自己可走的活路，他嘆着氣。

在半夜裏，大愚嫂子囈語着：

『强盜……你當强盜去……我的阿金……』

三

天還沒大亮，大愚嫂子便給小孩子的哭聲驚醒了。她坐起身來，發現自己的脚後不見了大愚。於是，她下了床，這才知道大愚已經開門出去。她叫了幾聲永福伯，也聽不見回音。

『我爲什麼會這麼粗心，我……』

她不明白大愚這麼早幹什麼去的。這幾天，大愚的脾氣愈來愈壞，回家來除掉破口罵人外，從來沒有好聲好氣地說過半句話。窮是會逼得一個人臉上失掉笑容的，但是，這麼早就出門去，到底是幹什麼的呢？想到昨天晚上，大愚那麼氣冲冲地說兇話，立刻自己便在夢裏見到了阿金：一臉兒鮮紅的血，哭着叫着的奔向她來……

想到阿金，便又搖着手裏哇哇地哭着的小牛，傷心地落下眼淚來。

『總是前世結下的孽！』

永福伯起身後，對她嚕嚕蘇蘇了半天，說做爺做娘的不該這樣不疼小孩子，雖然窮，自己年紀已經這麼高，眼下只有一個小孫兒，再不好好地疼愛他，怎樣對得起祖宗？

她只有把自己乾癟的奶頭，塞住了小孩子的嘴巴，淚珠子一顆顆滴在小孩子又黃又瘦的臉上，嘆着氣。

永福伯却又沒結沒完地說起來：

『叫你少流眼淚，別長聲短氣的，咳，總是不聽話，總是……』

經永福伯這麼沒結沒完的嚕蘇着，她便更傷心起來了。然而，永福伯却還是連咳着說下去：

『年紀輕輕的，沒有窮便哭起窮來了。眞是，不知道我們那時候，沒半畝田地，辛辛苦苦地起家，也養活了兒女，也曾掙起過幾畝田地，從未像你們這樣，動不動就罵小孩子作孽，就整天兒嘆氣哭窮，咳，還要心高，想到上海杭州去……』

連串的咳嗽把永福伯逼住了，這老頭子便在凳子上坐了下來。咳嗽了一陣，又抬起頭來望着天。

太陽已經有兩三丈高，天空是碧靑的，半點雲絲也沒有。「春分」已過，時間已經到了「清明」邊，人家都應該準備着下種了。永福伯便想到自己那幾畝田地，雖然給「火車路」做掉了，可還剩有幾個田邊田角；這時候該去整理整理，到了種田時分，不妨向「大戶」去討點秧苗，種種早稻，如果天不大旱，也可以收進幾斗。是種田人，自然只有種田才會有飯吃。於是，他便問道：

『大愚一早就出去，到底是什麼緊要事情？』

坐在門限上的大愚嫂子低聲地嘟囔了一句：

『鬼才知道他……………』

這麼不得要領的回答，永福伯聽了微微地有點兒生氣。正想對自己的媳婦搶白幾句的時候，又給一陣難耐的咳嗽逼住了。

這時候，從屋背後傳過來張麻子的大聲音：

『眞是，又是捐……連皮連肉都給捐光啦……』

等到張麻子走到面前來的時候，永福伯一邊背過手去敲着腰，一邊向他道：

『又是捐，什麼捐呀？』

張麻子在樟樹下那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擱起了腿，霍的吐了口濃痰，這才氣虎虎的發起慷慨來：

『說是陶嶺頭那個陶秀才家又被搶了，還傷了一個人……土匪一多，花樣便又出來了。說是挨家挨戶都要的，是什麼團丁捐。眞是，他媽的，我可讓土

匪來搶好了，半間破屋子難道也怕土匪來搶走？管他媽的什麼團丁捐！」

「挨家挨戶都要的？……」大愚嫂子也揷進來說。

「還不是，」張麻子又吐了口唾沫，「我就不服氣，他媽的土匪總不會搶到我張麻子家裏來！」

永福伯搖了搖頭，說道：

「我也眞不相信土匪就會那麼多，前些日子聽說狗頭山給土匪殺死了人，咳咳，眞是，天下變啦，變啦……」

「可是」，張麻子口沫飛濺着說：「吃虧的還是我們窮人，他媽的七捐八捐。他們有錢人，早就搬上城裏去了。聽說西鄉的風信也很緊，離城三里路的三里店就有着土匪，說是土匪們打算要攻進城去。這也好，有錢人且看他們再搬到什麼地方去！」

「土匪竟會那麼利害，這天下！」永福伯嘆了口氣，一手摸着嘴唇邊稀稀落落的幾根黃鬚。

提起土匪，大愚嫂嫂便又想到兩年前可怕的情景來，正要湊上幾句，張麻子却又接下去說道：

「陶嶺頭那個陶秀才家，聽說，土匪們全都臉上塗着濃濃的墨，沒聲沒響的，搶進去便用手槍嚇住陶秀才，後來又開了一槍，傷了一個打長工的……」

「臉上塗墨，那還不是臨近村裏人？」

「不是臨近村裏人，那會有那麼熟悉的？說是，一跑進去，一直便搶進陶秀才房裏，秀才娘子剛剛上床，一見手槍便嚇得臉孔不像人樣，搶了半天，誰也不敢哼一聲，眼巴巴地瞧着一干子進來，又一干子出去……」

張麻子指手劃脚地說着，吐着口沫，好像親自見到的一樣。但永福伯却用着婉惜的口氣說道：

「也眞是，兒年沒人心……陶秀才總算是個好人，臨近幾村誰不曉得他……可是，也有人去打算他，眞是兒年沒人心，沒人心……」

「只不過，」張麻子正經地說：「沒路走才會去走那條路，誰不想安分守己的？像我張麻子，我也總還不肯去幹那險事的！」

永福伯緊長地嘆了一口氣，咳嗽了兩聲，又背過手去敲着腰，眼睛望着大愚嫂子手裏的小牛，說：

「我們種田人，我們，我總是勸大愚，種田人只有靠鋤頭吃飯，靠天吃飯……眞是，變咧，年紀輕輕的都不肯守本分，不肯拿鋤頭……强盜土匪還不是這班人幹的，年紀輕輕的不肯守本分……」

正說話間，突然，在村子的下頭傳過一陣嘈雜的人聲來。張麻子首先站起身，瞧見村下頭圍着一大羣人，大家都紛紛地跑上前去，女人們却只敢遠遠地站着，大聲地招呼着小孩子。張麻子飛快的赶過去了。永福伯也站起身來，猛的又一陣咳嗽，但還是蹣跚地跑着。大愚嫂子抱着小牛，赶上前去，又站下來照顧着永福伯。永福伯連咳嗽着：

「什麼事啊？」

「兵，」有的連跑連告訴他：「六和堂的高六叔家……」

聽說是什麼兵，永福伯心裏又驚了一下。窮人不怕土匪，但可怕兵——兵，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大悲嫂子跑了一半，便站在女人們的堆裏，遠遠地望着；永福伯却還是蹣跚地跑近去。沒有跑到，在兩丈外面便聽到高六叔的高聲說話：

『今晚連米也沒有半粒，今晚，叫我……』

張麻子瞧見永福伯跑到了，便讓出自己的位置，自己站在永福伯的旁邊。這時候，永福伯看見人羣裏面有着兩個大兵，還有前村齊大爺家的章星，現在齊大爺已經搬到城裏去住，章星便是從城裏帶兵下鄉來的。

大家都圍在高六叔的門前，高六叔低頭坐在門限上，後面站着高大嬸，阿巧和翠八呆着靠在高六嬸的身邊。高六嬸揩了揩淚珠子，接上去說道：

『先生老爺，實在不瞞你說，實在的，年成不好，一家子有四五張嘴巴，兩個小孩子，你看……』

高六嬸指着身邊的小孩子，向章星和大兵解釋着，正要講下去的時候，章星已經露着半顆金牙，兇兇地說話了：

『團丁捐却難少的，還有公路捐，挨家挨戶都要，齊大爺吩咐過來的！』

『是，』大兵把上着刺刀的槍提了提，『縣裏公事緊辦，立刻得繳清！』

『還有公路捐，』永福伯想道：『咳，上好的田地給掘的掘，埋的埋掉了，在糧票上便有着這麼一條的，反而又要挨家挨戶捐？……』

高六叔沒有開口。

『快！』大兵催促着。

『先生老爺，』高六嬸又說道：『一家子四五張嘴巴，今晚連米也沒有半粒，昨天把兩口小豬挑上城裏去賣，還是挑了回來，實在無法可想……』

高六叔氣虎虎的跑進門去，高六嬸也跟了進去。高六叔已經提出一個小豬來了，一邊吩咐高六嬸道：

『把那個也提出來！』

小豬尖聲地叫了起來，阿巧和翠八都給嚇呆了，眼睛畏懼地瞧瞧兩個大兵，又瞧瞧高六叔

『沒有錢，』高六叔說：『這兩個小豬，要就拿去，窮人橫豎沒有命了！』

『呸！誰要小豬！』

大兵上去一腳把小豬踢了一個翻身，小豬尖聲地叫着。大兵又回頭來，對高六叔兇兇地問道：

『到底有沒有？』

『——沒，沒有！』高六叔吐了一口唾沫，强硬地說道。

大兵一邊在身邊掏出一條繩子，一邊喝道：

『沒有帶人！』

一擁的上來……

『先生……老爺……救命……救命……』高六嬸大聲叫着，翠八阿巧哭了起來。

『哇哇——哇，哇哇……』

人羣動了起來，永福伯正想說出話來的時候，便給一陣咳嗽逼住了。

（未完）

時人彙誌

杜巍

杜巍，字武成，山東嘉祥縣人，現年四十五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工學士，歷任山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教授，山東工業試驗所化學科主任，漢陽兵工廠科長，漢陽兵工分廠廠長，漢陽兵工廠會辦，代理總辦，閩浙蘇皖贛五省總部參議，現任軍政部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員會少將委員，計供職漢廠幾歷十載，於火藥之改進多所建樹。

編輯後記

◆……關於文化問題，時人迭有討論，有的主張全盤西化，有的主張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張佛泉先生這篇文章主張從根西化，並提出論證，以打消一般「被人同化」的疑慮。我個人極同意他這種看法。

◆……曹谷冰先生久不給周報寫文章，這篇「國民黨與教育事業」，把減少假期與縮短學年分成兩截討論，他不贊成減少假期，而主張縮短學年，很有見地。

◆……麥健曾先生的「我國關稅戰時怎樣？」一文，至本期登完。這樣的長文章，在一般讀者或許稍感沉悶，但這文章的價值是永久存在的。我以為凡是經濟學者，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不忽視了這篇文章。

◆……老舍先生的「月牙兒」，寫一個女子的遭遇，很有勁，約分三期登完。

（編者）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重訂（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下行車

站別 \ 列車次數	開到時刻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第七十一次及第七十五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第三次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第三〇一次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五次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三〇五次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一次平瀋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北平前門	開	五•四五	六•〇〇	八•四五	一三•一五	一五•〇五	一六•二〇	一八•五〇	二〇•一五	二一•〇〇
永定門	開	六•〇四	六•五〇		一三•二三					二一•四二
豐台	開	六•二〇	七•三五	九•一四	一三•四七	一五•二六		一九•二〇	二〇•四七	二一•五五
黃村	開	六•四四	八•五八		一四•〇八				二一•一〇	二二•四九
郎坊	開	七•四〇	一二•〇〇		一五•〇二	一六•四〇		二〇•二六	二二•〇六	一•二四
落垡	開	八•〇四	一二•四九		一五•三二				二二•二八	二•一六
楊村	開	八•三八	一四•一三		一五•五二				二二•五八	三•一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一六	一五•三三	一一•二八	一六•三〇	一七•五〇	一九•〇七	二一•三九	二三•三六	四•二〇
天津東站	到	九•二五	一五•五〇	一一•三六	一六•三九	一七•五九	一九•一五	二一•四八	二三•四五	四•三七
天津東站	開	九•三五	停	一一•五〇	一六•五五	一八•二〇	停	二二•二〇	二三•五五	六•五〇
塘沽	開	一〇•二八		一二•四七	一八•〇〇	開		開	一•〇二	九•四〇
蘆台	開	一一•四六	第七十五次	一三•四五	一九•〇六	往		往	二•〇七	一三•四〇
胥各莊	開	一二•二四	自唐		一九•三三	上		浦	二•五八	一五•一三
唐山	到	一二•四七	山起	一四•三九	二〇•〇六	海		口	三•一三	一五•四五
唐山	開	一二•五三	六•三〇	一四•四三	二〇•一〇				三•二五	停
開平	開	一三•〇六	七•一〇	一四•五三	二〇•二二				三•三〇	
古冶	開	一三•三九	八•二五	一五•一七	二〇•四六				四•〇三	
灤縣	開	一四•二九	一〇•〇一	一五•四九	二一•二〇				四•五三	
昌黎	開	一五•三三	一二•三〇	一六•二二	二二•一〇				五•五九	
留守營	開	一五•五六	一三•一八		二二•二九				六•二四	
北戴河	開	一六•一六	一四•二五	一七•〇四	二二•四五				六•四七	
秦皇島	開	一六•四三	一五•三三	一七•二二	二三•〇七				七•一六	
山海關	到	一七•〇五	一六•一〇	一七•四〇	二三•二五				七•四〇	
山海關	開								八•二〇	
遼寧總站	到								一六•四〇	

上行車

站別 \ 列車次數	開到時刻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第七十六次及第七十二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第二次瀋平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滬平直達貨車	第三〇六次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三〇二次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第六次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遼寧總站	開					一四•〇〇				
山海關	到					二二•〇〇				
山海關	開	六•〇〇	九•四五	一〇•五〇	一三•一五	二二•四〇				
秦皇島	開	六•二五	一〇•〇四	一二•〇〇	一三•三五	二三•〇九				
北戴河	開	六•五四	一〇•二七	一二•五八	一四•〇〇	二三•四三				
留守營	開	七•一三		一三•三五	一四•一四	〇•〇二				
昌黎	開	七•四〇	一〇•五八	一四•四八	一四•三七	〇•二二				
灤縣	開	八•四五	一一•三九	一七•三七	一五•二三	一•二二				
古冶	開	九•四四	一二•一八	二〇•四〇	一六•〇五	二•二〇				
開平	開	一〇•一〇	一二•三五	二〇•四三	一六•二三	二•三五	四•〇五			
唐山	到	一〇•二三	一二•四五	二一•〇四	一六•三三	三•〇九		由	由	
唐山	開	一〇•三〇	一二•五〇	停	一六•三五	三•一四	四•五〇	浦	上	
胥各莊	開	一〇•四五			一六•四九	三•二九	五•四三	口	海	
蘆台	開	一一•四二	一三•四八	第七十二次	一七•四二	四•二五	七•二八	開	開	
塘沽	開	一二•四六	一四•四五	自天	一八•四九	五•二八	一〇•〇九	來	來	
天津東站	到	一三•四六	一五•四〇	津起	一九•四八	六•二五	一一•四五	四•四五	七•〇五	
天津東站	開	一四•〇〇	一五•五五	六•〇五	二〇•〇〇	六•三五	一七•二〇	五•二〇	七•三〇	九•〇五
天津總站	開	一四•一四	一六•〇五	六•五九	二〇•一二	六•四六	一八•二〇	五•三〇	七•四〇	九•一五
楊村	開	一四•五〇		九•〇五	二〇•四二	七•一六	一九•四六			
落垡	開	一五•一二		一〇•四六		七•四三	二〇•四六			一〇•〇四
郎坊	開	一五•四二		一二•四五	二一•三〇	八•〇五	二二•〇三	六•四五	八•五〇	
黃村	開	一六•四五		一四•〇八		八•五三	二三•四八			
豐台	開	一七•二二	一八•一五	一五•二八	二二•四四	九•一五	一•〇〇	七•四九	九•五四	一一•二三
永定門	開	一七•三六		一六•一六	二二•五八		一•二八			
北平前門	到	一七•五五	一八•四三	一六•五〇	二三•一五	九•四五	二•〇五	八•一九	一〇•二四	一一•五〇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報費郵費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一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以上爲報費必須依照所訂期數將報費及左列郵費合併寄來始能照訂尚希注意

郵遞費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五釐	一角二分五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	三元七角五	七元五角
香港澳門	六分	二角四分	七角八	一元五角	三元
新疆	四分五釐	一角八分	五角八分五	一元一角二分五	二元二角五
掛號	九分	三角六分	一元一角七	二元二角五	四元五角
快郵	一角三分	五角二分	一元六角九	三元二角五	六元五角
航空	四角五分	一元八角	五元八角五	十一元二角五	廿二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大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電話四一二八三號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良友 中國新文學大系

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上海北四川路八五一號

分公司 廣州 廈門 梧州 南京 北平 漢口 汕頭 紐約

第一個十年

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六年

五四運動至北伐成功

趙家璧主編

預約樣本

二十三開四十頁
內有編選人親筆
感想最近玉照美
術剪影名流題辭
本書樣張預約章
程等一厚册

函索附郵五分

布面精裝十大部

二十三開本
布脊燙金洋裝訂
每書高九吋闊六吋厚一吋半
特定德國八十磅
米色玉書紙印
五號字精工排印
共計六千頁
每册自四百五十頁至六百頁
每册自四十餘萬字至五十餘萬字
總計字數五百餘萬字
全書總重十六磅

全書十部 **定價大洋二十元**

三月五日開始預約
五月十五截止預約
六月一日開始出書
三個月內完全出齊

甲種預約 一次付款 **大洋十四元**

國內寄號郵費全免 國外另加每部十元

乙種預約 分期付款 **大洋十六元**

預約時先付大洋六元，以後每出一部，取書時付大洋一元，以十部出齊付清十六元爲止。

五百萬字選材

把五四運動以來十年間所有的文藝作品，作一大規模的編選工作。上的學歷史上第一期新文學作品，代表作品稱可，無一遺漏。五百萬字的選材，等於一部全備的新文學文庫。

二十萬字導言

每集選材之前由編選人撰二萬字導言，論述這一部門十年來的發展經過，更批評這一部門中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二十萬字的導言，等於一部分篇的中國新文學批評史。

總序 蔡元培先生

編選者 胡適先生、鄭振鐸先生、茅盾先生、魯迅先生、鄭伯奇先生、周作人先生、郁達夫先生、朱自清先生、洪深先生、阿英先生

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緣起

趙家璧

中國新文學自從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的五四文化運動以來，至今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的時間，比起過去四千年的文化過程來，當然短促得值不得一提；可是牠對於未來中國文化史上的使命，像歐洲的「文藝復興」一樣，正是一切新的開始。二十年中所獲得的成績，也許并不足以使我們如何的誇耀，可是這一點小小的收獲，正是來日大豐收的起點。

這二十年的時間，大約可以分做兩個不同的時期：從民六（一九一七）的文學革命到民十六（一九二七）的北伐，從民十六的北伐一直到現在。前一時期的新文學，繼續着五四運動的精神，到北伐成功，便變了一付面目。後一時期的新文學，現在還在繼續發展中；目前既不能替牠隨便作結束，爲事實上便利計，我們先把民六的文學革命到民十六的北伐，這整整的第一個十年間，所有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成績，做一次整理的工作。這十年間寶貴的材料，現在已散失得和百年前的古籍一樣；假如不趁早替牠整理選輯，後世研究初期新文學運動史的人，也許會餓怪我們不知保守家珍的。

所有從民六至民十六的十年間的雜誌，期刊，單行本，全是我們編輯時所用的資料。我們自認已盡了我們最後的力量，去搜羅得不致一般參差，從我們的網裏漏掉。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第一個十年共分十大册：理論分爲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兩册；小說以文藝團體爲分界，分一二三集；散文共二集，以作家爲區別；詩集一，戲曲集一；另附史料索引一厚册，是供讀者參考。每册除選材外另由編選人作一長序，論述該部門十年來發展的經過，并評述當代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全書之前，又冠以總序，闡述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我們所以這樣做，是爲了要使這部大系不但是舊材料的整理，而且成爲歷史上的評述工作。

我們相信中國新文學的將來，只有向前走才是最大的出路。這次我們集合十多人的力量，費了一年餘的時間，來實現這一個偉大的計劃，希望能從這部大系的刊行裏，使大家有機會去檢查已往的成績，再來開闢未來的天地。

中國新文學大系 總序節要 蔡元培

建設理論集 編選感想 胡適

文學論爭集 編選感想 鄭振鐸

小說一集 編選感想 茅盾

小說二集 編選感想 魯迅

小說三集 編選感想 鄭伯奇

散文一集 編選感想 周作人

散文二集 編選感想 郁達夫

詩集 編選感想 朱自清

戲劇集 編選感想 洪深

史料·索引 編選感想 阿英

全國名流學者 新文學大系之 評論摘錄

蔡元培先生說：「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爲成熟；其影響於科學精神，民治主義（即新青年所標揭的賽先生與德先生）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於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檢查，使吾人有以鑑既往而策將來，決不是無聊的消遣！」

林語堂先生說：「民國六年至十六年在中國文學開一新紀元，其勇往直前精神，有足多者；在將來新文學史上，此期總算初放時期，整理起來，甚覺有趣。」

冰心女士說：「這是自有新文學以來最有系統，最鉅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學作品之產生，十年來不但如筍的生長，且如菌的生長，沒有這種分部整理評述的工作，在青年讀者是很迷茫紊亂的。這些評述者的眼光和在新文學界的地位，是不必我來揄揚了。」

甘乃光先生說：「當翻印古書的風氣正在復活，連明人小品也視同至寶的今日，良友公司把當代新文學的體系，整理出來，整個的獻給讀者，可算是一種緊要而切合時代需要的勞作。」

葉聖陶先生說：「良友邀約能手，給前期的新文學結一回帳，是很有意義的事！」

傅東華先生說：「將新文學十年的成績總匯在一起，不但給讀者以極大便利，並使未經結集的作品不至散失。我認爲新文學大系的編纂是對於新文學發展，大有功勞的。」

茅盾先生說：「現在良友公司印行「新文學大系」第一輯，將初期十年爲「新文學」的史料作一次總結。這在今日的出版界算得是一件可喜的事。至少有些散逸的史料賴此得以更好地保存下來。」

郁達夫先生說：「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已經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了；自大的批評家們，雖在嘆息着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可是過去的成績，也未始完全是毫無用處的廢物的堆積。現在是接踵於過去，未來是孕育在現在的總算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發行主旨，大約是在這裏了罷？」